

570

四社文庫

甲部·第一種·D

時事新報評論集

(一三九三)

潘公弼著

四社出版部發行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5112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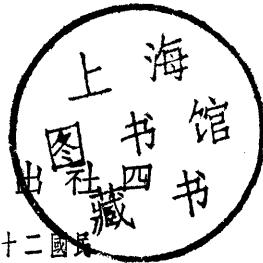
庫文社四

上 D 種 一 第 部 甲

集論評報新事時

(三三九一)

著 弼 公 潘



行發部版出社四書

版初月四年三十二國民華中

~~1512578~~

時事新報評論集

(一九三三)

潘公弼著

目次

(有★記號者爲星期評壇)

上冊

平津當然危殆	(一月七日)……………一
★愛國志士處刑	(一月八日)……………四
★不以商業立國	(一月八日)……………六
和戰之決策	(一月九日)……………八
不和不戰之終局	(一月十日)……………一
和戰之第一步	(一月十一日)……………一四

時事新報評論集

目次

108556

聶北方將士

(一月十二日)……………一七

禦侮之政府如何

(一月十三日)……………二〇

國民如何自處

(一月十四日)……………二三

★加緊應援義軍

(一月十五日)……………二六

★英屬抵制日棉

(一月十五日)……………二七

直線外交

(一月十八日)……………二八

民氣之虛實

(一月二十日)……………三一

省主席改爲省長

(一月二十一日)……………三四

★取舍冀熱之間

(一月二十二日)……………三七

★歡迎段氏南下

(一月二十二日)……………三九

★爲國醫求曙光

(一月二十二日)……………四〇

★鎮江錢莊風波

(一月二十二日)……………四二

紀念一二八

(二月二十八日)……………四三

警告傾嚮袒日者

(二月三十一日)……………四六

劉煜生案

(二月三日)……………四九

請以事實證明不袒日

(二月四日)……………五四

★何必參加芝博

(二月五日)……………五七

★海軍應有辦法

(二月五日)……………五八

★古物點綴國難

(二月五日)……………五九

★義父子之士兵

(二月五日)……………六〇

★漢口形勢緊張

(二月五日)……………六一

期待鮮明之態度

(二月七日)……………六二

應付國際之轉機

(二月八日)……………六五

熱河危迫中之責任

(二月九日)……………六八

日本之抗議

(二月十日)……………七二

國聯之第四時期

(二月十一日)……………七四

★武力控賣如何

(二月十二日)……………七七

★民權保障糾紛

(二月十二日)……………七九

國聯進展之展望

(二月十四日)……………八一

咄咄最後通牒

(二月十六日)……………八四

姿勢非石膏像乎

(二月十八日)……………八七

★消息之難若此

(二月十九日)……………九〇

★師大有西遷說

(二月十九日)……………九一

存亡之戰

(二月二十二日)……………九二

國聯開始其新任務

(二月二十四日)……………九五

★共同維持幣制

(二月二十六日)……………九八

★ 銀行捐贈講座	(二月二十六日).....	九九
★ 何取舶來名稱	(二月二十六日).....	一〇〇
熱河戰局勝敗論	(二月二十八日).....	一〇一
禁運軍火之抗議	(三月二日).....	一〇四
日偽沒收私產	(三月三日).....	一〇七
★ 承德失耶	(三月五日).....	一一一
★ 勗國聯三代表	(三月五日).....	一一二
★ 濃烟中之燃料	(三月五日).....	一一三
國策在反攻	(三月六日).....	一一五
戰與亡之歧途	(三月八日).....	一一八
抗敵禦侮之最後階級	(三月十一日).....	一二一
★ 日本擲揄英法	(三月十二日).....	一二四

★全國實業調查

(三月十二日)……………一三五

集中作戰

(三月十四日)……………一二七

英美之新決定

(三月十五日)……………一三〇

航空協會與空防運動

(三月十七日)……………一三三

迎汪精衛氏並論行政院長

(三月十八日)……………一三六

★義勇軍之教訓

(三月十九日)……………一三九

★懲治貪污具文

(三月十九日)……………一四〇

締造國家武力之機會

(三月二十日)……………一四二

國民之矛盾

(三月二十一日)……………一四五

民族生存與小己

(三月二十二日)……………一四八

議兵制

(三月二十三日)……………一五一

國民參政會之檢視

(三月二十四日)……………一五四

戰時統制問題

(三月二十五日)……………一五八

★廣州遠征

(三月二十六日)……………一六一

★日本第二

(三月二十六日)……………一六二

大計下之細目

(三月三十日)……………一六三

提前召集國民大會

(三月三十一日)……………一六六

汪精衛氏銷假

(四月一日)……………一六九

↓消極辦法

(四月二日)……………一七二

★憲法意見

(四月二日)……………一七三

★國聯歧途

(四月二日)……………一七四

國民黨之責任

(四月三日)……………一七五

兒童節感言

(四月四日)……………一七八

葉鴻英先生

(四月五日)……………一八一

反對臨時全代大會何爲

(四月七日)……………一八四

國民經濟之檢視

(四月八日)……………一八七

★鞭撻國聯

(四月九日)……………一九一

★抗日假道

(四月九日)……………一九二

★廢兩改元

(四月九日)……………一九三

★二展覽會

(四月九日)……………一九四

★運煤之爭

(四月九日)……………一九五

★飛船失事

(四月九日)……………一九六

應付國際之變局

(四月十一日)……………一九七

清共剿共與容共

(四月十二日)……………二〇〇

冷口之陷

(四月十四日)……………二〇三

國民經濟之挽救

(四月十五日)……………二〇六

★云何劃共	(四月十六日).....	二〇九
★煤油競爭	(四月十六日).....	二一〇
★歌女住宅	(四月十六日).....	二一一
★非常人哉	(四月十六日).....	二一二
紗廠減工	(四月二十一日).....	二一四
畫平津爲緩衝區	(四月二十二日).....	二一七
★歡迎蘇俄大使	(四月二十三日).....	二二〇
★適見其爲廢話	(四月二十三日).....	二二一
★華北之政務	(四月三十日).....	二二二
五一節告勞資	(五月一日).....	二二三
省府改組	(五月五日).....	二二六
★農村復興	(五月七日).....	二二八

★文化同盟

(五月七日)……………二二九

★失於內應

(五月七日)……………二三〇

『五九』後之十八年

(五月九日)……………二三一

蘇俄出讓中東路

(五月十一日)……………二三四

方案如何

(五月十二日)……………二三七

★張敬堯幽且默

(五月十四日)……………二四〇

★李國杰陳孚木

(五月十四日)……………二四一

★大英式之忠實

(五月十四日)……………二四二

蘇俄臨陣脫逃中之遁辭

(五月十五日)……………二四三

救平津與毀平津

(五月十六日)……………二四六

不能無代價

(五月十九日)……………二四九

不戰之條件

(五月二十日)……………二五二

★如何可諒

(五月二十一日)……………二五五

★危亡關頭

(五月二十一日)……………二五六

★復興農村

(五月二十一日)……………二五七

★轉飭注意

(五月二十一日)……………二五八

磋商停戰中之四點

(五月二十五日)……………二五九

關不祥之傳說

(五月二十六日)……………二六二

停戰之中

(五月二十七日)……………二六五

★中國自有權衡

(五月二十八日)……………二六八

★空捐如何用法

(五月二十八日)……………二六九

浮動中之時局

(五月二十九日)……………二七〇

下冊

負責之效

(六月三日)……………二七五

★相形之下

(六月四日)……………二七八

★亡乎不亡

(六月四日)……………二七九

馮玉祥之謎

(六月八日)……………二八一

日僞侵察與馮玉祥

(六月九日)……………二八四

西南與大局

(六月十日)……………二八七

★抗日諸將士

(六月十一日)……………二九〇

處置逆部

(六月十七日)……………二九一

★廢除儀式

(六月十八日)……………二九四

★會考糾紛

(六月十八日)……………二九五

★葉氏喬梓

(六月十八日)……………二九七

★附逆通匪

(六月十八日)……………二九八

研討憲法之前

(六月二十二日)……………二九九

濼東逆僞非問題

(六月二十四日)……………三〇二

★棉麥疑懼

(六月二十五日)……………三〇五

★逼索不得

(六月二十五日)……………三〇六

東北艦隊之變

(六月三十日)……………三〇七

七月一日之幻境

(七月一日)……………三一〇

★修政救亡

(七月二日)……………三一三

★幼稚之甚

(七月二日)……………三一四

論川局

(七月四日)……………三一五

論察局

(七月五日)……………三一八

北甯路與中日問題

(七月八日)……………三二一

★未見主義

(七月九日)……………三二四

★學士統計

(七月九日)……………三二五

最後之一霎那

(七月十日)……………三二七

★院長宣慰

(七月十六日)……………三三〇

★故物委員

(七月十六日)……………三三一

★吳蘊初君

(七月十六日)……………三三三

★救國總會

(七月十六日)……………三三四

僥倖心之獎進

(七月二十日)……………三三六

虛矯幼稚之心理

(七月二十二日)……………三四〇

★川局未了

(七月二十三日)……………三四三

★大痲上智

(七月二十三日)……………三四四

★澈查捐款

(七月二十三日)……………三四五

★事所應爾

(七月二十三日)……………三四六

察哈爾與全局

(七月二十四日)……………三四七

察局之新途徑

(七月二十七日)……………三五〇

醞釀中之變局

(七月二十九日)……………三五三

★妄人之尤

(七月三十日)……………三五六

★華東新國

(七月三十日)……………三五八

★活死人！

(七月三十日)……………三五九

★如何優生

(七月三十日)……………三六〇

察局四原則

(七月三十一日)……………三六一

修明內政與慎選賢能

(八月三日)……………三六四

尖銳化之察局

(八月五日)……………三六七

★是非之訟

(八月六日)……………三七一

★國貨博士

(八月六日)……………三七三

★充實效率

(八月六日)……………三七四

美棉支配之原則

(八月七日)……………三七五

歌電而後

(八月十日)……………三七八

國際合作與國家組織

(八月十二日)……………三八一

★徵地價稅

(八月十三日)……………三八四

★民族之光

(八月十三日)……………三八六

清查救國捐款平議

(八月十七日)……………三八七

★石油傾銷

(八月二十日)……………三九〇

★靠天活命

(八月二十日)……………三九一

★開放華工

(八月二十日)……………三九二

外交當局之更迭

(八月二十四日)……………三九三

★以馮治河

(八月二十七日)……………三九六

★強盜觀念

(八月二十七日)……………三九七

宋子文氏歸國

(八月二十九日)……………三九八

政局之縱的推進

(九月一日)……………四〇二

★新綏創業

(九月三日)……………四〇五

★民族自戕

(九月三日)……………四〇七

五全大會與西南

(九月四日)……………四〇八

★宦海一勺

(九月十七日)……………四一二

★言論自由

(九月十七日)……………四一四

★放下屠刀

(九月十七日)……………四一五

檢視兩年

(九月十八日)……………四一六

五全會與借款用途

(九月二十一日)……………四一九

何擇於使節

(九月二十三日)……………四二二

★自殺爲界	(九月二十四日)……………	四二五
★勝昔爲貴	(九月二十四日)……………	四二七
華北緊張	(九月二十六日)……………	四二八
展期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	四三一
★此亦統制	(十月一日)……………	四三四
國民與政治	(十月二日)……………	四三五
日本抗議耶	(十月三日)……………	四三八
★上海市府	(十月八日)……………	四四一
★蘇省政府	(十月八日)……………	四四二
二十二年雙十節	(十月十日)……………	四四三
三十三方健兒之盟	(十月十二日)……………	四四六
兒女英雄	(十月十四日)……………	四四九

★ 灤東恐怖

(十月十五日)……………四五二

上海得錦標之背景

(十月十六日)……………四五三

運動之代價與取償

(十月十七日)……………四五六

科學方法之運動

(十月十八日)……………四五九

運動與運動場

(十月十九日)……………四六一

★ 糧食會議

(十月二十二日)……………四六四

豈可談不到

(十月二十四日)……………四六五

★ 宋孔更替

(十一月五日)……………四六八

★ 不值追求

(十一月五日)……………四六九

莫洛托夫之演說

(十一月九日)……………四七〇

發酵中之時局

(十一月十一日)……………四七三

★ 英國憲兵

(十一月十二日)……………四七六

★各自檢點

(十一月十二日)……………四七七

羅文幹自新疆歸來

(十一月十四日)……………四七八

醞釀中之閩變

(十一月十六日)……………四八一

閩變之檢視

(十一月二十一日)……………四八四

閩變之分析觀

(十一月二十五日)……………四八七

★五星之一

(十一月二十六日)……………四九二

閩變與國政

(十二月一日)……………四九三

★閩變估價

(十二月三日)……………四九六

★斯言不順

(十二月三日)……………四九七

浮動之試驗

(十二月五日)……………四九八

閩變與國民

(十二月七日)……………五〇一

中央委員南行

(十二月九日)……………五〇九

★國聯末日

(十二月十日)……………五二二

軍政兩當局

(十二月十二日)……………五二四

★扣留搜索

(十二月十七日)……………五一七

★舉行掃除

(十二月二十四日)……………五一八

補遺

郵工罷工問題

(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五一九

模範軍調福建

(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五二二

廢止內戰運動之辦法

(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五二五

廢止內戰與是非善惡

(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五二八

五卅案後之第七年

(二十二年五月三十日)……………五三二

時事新報評論集

潘公弼著

平津當然危殆

報紙陷於不自然之睡眠狀態者五日，敵軍陷我山海關，直逼秦皇島。

日本如中風狂走，舉不可以常理論，我人早言夫我國沿海沿江乃至東北邊疆，隨時有遭受侵凌蹂躪之可能，矧在歷被窺伺挑釁下之熱河山海關，是陷非關意外，意外在聲聲抵抗，而抵抗之準備若是之單薄脆弱，瞬息敗績，有類唾棄耳。

自軍事上地利上言之，山海關背山面海，實處海陸空三重火線之下，若三軍充實齊備，則爲大好之血戰戰場，未易言固守。我國海空軍不足道，至於陸軍，聞以對日並未正式宣戰，若在關內一帶驟增重兵，庶可盡力周旋，然日本必引爲口實，啓釁進攻，故爲避免藉口計，不如維繫內外一家時之原狀，留兵千百，反而相安。况山海關秦皇島皆有外僑，隸屬所謂滿洲之外，北甯鐵路尤有國際投資關係，日本當不敢擴大範圍，引起世界之反感，惟此種種理由，推定彼之不攻，確定我之無備，如是云

云，本報屢摘其非，不幸而果然矣。

自山海關之警訊傳來，國人震撼憤慨之餘，輒奔走相語於平津如何？上海如何？其老成持重，顧大體者之答案曰：無虞。夫以無虞安人心，言不由衷，情非得已，是奔走相語者之罪也。今日之事，何必問平津，何必問上海，且問南京如何，且問東京如何；抑何必問南京東京，且問我民族應如何，我個人應如何。

舉國同胞乎，英法主持之國聯，我人久已承教矣，而今而後，內以授之羅文幹，外以授顏惠慶顧維鈞，我人不加問聞可也。舉國所應認識，而更無待問聞者，蓋有一義，立國大地，必有所守，不能守東省，則不問敵國如何，東省必亡；不能守榆關，則不問敵國如何，榆關必亡；不能守平津，不能守全國，則平津必亡，全國必亡。問國際形勢，問日本策略，而不問自己之決心守不守，則不亡之於今日，即亡於來茲。往鑑不遠，自朝鮮淪亡而東省危殆，東省淪亡而榆關危殆，榆關不守，平津豈得獨安，故甲午之前，所爭在韓；甲午之後，所爭在滿，榆關既不能固守，熱河亦不事固防，則今日之平津，絕無絲毫殊異於九一八以前之瀋陽，冀魯又絕無絲毫殊異於當時之遼吉，我讓以寸，彼進以尺，往年敵人飛渡東

海鴨綠江，今年踐踏萬里長城，數省復數省，一關又一關，大河長江，豈成天險，謂必渡海瓊州島，登高帕米爾，始知絕境，始稱亡國耶！

自九一八以後，國際無條約，無公法，人類無道義，無理性，中日之間無國界，有之，即我炎黃裔胄，積頭顱流碧血之所在耳。問題詎在平津安危，所爭乃爲國族存亡，實迫處此，不投降，惟戰而已，惟戰而已。（二月七日）

愛國志士 處刑

本月五日，上海第一特區法院判處除奸團團員羅嗣章陸勇圖洪志芳張桂芳諸君以徒刑及罰金之罪，諸君是否上訴，上訴是否得直，皆未可知。我人尊重法律與法庭，故至判決為止，惟有是認判決之允當；蓋法律自有其一定之解釋，人證特證自有其不可磨滅之效力，法官在法言法，處罪殆不可以已；但緩刑亦法

律所容許，此諸君以青年愛國，乃不獲緩刑之典，是則至堪遺憾者也。顧我人猶欲進一言者，法律與道德，使命略同，原非一格，牴牾矛盾，所在而有，今日愛國青年之處罪，其一例耳。若自道德非議法律，法律原非盡善，抑以利害是非之錯綜複雜，亦無法期以盡善，故為愛國行為而加法律以咀咒，法律不任其咎；今除奸團員而終獲緩刑，自佳事，不然者，惟有浩然入獄而已。抑又念之，為愛國而入獄，豈惟不足為辱，抑且無上榮譽，當奮志除奸之初，懷抱利器之日，身家性命且置度外，更何恤乎徒刑罰金。法律在先，行為於後，是為愛國而明知故犯者，一朝縲紲，亦求仁得仁，詎有所怨耶？況為社會盡義務，對法律負責任，權衡取舍之間，志士與懦夫所由辨焉。七尺之軀，所患在乎無以求身心之所安。

志乎國家，卒陷囹圄，是不安者不在身心，而在奸之未盡除，則其責任不在入獄志士，而在畏罪退怯，不敢除奸之懦夫，誠使志士絡繹於法庭，終至奸商絕跡於人寰，豈不快哉。（一月八日）

不商立
以業國

據美國方面傳出之消息，英國因恐淞滬戰事之妨礙英國商務發展，故於上海停戰協定簽字之時，英法曾允不干涉日本在滿行動，故日軍在滬撤退，異常迅速，而英外相西門及加拿大代表在國聯開會，公然袒日云，求之種種跡象，此說自有可信之處，然分析求之，英國之愚，當不至此。蓋英國袒日，英國在華商業發展之保障安在，莫謂發展，雖欲保持其現狀，亦萬不可得，况日本攫取東省，共知其為滅亡中國，獨霸遠東之第一步，試問英國猶得以遠東為商場耶？英屬印度，法屬安南，相繼與日本為鄰，乃猶得安全如今日耶？英國豈見不及此，自袒日決不為目前局部之商業可知也，不為商業而袒日，袒日必別有所圖謀，瓜分中國歟？共管中國歟？留待充實國力然後加日本以制裁歟？徐待國際協調然後厲行國聯盟約歟？是皆在意計之中。茲姑毋問其孰是，目前要無不以袒日為方法，即目前必以中國為犧牲，亦即目前彼國必以犧牲在華商業為準備。現實之犧牲若此，未來之收穫未可知，其間利害得失，自不勞我人置喙，但若美國所傳英國為商業而袒日，則無殊緣木求魚，南轅北轍，我人斷言夫英國之

決不作是想，商業必發展於和平與公道之中，英之祖日，雖斷言英國變更國策，將不復以商業立國可也。（二月八日）

和戰之決策

外寇竟扣關而入，國命有如倒懸，存亡判於瞬息，此羣策羣力，敵愾同仇，劍及履及，爭赴國難之候也。乃未聞中樞以一策昭示人民，於是中心意識無自而樹立，國家觀念愈見其晦冥，舉國疑懼，莫知趨歸，馴至儼然士大夫者，有所慮，僅得慮局部之安危；有所變，僅得憂一己之利害，蚩蚩之氓，更無論矣。此豈人心之既死，置國事於度外，乃窒息之不得不死，欲問國事而無從，救亡圖存，不其難耶。夫國家之重，不容輕舉，顧必擇一途焉，上下相率赴之，明知其非萬全，而期以必全；明知其非必勝，而期以必勝；最後結果雖不可知，然掙扎出路於萬難之中，初不以萬全與必勝爲決策之基礎，不此之圖，久於徬徨，終至噬臍莫及而已。

國際爭持，非和卽戰，非戰卽和，九一八變起，東省以不抵抗而亡，不抵抗非所謂和也。使節往返，互市依然，是誠和平狀態，亦非所謂和也。馬占山軍抗敵黑境，十九路軍喋血滬濱，東省義民前仆後

繼，安德馨營與城俱亡，其人其事，忠義彪炳千古，然非所謂戰也。即使張學良効命於平津，湯玉麟報國於熱河，即使主力以若干師旅，犧牲以若干萬千，亦非所謂戰也，是今日以前，乃不和不戰之局也。失東省而曰攻我榆關則如何，襲我熱河則如何，是以不收復東省爲和歟，以榆關熱河應敵爲戰歟。失榆關而曰攻我秦皇島則如何，是以不收復榆關爲和歟，以秦皇島應敵爲戰歟。更退而平津若是，更退而山東山西若是，更退而南京西安若是，是亦皆兼所謂和戰而有之歟。蓋所謂國家之和戰者，以國家整個之行動，求國家終極之目的，誠如上述者，縱含無窮意味，具無窮價值，其去終極目的，何啻萬里耶。謂有術焉，介不和不戰之間，以求終極目的，即移牒國聯，付之公議是已，是不失爲國際嶄新之嘗試，夙爲國人所懷疑而不欲遽加反對者。乃事實昭告國人曰，嘗試完全失敗，失敗不經旬，而強寇益復猖獗，摘『天下第一關』之額，渡海至東京，是不和不戰之局無復留戀餘地，和戰之歧途當前，絕無徘徊餘地可知矣。

戰不易言，和亦不易言，顧負國家之重任者，非言不可。以今日之形勢言之，雖和猶戰，雖戰猶和，老謀勝算之所貽于國家者，竟夕喪三省，期月失錦州，年餘而棄榆關，更數月，更期年，乃至世界劇變

之勃發，更將不止如何喪師失地。誠使世界劇變不作，或作之十年八年之後，國人猶有站足地耶。和可也，必示國人以和後如何；戰可也，必示國人以如何戰，和而誤國，責在當局而莫爲分謗；戰而誤國，國人應共任其咎，不和不戰，而不免於東省榆關之相繼淪亡，失東省而守榆關，失榆關而守秦皇島，馴至失平津魯晉，國人其甘瞑目耶。是以今日之事，亟在和戰之決策，至於利鈍存亡，誰責中樞以負此重任哉。（一月九日）

不和不戰之終局

舉棋不定，非不欲定，實有所難定，顧終未許以躊躇終局也。喻之對日之徬徨和戰間者尤然。對奕以禮，侵略者不可理喻，下先着，着先鞭，豈以我國之躊躇而袖手以待。

徬徨何所期待，謂期待對方悔禍乎？是乃事實所必無；謂期待於國聯乎？最近月餘之情況，殆已明示英法之敵履盟約，國聯之不能有爲。近又盛傳十九國會議草案，似於我不謂無利；又傳國聯將以日本進陷榆關而再開大會，是國聯未自暴棄，一似一線希望，不絕如縷，其實此乃國聯繼續其敷衍搪塞之方法，以冀倖免於瓦解，彼自求出路，初非予我國以何種出路也。外交辭令，不恤虛僞，謂有一日焉，國聯斷然謝絕本案，昭告我國以絕望，是又事實所必無者也，然則何所期待乎？

謂期待對方之自斃乎？多行不義，事有應然，况經濟落後，財政破產，思想紊亂，社會動搖，尤觸處而見其端倪，然期待之於何年何日？謂期待國際之變化乎？太平洋戰雲瀰漫，歐大陸恩怨錯綜，關稅

之壁壘森然，商品之傾銷杳然，危機四伏，一觸即發，然又期待之於何年何日？謂必有日焉，東崩西塌，然視敵騎破關直入之速度如何？東西劇變於我亡國之前，我國徒供蹂躪，劫後燼餘，猶成國耶，東西劇變於日本囊括華夏之後，蹂躪固猶無可倖免，復國豈必有其機緣，歐戰後之印度安南朝鮮，非前車耶，然則何所期待乎？

竊聞之矣，惟不能戰，故不宣戰；惟不能和，故不求和，而屈盟城下，喪權失地，甯若終不簽字，以期光復於來茲；宣戰而玉石俱焚，土崩魚爛，甯若隱忍委屈，以冀禍患之稍緩須臾，是高瞻遠矚，灼見真知，絕非所謂徬徨躊躇也。如是云云者，豈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然取證於事實，夫豈可信？蘇炳文馬占山之容身無地，關外志士仁人之斷頭流血，東三省之淪亡，山海關之陷落，淞滬之慘遭焚殺，敵機之轟炸熱邊，平津危如累卵，敵艦環伺首都，不國之譏，流布壇坫，共管之議，喧騰國際，總之，失者既失，不以不和不戰而復得；危者極危，不以不和不戰而苟安；死者已死，不以不和不戰而更生；更死未死者不知死所，不以不和不戰而生有與歸，死之愈速。凡此不和不戰狀態下之現象，極度損失，極度恥辱，既與宣戰者相去無幾，復與求和者相去無幾，循是以往，若依然以不甘和而不求，不宜戰而

不宣，不遠之將來，終必盡同於戰敗屈伏而已。然則視此不和不戰之辦法，爲屈伏之烟幕，爲滅亡之張本，有何不可耶？誰無心肝，我人亦深信此所謂烟幕與張本者，非我族類之所作爲，然上下躊躇徬徨於不和不戰之途，實乃不知不覺中，身陷烟幕以歸於屈伏，躬爲張本以底於滅亡，是則大可哀而爲我人所不已於大聲疾呼者也。（一月十日）

和戰之第一步

前昨既兩論不和不戰之非計，然則和戰歧途，容將何擇乎？日本處心積慮者三十年，始發動於前年九一八，不宣而戰，取如探囊，經年以來，秉其一貫之策略以邁進，聲聲直接交涉，而未嘗向我國提出交涉；步步侵凌壓迫，而未嘗向我國表示敵對，蓋彼刻意求之者，無非事實，成竹在胸，事實在我，我不應戰，彼即以事實爲和；我不求和，彼即以事實爲戰，此外無所謂和戰，更無待置一言於所謂和或戰也。自據榆關，內之彼之陸軍當局，外之彼之駐外使臣，衆口一辭曰：今後開展之方嚮，視中國之態度與行動而決定而已。言外之意，中國要和則和，要戰則戰耳，旁若無人，傲然自得，願我國宋代院長昨日發表談話，亦曰：『北方局面變化，及榆關熱河間軍事之擴大與否，均將視日本之態度及行動而決定，』何耶？

釋雙方之言辭，不亦將得結論如往年我國軍閥之口頭禪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其暫獲

小康於不和不戰之下歟。雖然，有是哉，何柱國守榆關經年，豈以我國之要和；日本得之以一旦，豈以我國之要戰，更證以日本對熱河之藉口與軍事行動，又豈以我國之不甘和於熱河而對日挑戰，是日方云云之爲欺人之談，原不待論；抑我國所欲視日本之態度與行動者，將爲何種下文乎？日本之態度與行動，一示之於瀋陽而瀋陽失，再示之於吉黑而吉黑失，再示之於錦州而錦州失，再示之於山海關而山海關失，今顯然又示其態度與行動於熱河矣，而我國猶惟視之，則大可不必視，何也？止於視，失而已也，我國視之不已，而日本更移於兇鋒於平津晉魯，更何忍視，何忍言耶。

推宋代院長之意，當非謂坐視日本之態度行動，以坐失我國之土地人民，其意亦謂日本於北方更侵凌壓迫者，抵抗而已。我人姑不問不忍忘情之天下第一關，顧不能不促平津熱河方面抵抗準備之完成，遼吉失之以俄頃，若錦州榆關則皆失之於聲明抵抗後長期之後者也。失之抵抗之後，何足爲當局責，乃敵入錦州，兵不血刃；敵入榆關，抗之以一營，平津熱河其必有以異於錦州榆關乎？我人深知平津有張學良，熱河有湯玉麟，皆有相當實力，以此抗敵，敵人當不若取錦州榆關之易易，而張湯者亦以首當其衝，責無旁貸，況主客異勢，攻守殊觀，勝敗未可逆覩，然以國家抵禦外侮，而竭

我一隅之力，戰彼傾國之師，未得謂國家既竭禦侮之能事也。一朝無幸，張湯之責歟。國家之責歟，推宋代院長之意，其必有加於僅責張湯者乎，則不求和可也，不宣戰可也，顧必一反年餘以來，『強盜明火執杖，事主偷偷摸摸』之態度，請毋虞敵人之藉口，而集中兵力於北方，要知敵人原無需乎藉口，亦無在而不可藉口；更請無虞乎後方之空虛，而集中兵力於北方，要知存亡關頭，惟有決一死戰，不集中兵力，則國人但見政府之藉口；不決一死戰，則並求和而爲國人所未許。簡言之，爲戰爲和，要無不以集中兵力爲第一步也。（一月十一日）

勗北方將士

本報屢論對日不和不戰之非計，力主集中兵力於北方，乃以我國當局之緘默，舉凡軍事動靜，皆在祕而不宣之中，徒見國策遊移，遂至羣情惶惑。頃據日人電訊所傳，則張學良既傾其精銳，出發前方，宋哲元亦別遣勁旅，協力禦侮，閻錫山整裝待發，韓復榘磨厲以須，懿歟壯哉，國事固大可爲也。

華北將士乎，衛國大義，公等知之熟矣；往日禍起肘腋，猝不及備，繼以依恃國聯，隱忍不發，今則國聯之虛有其表，既爲日方戳破，至於露骨無餘，而日本破關而入，復自暴其野心之無所底止，諸將士乃及時奮袂，執戈而起，雪恥復讎，禦侮救國，在此一舉而已。我人爲國家之榮譽，民族之生存，敢竭至誠，以祝諸將領之成功。

諸將士乎，禦侮乃國家軍旅之天職，非應責諸將士以獨任其艱鉅，顧諸將士以處境使然，首當其衝，率先作戰，義無返顧，然我人深信後方壯士，必爲良知所驅使，決不袖手而旁觀，爭赴前線，期不

在遠，擲手沙場，殺敵致果者，炎黃裔胄，固大有人在焉。

諸將士乎，禦侮非地方之職司，乃整個國家之責任；我國積弱，門戶洞開，列強環伺，乘暇抵隙，是不利於公然宣戰，明令用兵者，亦自有舉國共鑒之苦衷，然對日之既入於戰爭狀態，則敵方始於九一八，我方始於一二八。今以北方大規模之對壘，而事實上之戰爭狀態尤爲顯著，故我人深信中樞之所以爲諸將士謀方便，供給養者，必竭全力於緘默之中，後顧無虞，責在政府，行矣乎，諸將士，中樞有人，而鞭策政府者尤大有人也。

諸將士乎，禦侮又豈僅武裝同胞之事哉，國民值此強寇侵凌之日，尤知托命之在於衛國軍人，諸將士爲國効命，國民必樂爲諸將士効命，諸將士不恤七尺之軀，國民又何敢自恤一身，及身外之物。國民聞諸將士之作戰，必相誓曰，補充隊伍，國民任之；充實軍需，國民任之；一草一木，一粟一帛，堪作軍用者，罔不自願盡量提供於諸將士之前，表揚諸將士之助功者，國民責無旁貸，撫慰諸將士之父母妻子者，國民尤欣爲之也。

諸將士乎，雪恥復讐，禦侮救國，在此一舉而已，國恥不雪，國難不復，有侮不禦，有國不救，則無彼

無此，無軍無民，舉無不玉石俱焚，同歸於盡。何有於一身一家，更何有於貧富貴賤，更何有於是非恩怨。必雪恥，必復讎，必禦侮救國，而後有榮譽之民族，有榮譽之國家，而後有崇功報德之爵位，有安居樂業之四民。蓋今日之事，對外作戰，乃國家之惟一出路，而是否努力作戰，則尤國內估定功罪之惟一標準，千古不可磨滅者，在此而已。諸將士乎，惟有戰，戰而後各得其所，戰以外之問題，置之腦後，決之戰後！（一月十二日）

禦侮之政府如何

按之人類之通性，誰復懷疑政府禦侮之徒託空言；衡之國家之利害，誰願追求禦侮方策之盡情宣示，則緘默奮戰，沉着應敵，要在當局好爲之而已。雖然，殷鑒不遠，有足戒者。馬占山軍之初次敗績，有兵盡矢窮之嘆；蘇炳文軍之退入俄境，有彈盡援絕之悲；蘇馬戰於絕塞，艱阻迢遠，然應援初非絕無途徑，國人於是頗不諒政府之謀之不臧，此一事也。十九路軍退守蘇常，有後援不繼，抽調無從之語，淞滬水陸縱橫，輪軌絡繹，其時士氣壯盛，羣情奮發，乃失之以瀏河之無備，於是舉國憤激，此又一事也。凡是者，歷歷在目前，雖健忘者亦所不忘，當局其亦撫衷迴憶之歟？猶幸怒潮之終於平息耳，不然今日應呈何種氣象耶！現代論政，以事功爲歸，誠使主其事者，盡心竭力而事功卒不舉，仍不得諉卸嚴重之責任，况已否盡心竭力，猶以予人疑竇而不獲取信天下，則在此華北將士踴躍効命之今日，中央當局所應十百倍努力於曩昔者，甯待繁言。抑國人又何欲必責當局以事功，猶求與國人

共見以竭力盡心者，不容寬假之限度在是耳。

我人未能置信於對外作戰，政府與軍隊乃能獨任艱鉅，而置國民於戰備之外，故今日之事，雖迥殊於宣戰後之戰時狀態，而謂當局舉重若輕，草木不驚，必爲事實所不許；然則政府之是否盡心竭力，初無待政府之自銜，而國民必隨時隨處而有感應之機會，謂以無所感應歸功於緘默沉着，則徒見盡心竭力之爲欺人之談而已。

所以覘政府者，內地軍隊不減少，後方軍隊不加多耶，水陸運輸，不頻繁耶，工廠糧食依然放任不加管理耶，對於財政之支配如何，對於公務人員之約束如何，對於一般社會及學校之訓練與指導又如何，此數者，國家備戰必有其不可掩之氣象，人民生息其下，無在而不得銳敏之感應者也。夫以積敝之行政，期以一舉而適合戰時程式，自屬難能，則亦必就所可能，一絲不苟，一息不懈，發揚蹈厲以赴之。其爲瑩瑩大端，輕而易舉，採取最消極之方法，發揮最積極之精神者，則又有數事焉：卽在赴戰爲惟一標準之下，駢枝機關，贅疣衙署之澈底撤除封鎖，其一也。無關戰備與生產之國營事業，分別裁減，其二也。內地軍隊不赴前線者，停止兵額與軍械之補充，其三也。廢止繁文縟法，以軍紀管

理國家機關，部勒公務人員，國府主席以次，以身作則，其四也。財政公開，軍用爲先，此外支耗，以最低之維持費爲度，其五也。對於貪污，別訂戰時膺懲之法，其六也。要而言之，歸諸簡約，嚴以紀律，形成緊張之空氣，掃蕩泄沓之現象，內新視聽，外振士氣；所謂多難興邦，豈剝復之數所必至，要在人事之應，政府振作於上，則國民將無待耳聞目擊於禦侮之實況而自奮發矣。（一月十三日）

國民如何自處

九一八變故之初作，本報以國民總動員爲同胞告者凡七八論，撮其要旨，謂綜觀國內外大勢，惟抗日始可救亡，抗日以抗暴力始，而應付國際，充實邊地，爲舉國上下所共有之職責，國民個人尤應準備極度之犧牲，並列舉應爲且可爲之具體事例凡四十一（見前年十月一日至九日之社評），深愧文陳義之未足以動同胞之聽，乃閱年餘而至今日，寇燄益張，國勢日非，同胞疾首痛心，悲憤欲絕，所得勉相告慰者曰：北方將士奮起抗日，以血肉與敵搏戰矣；存亡絕續，爭此須臾，本報既迭爲文以告北方將士及中央政府，茲請更爲同胞一申總動員之說。

自日本入寇，交綏非創見，義勇軍戰於關外，十九軍戰於滬濱，而數日來北方將士交綏之結果，仍不免於山海關九門口之相繼失陷，然則勉相告慰，而更復期國民以總動員者何歟？蓋以義勇軍崛起於暴力之下，千百爲羣，各自爲戰，馳騁靡常，進退飄忽，其意義與價值，蓋破壞尤切於復土也。

九軍以孤軍抗戰於暴日猝毀諾言之頃，相與接觸於數步之內，敵方意在暴力之示威與外交之劫持，與兼併侵吞者異其目的者也。若今日北方之交綏則不然，敵方盤馬彎弓，蓄意開釁者數月，調派遣將，萬弩齊發，聞與其役者將有四師之衆，我國應戰者，亦夙夜戒備，蓄銳養精之，正規軍隊合河北熱察駐軍當及十萬，敵方悍然以攫取熱河爲標揭，我方惟有發揮守土之使命，所爭對象，蓋爲廣袤凡六十萬方里，人口三百五十萬之偉大區域之得喪焉。抑不惟關係與形勢之嚴重迥殊他戰，復值國聯顯示不中用，當局拋棄依賴心，是以此次北方之交綏，影響全盤，所異於整個國家之戰爭者，惟宣戰手續之不具備而已。

同胞乎，力搏於此生死存亡之關頭者，非僅北方將士之責，非僅中央政府之責，必爲全國同胞所應共起而負荷之責無疑，同胞其何以赴之乎？茲無取乎更舉應爲且可爲之具體事例，顧有賅括之數義，應請同胞置之心頭，見之行事者，亡國非聳聽之危言，救亡之責，匹夫匹婦所不能自外，故獻身國家，在小已，在今日，此一義也。智力體力資力爲人人所共有，復視人而殊其強弱，充實之道多端，而運用之者亦可善可惡，可公可私，值此時變，務必自強不息，以充實小己之本能者，自効於國家以

充實國家之力量，此又一義也。確認國家之危殆，且在戰爭狀態之中，故自視如危殆之一人，戰時之一員，各以小己爲中心，推之家，推之族，推之事業，共置之於臥薪嘗膽之生活之下，一切作爲，以有裨國家而奮爲，以無益國家而不爲，更申其意，卽勤工勤學，力戒虛耗，此又一義也。同胞乎，請本此數義，擺脫頹唐奢靡之大環境，所謂國民總動員者，各個小己必以此爲始基也。（一月十四日）

加緊 義軍 應援

本報夙言夫根本計畫之不立，各個擊破之可危，年餘以來，例證不絕，如淞滬血戰而關外消沉，淞滬停戰而義軍被逼，終至馬占山蘇炳文李杜先後以站足無地，出亡異域，是大可痛也。日人既躊躇滿志於東省，乃移其兇鋒於熱河，華北將士奮發抗敵，而山海關九門口卒歸淪亡，誠使義軍及今猶能張揚於吉黑，或我國反攻關外於當初，則氣象其必異茲乎！抑徒痛既逝，何補方來。况若馮占海所部四萬餘衆，雖退熱邊，實力猶存，李海青鄭桂林等部健兒，尤不可侮，榆事既發，相率取得聯絡，近方猛撲通遼，以與張學良湯玉麟宋哲元之軍隊相呼應，側面襲擊之效，殆有過於正面抗戰者，戰事所爭在最後五分鐘，義軍成功乃在蘇李出亡之後，固亦大有其可能也。華北將士抗敵，故應援華北爲國民之新責任，義軍方竭全力以爭最後勝利，則應援義軍之必須加緊進行，甯待言耶。（一月十五日）

英屬 抵制 棉

李頓報告書對於我國之排貨運動，頗多責難，英國西門外相在國聯演說，亦嘗從而和之，隱然視抵貨爲九一八主因之一，此種因果倒置之議論，當非見解錯誤，而爲別有深心。顧循李頓西門之說，似乎不難得一結論曰：排貨有引起侵略戰之可能。乃據倫敦消息，大不列顛紡織協會，紡織人協會，加利柯印花布商協會，棉業改造委員會，及工黨代表，召集聯席會議，決定組織一聯合委員會，從事英屬各殖民地之抵制日貨之系統化云。上述諸組織者，實爲英國棉織業界權威所寄也，誠使所傳之無誤，而抵制日貨系統化之方案確已成立，則日本棉織業之將受莫大打擊，蓋無疑義，故英屬抵制日棉，其性質爲商戰之序幕，其方法當爲關稅之保護與商品之對壘，視我國之抵貨必有迥不相侔者在焉。謂因此而日本將以施之於我國東省者，施之英屬，是可目前事實之所必無，即英人當亦不愁將得李頓與西門之論斷。國人對此，必於強權即公理之說，增進一重認識，恍然於執着空理之無謂，同時亦必神馳於商品之對壘與大規模之系統化歟。（一月十五日）

直線外交

我人幾不欲齒及國聯，顧不能否定國聯十九國特委會於前日與今日爲中日問題而繼續開會之事實；我人實已絕望於國聯，顧以既爲加盟於國聯之一員，仍有援引盟約而邁進之權利，並有爲國聯而使盟約有效之義務；我人終極之目的，應爲置國聯與中日於盟約之下，而形勢之逆轉，使我人不得不下決心，即甯使國聯以不能實行盟約而整個解體，甯使視盟約功效所及而縮小國聯之範圍。國聯非強暴之工具，非歐洲之組織，乃尊重盟約之會員國家之組織，故我國代表顏惠慶博士根據盟約而向主席提出關於秘書處未經會員國事前核准而擅行修改草案之抗議，以及十九國特委會自認調解失敗而移交於大會，以便進行援引盟約第十五條第四節之手續，我人皆願爲之聲援擁護。

援引盟約第十五條第四節之功效不可知，更進一步而援引盟約第十六條，當然更無法強各

會員國以必遵，故其功效亦不可知，但我國猶應竭力鞭策國聯以按照盟約，循序而進。換言之，我國不厭決議案之等於具文，而合於盟約條款精神之決議案，亦爲我國所應努力之當然要求。

等於具文之決議案，未能促進中日問題之解決，故於事實無補，然我國處此惡劣之逆境之下，如非不復談外交，談外交惟有以革命精神依直線而猛進，若惑於一時委屈求全之妥協，終且爲千古不得超生之屈服，試看敵方凶獷之行爲，試聽英法冷酷之輿論，謂委屈可以求全耶？妥協豈能忍受耶？屈服乃有生路耶？曲折紆迴，亦步亦趨，窺伺顏色，以喜以悲，則自陷於欺騙之迷陣而已。

直線外交詎得制勝於虎狼之羣，然虎狼曾何嘗以綿羊之妥協屈服而已其饑涎，直線外交固差勝於綿羊者也。况自九一八而後，當局以長期抵抗爲國策，抵抗之較量以實力，以實力之相形見絀而失敗，則如退歸後線之十九路軍，逃亡異域之馬占山蘇炳文，猶爲國人所崇敬。顧在政府統率下之抵抗，則萬目睽睽於方來之事實，未欲遽信也；雖種種旁證，不難覘知，熱河平津之不免於接戰，以昭抵抗之非虛言，則與接戰相呼應，以示抵抗者，直綫外交甯非當然之態度歟。

我人不必奢言直線外交將得何等結果，且於鞭策外交當局以外亦不必復有所努力，國民所

應努力者，猶在集中全力，以應付國門內之敵人，要知東省之失陷，淞滬之抗戰，敵方皆竊發於我國之無備，若今茲之於熱河，則公然宣言在所必取之列，其於平津，則公然承認於戰略上或有必要之日，是國民之所應自効於北方之抗敵禦侮者，可謂已經註定之責任可也。（一月十八日）

民氣之虛實

榆關失陷之後，屢傳平津各大學有延期考試，提前放假之醞釀，並聞兩處滑冰場炸彈之爆發，語焉不詳，未欲置論。昨日獲見所謂平津血魂除奸團在事前對於大學生警告書之全文，覘知北方實處於矛盾之空氣之下，逃學與炸彈，其兩極端之代表也。

靜觀九一八以後之國民心理，慷慨激昂，悲憤沉痛，所在皆有可徵，然試就若干觀點，而窮其究竟，所得將爲絕大疑問。蓋此種國民心理之表見，縱以求之，深刻歟，浮面歟；橫以求之，普遍歟，局部歟；自其動機求之，爲刺激之反映歟，抑爲國民的責任心之自覺歟；自其歸宿求之，止於發洩歟，抑見之力行歟；此數者，相去如壤霄，然則固何屬乎？

平津之兩極端如彼，其實奚獨平津爲然，故執一而論人心未死，大事可爲，竊恐其未必；執又一而論心理亡國，劫數難逃，竊恐其亦未必；此非我論之模稜，實乃國民心理之紊亂。上者憤外侮之侵

凌，憂亡國之無日，赴湯蹈火，毀家殉生；幸而未死，亦艱苦砥礪，寢食俱廢，以身許國，埋首奮爲，此則求之戰場。求之社會國家之各方面，其數當有可觀，然擬之四萬六千萬之全民，能有幾何？下之，限於交通，限於智力，懵然於所謂天下國家者，是可憐而不足責。若視爲具有亡國心理，固屬奇冤。若視爲可用之人心，責以毋負匹夫之天職，則有待周緻誠懇之教訓。介乎上下之間者，偶語興亡，非不憂形於色；偶語讎寇，非不怒髮冲冠；偶語救亡，非不淋漓痛快；偶語責任，非不慨當以慷；捐款可以解囊，夷會可以出席，屈服既所訾議，亡國尤所不甘，如是者，滔滔皆是也。民氣而取徵於是，豈不如火如荼，然察其日常行事，則疎惰如故，逸豫如故，口腹之奉如故，聲色之好如故，敵國海味，以其旨而苟嘗之，敵國織物，以其賤而苟服之，敵國玩具，以其微而苟致之，其心靡他，而志行判然若兩人，此而謂人心未死，有裨國運耶。方之劇場，劇情搬演，有善有惡，可歌可泣，演者繪形繪聲，觀者喝采鼓掌，似乎是非之未許泯滅，公道之自在人間，滿場充塞者，緊張之空氣也，霎那閉幕，演者觀者逍遙而散，如無其事，得毋類是。

我人豈不欲奢望舉國之以身許國，奢望去現實太遠，則不能不期諸智識足以理解國家之安

危。國民之責任者，惕然於覆巢之下，必無完卵，舉小己之心靈軀殼，知能行止，融合爲一，形成整個之健全國民，大庭廣衆之間，無媿爲國民，局居暗室，亦毋自欺爲非國民。以民的公生活而言，求其爲國家多盡義務；同時以人的私生活而言，亦求其爲國家多蓄元氣，要知國人痛心疾首於矛盾之社會空氣，紊亂之國民心理，其實此種現象，不盡發生異人之間，而以各個國民一身之矛盾與紊亂爲尤可戒，矛盾與紊亂之結果，正負相消殺而等於零，試察今日民氣之實質高於零者幾何，可不懼哉。

一月二十日）

省主席改爲省長

改革省制案自經三中全會採納，移交中央政治會議之後，近聞中政會既將省主席改爲省長之原則通過，交由政制組審查，其詳細內容猶無所聞，或亦尙在未定之中，則今日所得取而論列者，亦惟原則而已。

所謂主席制者，省政發之委員會，委員會雖有主席，然爲合議制；省長制則不然，廳長以次，俱爲屬僚，省政由省長裁制之。民國以來，職名屢更，或依附於軍職，或與軍政相對峙，顧無不獨裁。自國民革命軍北伐，合議制盛行一時，及其建都南京，大局初定，於是無省不委員矣。正名論之，今所謂主席制改省長制者，固無甯謂委員制改省長制之爲更當也。

政制之興革，必有必需之原因，茲姑不必追求當初何以採取委員制，既委員制矣，今日又何爲而改取省長制？意者，委員制行之未善，而省長制必勝於此歟，則就我人耳目所及，省政公開取決於

省委員會議席上，從容討論，尊重衆議者，有之而不多觀；大多流於儀式，依違悉視主席，其『無管廳委員』并參預儀式之雅興而無之，是委員制之虛有其表者也。偶亦聞之，廳長與廳長明爭，委員與主席暗鬥，充塞乎省政會議議場者，意氣也，齟齬也，或亦絕無所謂意氣齟齬，徒以政令有待於會議手續，各廳不得不紆迴其行，是委員制之阻滯行政者也。廳有專責，議採衆長，其實專門問題豈盡委員所得而理解之，則侃侃諤諤，唯唯諾諾，皆無是處，因此共負責任則不足，因此諉卸責任則有餘，此委員制之無裨實際者也。凡是云云，皆足爲省長制張目，雖然，省長制獨無弊乎？

政制利弊，詎有定論，比較而衡量之，容有短長可分，則謀所以興革取舍之者，自其論據，自有標準焉。顧我人所欲置疑者，究竟今日政治與行政上之病態，由於制度者幾何，由於人事者幾何，不得其人，歸咎於制，姑不遑爲制呼冤，但改制之後，必慶得人乎，人事依然，改制何益？過去二十一年間，行省長制者十五六載，行委員制者五六載，省政興廢，何嘗以制度之興廢爲界線，是知制度之不負何種嚴重責任矣。

是固非謂人事未盡善之日，應置制度於不問。抑且人事之弱點既著，或更有改革制度以資補

救之必要；況今茲之更張，或以財政爲動機，或以制度之本身爲動機，初非以不滿於人事也。信如此說，則我人猶欲進一言者，省長制之人的關係，視委員制之人的關係尤爲重要，前者一得一失繫於一人之身，非若後者之猶得截長補短也。頻年政象紊亂，種因至爲複雜，而民間印象，輒覺更張頻繁之所致，一似政府好改制，舉重若輕，反而不若人選問題之多所顧忌疑慮，故今日擬將委員制改爲省長制，殆不若今日以前喧傳改組一省政府之能引起人民注意。個中消息，至耐尋味，而尤爲一般人所欲預爲斷言者，則主席雖省長，省猶是也，人猶是也，政亦猶是耳。（一月二十一日）

取冀之 舍熱間

敵軍既陷山海關九門口，揚言熱河在所必取，軍運載途，勢若飢鷹，於是中外視線齊集於一隅，似熱河爲唯一之焦點者，其實平津之如處積薪之上，形勢灼然，本報既迭爲文論之。乃據昨日津電，塘沽口外，突泊敵方小型航空母艦一艘，載飛機二十餘架，意在津沽云。事猶待考，而勢有所必至，惟兵家虛實，未可皮相攻守之間，機變萬端，當日盛傳攻熱者，安知非自始之窺伺平津，聲東擊西，初非奇詭也；今又盛馬彎弓於津門之外，又安知非牽制我軍之援熱而已。或猶不可作如是觀，待彼三軍齊備之日，又安知不雙管齊下，一舉而總攻平津熱河。總之，九一八而後，我國沿海沿江，隨時隨地有受襲擊之可能，初不惟華北爲然，獨今日平津熱河之事實上既應視爲第一戰區，初不視敵方在熱邊有無重兵，在塘沽有無母艦爲轉移；因應之道，固未可爲紙上空談之資，然對敵而止於抵抗，則侵熱由湯玉麟當之，侵冀由張學良當之，各盡心力，便算無媿，固守便是勝利，別無所謂勝利也。若統籌全局，發奮爲維，則平津固未容輕棄，而大軍應出熱河，即以平津爲國際炸彈，殉之以張學良，而以熱河爲反攻失地之大本。

營，輔湯部以閻馮之衆。誠使平津竟爲敵據，而同時我軍磕破偽國，則勝負異觀而大勢轉變矣。平津乃四戰之地，故塘沽泊敵艦不足念，所念還在我軍之能否集中於熱河。此紙上空談所應有之結論也。（一月二十二日）

歡段南
迎氏下

段祺瑞之卸職，時執政職而下野，可謂北洋系之末葉，軍閥主政之最後一壘。顧以彼之澹泊自甘，亦爲一般人所愛重；六七年來，息影田園，幾乎與世相忘，乃九一八以後，離間誣蔑之謠詠四起，謂段如何與日接洽也，謂安福系如何與敵攜手也，斷以常理，豈可置信。然言者鑿鑿，聞者戒懼，對外心力之所以未能盡量集中，此其一因。乃者，聞段祺瑞於敵方陰謀平津之日，灑然南下而至首都，此而謂段氏對於國家政府將有何種偉大之貢獻，以備靖內安外者，我人將不作是想，但在外患萬分殷亟，內部幾於崩潰之日，如段氏者竟坦然至南京，是亦大足爲全國興奮，而羞黨內糾紛者也。則於其不遠千里而來，安得不歡迎之。（一月二十二日）

爲醫醫曙 國求光

中央國醫館設分館於上海，以本月十五日宣告成立，館長馮炳南氏於其就職之際，有誠摯之宣言，俱見翌日報載。近頃中西醫界，時作論戰，出發點既迥然不同，宜其彼此柄鑿，馮氏宣言，與論戰無與，顧以國醫爲出發點之文字，要不能不推此宣言爲最平正。夫醫藥乃專門學術，專家爭論，不容門外漢妄參末議，而直覺下之觀感，亦有不能自己者。居常以爲醫藥之是非，以功效之有無強弱爲唯一標準，功效所在，卽未許以任何理論抹煞其爲醫爲藥，若理論與功效不相貫通，則所亟在乎埋頭求之化驗室解剖室之內，以冀相互發明，乃不此之務，攘臂而起，攻乎異端，不其過歟。以宇宙之宏偉奧妙，科學前途，實至迢遠，故謂西醫既極科學能事，事有未然，然其既以科學爲基礎，則絲毫不容懷疑，是西醫所求，應爲向前之精進，以期功效之增高。至於國醫之功效，爲事實所不容否定，然以古說爲壁壘，歸現實於玄妙，夫豈良知之所能安，苟不窮理致知，反而求確實之基礎於科學，則淘汰之未運，且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遑論發揮光大耶。馮氏宣言以『發國藥之隱』相勗，而國醫館內部亦有『化驗粗』之設

置，是誠真知灼見哉。（一月二十二日）

鎮錢風 江莊波

承天災人禍之後，在內憂外患之中，百業凋零，自非意外，風吹草動，大波軒然，其間蓋有不可抗而必然之因果在焉。雖然，由於庸人自擾者，又豈鮮見哉。最近如鎮江 晉生 正泰等二錢莊之相繼倒閉其一例也。鎮江金融界之風波本報，既迭有紀述，蓋自其單位言之，七莊去其三；自其歷史言之，三莊或既百年，或逾卅載；自其實況言之，或債權債務之相稱，或債權遠過於債務；自其影響言之，鎮江本地當然感受重大之恐慌與壓迫，而與江北各屬之農商，亦有驟失樞紐之觀。顧追求其倒閉之原因，以謠誑而擁擠，非以空虛支絀也。金融機關不以空虛支絀而竟捐棄其十百年之歷史，終於倒閉，是金融機關之本身將不任其咎，而地方官廳，商業團體，以及一般社會，實不能自外於責任。個中消息，非短文能盡，總之事關一般福利者，非得一般人之愛護，終必一般人自食其報而已，是不惟鎮江爲然，不惟錢業爲然，全國各業蓋莫不如是，相戒以操切，相勗以鄭重，復興庶可期歟。（一月二十二日）

紀念一二八

去年今日，日軍啓釁於閩北，遂有淞滬血戰之爆發，戰閱二十五日，始於一月二十八之夜，故稱一二八。及今期年，敵軍焚毀我廬舍之熊熊火光，猶映眼底；轟擊我市鎮之隆隆砲聲，如震耳鼓；我忠勇將士之爭先殺敵，血肉橫飛；戰區居民之倉皇避難，顛沛流離；各地同胞之援濟前線，撫慰後方，與夫捷報傳來之欣忭若狂，協定停戰之悲憤欲絕，舉無不歷歷心頭若昨今事，然而一年矣。頽垣廢壁，燼跡彈痕，田野荒蕪，工商憔悴，皆強寇所遺留以資我人紀念者也。同胞乎，一二八之期年，宜無不椎心泣血，髮指背裂者乎？大難未已，此仇必報，則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迴念淞滬之血戰，足爲方來之教訓者：去年一二八之前一日，市政府雖含垢忍辱，完全受接日方之四項無理要求，日領亦表示滿意，乃瞬息而背信啓釁矣，從知強暴之諾言，絕不足恃，此一端也。含垢忍辱，意在苟安，而淞滬終成瓦礫，從知屈服之辦法，無以圖存，此二端也。國軍駐於境內，事屬於天經地義之主權，乃日本引爲啓釁之

藉口，從知野心者之恣所欲爲，而惴惴兢兢以避藉口之無聊，謀國之道，斷不在此，此三端也。日人之提無理要求，誰不惜激，及市府聲言接受，則額手稱慶者不乏其人，從知對外民氣之衰頹，實導於當局，此四端也。血戰之際，百業皆廢，滿目淒涼，雖妻孥離散，無家可歸者，亦不聞怨言，從知在老大國家與老大民族，其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之建樹，應以鐵血爲基礎，此五端也。蔡廷鍇將軍之名譽高於一切，十九路軍之名譽高於一切，從知惟有抗敵禦侮，始得爲人崇敬，亦卽一般人所崇敬者，以抗敵禦侮爲第一事，此六端也。劉河之失，失於後援不繼，其實後援與前線，距二三百里耳，相差僅爲信宿之行程，而最初之徵調援軍，在一二八之後約越旬日，從知當斷不斷之貽誤大局，此七端也。民間之供應軍需，救死扶傷，以及濟助戰地同胞，雖謂既竭心力可也，而未能收最高之效力，或顧此而失彼，或虛擲於重出，從知組織之不健全，必致物力之不經濟，此八端也。暴力所至，學校工廠以及其他文化機關，皆在首先被毀之列，從敵人之所深惡，知吾人之所最亟，此九端也。戰於淞滬，而敵人肆虐最遠者，及於蘇杭，蕭特烈士死焉，苕橋機場毀焉，太嘉被炸，鐵道中斷，皆敵機之作爲，其於前線之偵察爆擊，更無論矣，從知現代作戰，實以空軍爲第一線，固防自衛，所亟在此，此十端也。凡此十者，皆足爲

我人教訓，自此教訓，一心志奮全力，則淞滬犧牲，彌可珍貴，而年年此日之紀念爲不虛矣。（二月二十八日）

警告傾嚮袒日者

國際聯盟十九國特別委員會以調解中日問題失敗，將對國聯大會提出報告書，方在九人委員會起草之中，其內容尙未確定，殊不必加以臆斷，而日本當局既高唱其強硬之反對論，英國則悍然置小國代表之意見於不顧，操縱九委會，以貫徹其袒日方針，且復告慰日本曰，保證盟約第十六條之決不援用，日剛英柔，此呼彼應，其間默契，自有蛛絲馬跡可尋也。

國人當不以帝國主義者朋比狼狽爲意外，然友敵愛憎之情緒，既至不可隱忍之時日，而抗違懲創之方法，亦以自衛的見地而尤見其必要。蓋國際外交，雖推移於延宕之中，異常緩慢，然實逼處此，行且揭開其最後序幕，即國聯究竟是否騙局；盟約究竟是否廢紙；目前助姦長惡之袒日情勢，究竟是國際道德破產之一斑，抑猶爲外交手腕之不得不先枉尺，而終乃直尋；彼蔑視小弱者，究竟是強暴之本來面目，抑僅爲過程中之迴瀾；凡是者，國人以年餘以來之教訓，已經認識明白，雖不至最

後序幕之揭開，或猶爲舉世所未欲視如定讞，然定讞之期，既不在遠，則國人之所以應付之者，亦未可俟諸來茲。申言之，對日不宜而戰之局必有進一步之發展，舉國赴戰亦應有進一步之準備與決心，同時對於世界各國，或對我夙表同情者，或對日推波助瀾者，尤必分別明白，而另立外交上與商業上之對策。

自外交上與商業上確定對付祖日國家之辦法，卽所以表示中華民族有其信守之道德觀念，嫉惡如仇，不共戴天，且乘我之危，助紂爲虐，其加害於我國，程度未必較遜於元兇，乃復虛相委蛇，握手言歡，又爲我中華民族所不屑爲。若報復之以鉅艦重砲，既爲事實上所不能想像，則自外交上與商業上發揮友敵愛憎之因果關係，自屬公道而當然之途徑；是在祖日者，勇於泯滅是非，敵視公道，撕毀盟約，破壞國聯，亦必先放量對華之友好關係，視爲無足顧恤，然後悍然不顧一切而出此，則在今後外交上商業上所受報應，固亦咎由自取而非意外也。

糾紛在中日之間，而連帶形成之問題則爲盟約有效乎？國聯存廢乎？二十世紀之人類有共通之道德與理性乎？故我國對日本爭鬥，復爲盟約爲國聯而爭鬥，爲人類之道德與理性而爭鬥，爭鬥

之結果，非如一線曙光之進而爲光明，卽如蒼茫暮色之終於黑暗，在此偉大之爭鬥之中，予祖日者以懲創，實爲偉大之行爲。顧我人亦猶樂爲祖日者警告之於行爲之前，卽最後序幕尙未揭開之日。（一月三十一日）

劉煜生案

江蘇省政府主席顧祝同，於去年七月二十日飭令省公安局，謂江聲日報違背出版法第十九條一二兩款，勒令將該報停止發行，並派警密傳該報經理劉煜生到府，以便究辦。同月二十六日，遂拘押劉煜生於保安處戒嚴司令部。越數月，監察院以顧祝同違法拘捕，派員往江蘇省府調查本案，蘇省府堅決拒絕調卷，監察院乃彈劾顧祝同；彈劾方在進行程序之中，而戒嚴司令部依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二條第二款，判處劉以死刑，轉由省府呈准軍事委員會，以十二月二十一日執行槍決，並封閉江聲日報，距拘押蓋閱五月。劉煜生案之經過若此。

劉死後旬日，上海市新聞記者公會、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民權保障分會、暨全國律師協會等團體，於憤慨之餘，奮袂而起，綜其宣言通電，無不以懲辦顧祝同爲歸。綜其罪狀，卽監察院彈章所稱，違背約法，蹂躪人權，其罪一；破壞監察制度，藐視政府法令，其罪二；非法逮捕，逾越職權，其罪三；引

用法文，前後不同，別有作用，意圖陷害，其罪四；妨害言論自由，破壞法治精神，其罪五。監院彈章發於劉氏拘押之中，而社會怒潮則起於劉氏被害之後，故對顧祝同之憤激，非彈章云云所可盡其什一也。

顧祝同非無自辯之辭，其以省府呈復行政院，一則曰適用出版法以裁判報館，適用戒嚴條例以審判犯罪人，在戒嚴區域內戒嚴司令部有權辦理審判，法令各有根據。再則曰，徒以普通法理，平時狀況相責難，實與一二八事變後江蘇省之情形不符。三則曰，監察院調閱案卷，能否對於軍事機關審判罪犯中之事件，亦得適用，實屬絕大疑問云。

顧祝同知有出版法第十九條一二兩款所羅舉之禁例

按出版法第十九條條文，爲『出版品不得爲左列各款之紀載：(一)意圖破壞中國國民黨或三民主義者，(二)意圖顛覆國民政府或損害中華民國利益者。』

而不知出版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惟內政部有作行政處分之權，知有所謂處分，而不知處分程度之止於『禁止出版品之出售及散布』，至多亦止於『出版品之扣押』，初未容許根本封閉報

館也。

按出版法第二十三條條文爲『內政部認出版品載有第十九條各款所列事項之一……者，得指明該事項，禁止出版品之出售及散布，並得於必要時扣押之。』

顧祝同知處分之外，猶得處罰，而不知處罰之止於徒刑罰金，初未容許處以極刑也。

按出版法第三十五條條文爲『違反第十九條之規定者，處發行人編輯人著作人及印刷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之罰金，但其他法律有較重之處罰者，依其規定。』

顧祝同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二條第二款所規定之處刑重於出版法，而可置劉煜生於死地，而不知江聲日報所被羅織罪狀之文字，是否達於出版法第十九條一二兩款禁例之程度，猶爲問題，至多亦無加於出版法之禁例。

按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二條條文爲『以危害民國爲目的，而有左列行爲之一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一)以文字圖畫或演說爲叛國之宣傳者。』

乃以報紙附刊，小說家言，謂『危害民國』而甚至不得不『緊急治罪』，此乃何種見識，何種智慧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矧在戒嚴，然以戒嚴而令行省公安局，援用出版法，以禁止發行，以密傳劉煜生至省政府，拘押之至歷五個月之久，此於戒嚴條例又何所據耶？至於一二八之變，敵人肆意蹂躪，國民忍痛犧牲，然何嘗蹂躪及於普通法理，何嘗犧牲及於普通法理，乃謂普通法理以一二八而不值一顧，是蹂躪之者豈敵人之作爲，犧牲之者豈國民之始願耶？至於監察權之是否適用於軍事機關，苟非懷疑於中山先生之遺教，於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等『五權』之外，應並『軍權』而爲『六權』，則何以視調閱案卷爲『實屬絕大疑問』？即使容許發生此絕大疑問，又何以亟亟鎗決劉煜生於絕大疑問之時？

當劉案之初發，國難已深，國人注意之者殆鮮，域內論壇，不遑及此，本報則於星期評壇偶論之（見二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當時鑒於省黨部決議之不直，省政府所措施，既疑省政府處置之未當，世變既亟，未暇追論，而五閱月後，劉煜生竟以鎗決聞，猶以爲省府必有所據，及昨見呈行政院文，知顧祝同之爲矢的，蓋有由來矣。飄萍白水之遭難，國人迄今視爲軍閥罪狀之一端，又爲軍閥崩

毀之一因，我不欲問顧祝同異於軍閥者如何，顧不能不注意今日國民政府之將所以自異於當時當國者如何！（二月三日）

請以事實證明不袒日

各方紛責英國袒日，隔昨始由倫敦外交部否認之，其言曰：

『英帝國政府及印度政府始終未有在西藏自由行動之野心，英國政府對於中日之糾紛，從不以西藏故，而爲左右袒之態度。同時西門外相已在日內瓦表示若調解失敗，則英政府卽將準備接受李頓報告書。』

今日又由路透社電傳倫敦方面之發言，其言曰：

(三日倫敦路透電) 英國官場，鑒於中國現所傳佈之種種消息，今日特再切實聲明，英國始終以李頓報告書爲對中日爭議政策之根據。外傳日軍佔據上海時，英日曾有諒解，英國依允援助日本滿洲案件，以作上海日兵撤退之交換條件一說，完全無據云。英官場今日又聲明，日內瓦英代表並未以壓力施諸他國代表團，以期刪除報告書中不承認『滿洲國』一節

云。

英國當局頃日發此聲明，自爲我人所樂聞，更將自道德的見地，推定在英國所否認之範圍內者，皆英國所未曾爲。顧我人猶欲爲英國告者，『事實最強辯』。今事實上英國代表在國聯內對於中日問題之態度如何，誠如所謂不以覬覦西藏而袒日，然亦以所謂華北安全及長江一帶之利益而袒日歟？亦以協防印度而袒日歟？亦以報復美國之索債而袒日歟？誠如所謂日本在上海撤退軍隊之際，英國未以援助日本在東省之行動爲交換條件，然事後別無何種默契歟？不援助日本，亦不反對日本歟？凡是者皆題中應有之義，爲英國當局頃日聲明之中所不及，抑亦不必望英國之更復聲明及此，何也不袒日雖聲明於聲明，而袒日則聲明於事實也。

袒日之事實或猶爲英國當局所不甘承認，則袒日之意義，猶有進求準確解釋之必要。日本強佔東省，侵擾熱河，日本自信優爲之，無需乎幫兇，是戰鬥上無所謂袒日也。日本補充軍火，自由取給於世界市場，是世界市場實負助長凶餓之罪，英國非最著之供給者，是英國亦無所謂袒日也。今之所謂袒日，蓋在盟約之下，玷壇之上，日本利用時間以造就事實，而或使國聯作不必要之延宕，予日

本以機會，此其一。日本違反盟約，而使盟約不便援用，此其二。日本罪狀應著於報告書，偽國尤應爲報告書所否認，而或以其一己之言辭與態度，使報告書趨於軟弱，此其三。或主持公道，仗義執言，而或則雖未以壓力施之，但尼其進行，此其四。盟約有制裁之專條，而或則市惠於日本，謂決不致此，此其五。謂將接受李頓報告書，而公布迄今四個月，不予採納，謂待之調解失敗，而或阻撓失敗之宣告，此其六。此而謂非袒日，日本實已受其掩護而恣其兇暴，中國實已受其壓迫而爲所犧牲，國聯盟約實已受其摧毀而喪失功效矣。此而不肯承認，請更復以恪遵盟約，懲處兇暴之事實示天下。（二月四日）

何參芝 必加博

美國芝加哥博覽會定於六月一日開幕，我國欣然參加，而專館尙未興工，主其事者要財政當局撥款，得二十五萬元。以時計之，殆將不免於潦草從事；以錢計之，當有相當之富麗堂皇。茲姑無問結果之爲何似，顧不能不問國家今日之所亟固安在耶？二十五萬元或可謂非鉅數，然救東北同胞十萬人，可供匝月之糧；購空防之利器，可得飛機二三架，此二者，以視參加芝城博覽會如何？國難國恥，至於斯極，如何可信？參加博覽會竟得挽救國家絲毫之國難，竟得締造國家絲毫之榮譽，甯若留出專館館基，告博覽會之觀衆曰：中國慘遭蹂躪，未能參預盛會也。（二月五日）

海軍 應辦 軍有 法

海軍部長陳紹寬辭職，謂以經費無着，且國人不能體諒海軍當局之苦衷，不如去休云。茲方在挽勸之中，當不無轉圜餘地。夫陳氏進退，於國何與？但爲此百數金魚計之，應有善處之道，不給餌不是辦法，給餌而僅供點綴，又何爲哉？事不能責之海陳，巧婦難爲無米之炊，責之冤也。政府則不應不有整個計劃。若謀復興，則此飄飄然者亦有一部分可作復興之基礎否？若復抗敵，則謀如何分配，以多耗敵國之魚雷砲彈；若以巡江巡海，則如何分配之於水上公安局；若以迎送達官貴人，則如何分配之於公渡局；若以辦理特種運輸，則如何設備嚴密之貨艙；不此之圖，乃設部設長，不亦埋沒海軍人才之尤歟。（二月五

古點國
物綴難

北平故宮博物院之古物，由中央飭令他徙，已分別裝箱起運，聞其終點，或爲南京，或爲上海，或爲鄭州洛陽。南京在淞滬血戰時爲當局所敵疑；上海兵工廠既失蹤，租界在一二八後亦嘗一夕數驚；鄭州位於平漢隴海之交點，四無障蔽；洛陽雖曾爲國府所行幸，固猶非若西安之中選爲陪都者也。藏以古物，殆目前所危惟平津，而江南汗中，不妨高枕，時勢變遷之速，信如是歟？北平平民既不獲與古物俱遷，遂攀古物之轅，謂行不得也。行且無幸，易培基先生多方解釋，謂非變賣，衆不信，易先生請以人格爲擔保，衆愕然；爭持不下，遂致裝運不能如所預期，國難之中，得此點綴，更見此國之古色古香，強暴不已於閭鼎，有由來夫。（二月五日）

義子 兵之父

日本某上級將領，由東省歸日本，謂華兵作戰能力之強，遠逾始料，但察其動機，猶在將卒之以感情相結。其上下有如義父子者，赴湯蹈火，皆所不辭，不然，猶一盤散沙耳。馬占山之頑抗，由若干師旅之爲彼腹心；其敗也，以旁系之動搖云云。其言當有可信，國人聞之，殆不能無憾於平時訓練軍隊之不以國家觀念作深刻灌輸，乃至至強之戰鬥力，猶待義父子之情感爲之驅使。抑以國人傳統觀念之深，欲使糾糾武夫，理解國家，自有所難能，則治兵者對此，於努力灌輸之餘，又如何可以不視如至親骨肉。習聞隊伍中相呼以『弟兄們』，蓋自有其神妙之意義，然聲聲弟兄們，而不免中飽自肥，甘苦懸殊，乃能責以臨難効死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日將之言，不可廢也。（二月五日）

漢形緊張 口勢張

頻傳漢口日僑潛謀活躍，漢市驟見緊張，徵之十六個月以來日人之恣意挑釁，沿江如漢口者，固無時而不可發生問題，況國聯之末日將至，我國到處遭受侵擾，誘發混戰，皆在預期之中。偶聞之某大城市，先期知駐軍將於除夕習夜操，阻之不理，及除夕前數日，破獲祕密機關若干處，於是除夕安然，夜操不作，此得化險爲夷者，幸耳。從知在此大環境之下，全國全民皆應從事於戒備，而不容稍懈須臾，敵人散遍境內，非必戎裝隊伍之昭昭在人耳目也。緊張之生活，原爲我族族性所不慣嘗，然高臥積薪，夷然安之，事無殊於從容赴死，而未許以從容赴死解嘲，抑聞風吹草動，則狂奔亂竄，又何嘗真能從容赴死耶。（

二月五日）

期待鮮明之態度

自英國西門外相在日內瓦作種種袒日之言動，遂致引起我國民間之對英反感，其間因果，簡單而必然。我國初無他願，以保持領土主權行政之完整爲願；我國不欲樹敵，以破壞我領土主權行政之完整者爲敵。我國恪守盟約，盟約得予以完整之保障，願乃第三國於盟約運用之際，或掣其肘，是對我爲友爲敵之分野灼然，彼自絕我，豈我敵之哉。及藍溥森公使之回任，迭與我國羅外長披肝瀝膽而談，既坦然保證英日密約說之無根，復由倫敦當局聲明不作左右袒，是誠國人所樂聞，願如昨日路透社所觀察之對英「激昂之情感，似已成過去之事，」似矣而未是也。

中日問題之結癥，卽在日本之強佔東省，更復矯揉之爲僞國以蒙蔽世人，而李頓報告書故爲之滋蔓其辭，使是非由單純而錯綜複雜，使黑白由分明而渾淆黯澹，然陰謀與侵略之跡象不可掩也。國聯對此，縱不能使本問題回復至單純而分明，然不加僞國以否認或語不及僞國，則雖十百其

決議案，詎有絲毫意義，又復與根本不受理本問題何殊。抑嚴格論之，既經悠久之審議，曲折之過程，而終於不置可否，是無待積極之扶掖，實已同於默認；是侵略國家所欣然，而被害國家所斷難忍受者也。若大勢所趨，羣安緘默，坐視強暴之橫行，盟約之毀棄，則我國除自謀掙扎外，不遑怨尤。乃三個月以來之情況竟不若是，侃侃諤諤，力持正義者，不乏其人，徒以一二國之陰事阻撓而使國聯黯然而無光，則此一二國者，對國際前途自不能諉卸其嚴重之責任，對我國亦自不免於賈怨矣。

謂袒日，謂阻撓，如是云云，發之日內瓦，傳之全世界，非我國嚮壁虛構，厚誣友邦也。顧以英政府切實之聲明，藍公使誠摯之解釋，我人豈不欲是認英國初無袒日之意，復無阻撓之事，祇以委曲求全，遂有不得已之紆緩延宕，出諸善意，宅心無他。然轟錦州，奪榆關，陷九門口而窺熱河，既無一而非紆緩延宕中之現象，即彼桀敖之外交態度，又何一而非以覷破一二強國委曲求全之一念所致，事實若斯，則謂非袒日，謂出善意，此其影響，與公然袒日何殊，與惡意謀我何殊。

兩國之情感，非任意鼓煽所得而惡化，亦非空言拉攏所得而改善，中英間最近數月所留痕跡，我人亦深信其將以英政府與藍公使之努力而停頓其惡化之進展，然視為『過去之事』則我人

不敢若是樂觀，蓋無論今後之爲惡化，抑爲改善，要皆有待於英國鮮明之態度爲轉移也。（二月七日）

應付國際之轉機

國際聯盟十九國特別委員會於六日上午八時開會，決定三項，具如昨報所載，是國聯向光明方面開展之轉機，值得我人稱譽者也。

三項之中，最堪注意者，當然爲對於『滿洲國』不承認之一端，不以日本之反對與恫嚇而刪除；即關於國聯與美俄合作之問題，前以日本之反對而幾於完全打銷者，此次集會仍決定嚴格遵守非戰公約、國聯盟約及九國公約，並通知簽字國而期以合作。

會議之際，英國外交次官艾登首先發言，開宗明義，即以不得承認『滿洲國』爲言，此種鮮明之態度，爲我國夙所期待，今英國竟以單刀直入之方法出之，是不但二三月來關於英國祖日之傳聞，一舉而掃蕩之，至堪爲中英國交欣幸，抑亦黯澹之國聯所得破曉之第一曙光。曩論英國祖日，深冀其爲外交上不得已之迂迴曲折，所枉僅在乎尺，而今日則爲直尋之始矣乎？

近頃法國之態度，漸趨平正，然明確之表示絕鮮，其亦有所待也。隔昨之會，首先贊成艾登氏之說者，即爲法國代表瑪錫格里氏，其辭義既甚光大，及德代表主張特委會及大會之決議，止於聲明原則而不作結論，而瑪氏又毅然謂「原則既已同意，則其應有之結論亦應予以指陳，即『滿洲國』無可承認，暨不與之訂立何項關係是。」此數言者，視爲策進國聯之動力可也。

國人乎，英法暨捷克瑞典以及其他諸友邦之努力維持盟約，爲國人所應引爲最大之欣慰，顧猶應自覺者，國聯目前之進程，蓋猶在中途，西班牙代表所謂「不應於未抵橋之時，先作過橋之謀」是我國之獲登彼岸，猶極遼遠而艱險，莫謂人助天助矣，可謀瞬息之逸豫，要知終點之到達，非自愛自助不爲功，此其一也。國聯決議雖不承認『滿洲國』，顧同時亦認東省之回復原狀爲不可能，所謂不回復原狀者，除非我國以實力收復失地完全置之我國主權支配之下，不然不回復原狀之意義，即爲不如原狀，其間程度之差，不可以道里計，我國一面應自外交方面之推進，一面應曉然於得失懸殊，與我國自身實際之努力成正比例，此其二也。國聯態度爲一事，日本野心爲又一事，就遠者大者言之，日本即使爲國聯所屈，猶必咬牙切齒於報復，對我以必得爲甘心，是今日之事，乃爲發

奮圖存之機會，機會不久留，稍縱即逝者也，此其三也。就最近之局勢言之，日本於國聯決策之後，尤有悍然不顧一切，發狂猛進之可能，巧取豪奪，蹂躪破壞，或將無所不用其極，而國聯是否最後加以制裁，既渺不可知，則我國之抗敵自衛，亦以國聯之決策而愈見其逼迫，不能抗敵，不能自衛，而竟玉石俱焚，同歸於盡，雖有公道公約奚益？此其四也。國人乎，今日以前之情狀，其危其亡，今日則疑似於救亡圖存與迴光反照之間，抉擇不在異人，惟舉國之磨勵掙扎而已。（二月八日）

熱河危迫中之責任

無熱河便無平津，守平津必守熱河，歷史上若是，戰略上亦若是，蓋不可爭之論斷也。故當兩軍對陳於山海關外之日，我人即以重兵入熱河爲主張，其後復屢論之，且嘗謂敵入平津，而我軍得自熱河取長春瀋陽，形勢必勝於今茲，是非謂平津可棄，顧或有不得不棄之時，而熱河則必視如大本營焉。今日人之於熱河，偏師侵擾之不足，重兵雲集，引滿待發，我國之戒備固何似乎？

客有自熱河歸者，嗚咽而道彼中情況，不覺熱淚之涔涔下，要其說，惟見飢寒交迫之民，安有所謂民心；惟見飢寒交迫之兵，安有所謂士氣；自各方入熱之軍隊漸多，營房給養，皆成問題，其間多無可奈何之物質條件，非一手一足之烈，一朝一夕之功所得而補救，然有人謀之不臧者，即指揮之不歸統一是也。則以來自各方，各自統帥，官兵然，義軍亦然，全省然，前線亦然，夫以人自爲戰之長，短兵相接，非不能殺敵致果，然赴大規模之作戰，乃期以制勝，則有難言之矣。

以我所聞，北方軍政，既有所責成，中央授以全權，不爲遙制，事有應爾，但猶須補充其說者。承二十年紛亂之餘，綱紀蕩然，故發號施令，不盡能附麗於職位，而輒從違於權威，名不正則言不順，顧於正名定分之後，豈必收指臂相使之效，是在中央毋以爲授權所在，負責有人，勝敗利鈍，於我無與。要知熱河之存亡，有關全局，而最後責任，還在政府，則於授權之餘，猶必周詳擘劃，多方扶掖，俾實副其名，運用無憾。而北方將領，尤應認識絕續存亡，千鈞一髮，國家有恩怨榮辱，小己無恩怨榮辱；國家有利害得失，小己無利害得失；屈爲褊裨，不爲恥，不能盡褊裨之職責爲大恥；奉命不爲恥，辱命爲大恥，爲國家而犧牲一切，赴湯蹈火，皆所不辭，然後可與敵爭必勝矣。此關於軍事指揮，有待上下協力和衷共濟，不以託付有人爲已足者一也。

邊疆者，一國之邊疆也，其利害繫乎全國，所以防守之者，當爲全國之兵力。防萊因河者，非僅萊因河之人，而全法國之人也；防阿勞二省者，非僅阿勞兩省之民，而昔日全德國之人也。今之熱河，既爲中日兩軍之接觸地，誠以保守熱河爲方針，則主力軍之應立即移入熱河，重砲飛機之應集中於此，應惟力是視，統率雖授權於一人，抗敵不應責之局部，是中央仍應以總兵站自任，而各方愛國軍

民將領所應奮發自効，此不以托付有人爲已足者二也。（二月九日）

日本之抗議

在中日國際關係如是極度緊張之下，幾何無交涉可言，昨乃以日方委員，因我國軍隊通過麥根路車站，向我方委員俞鴻鈞氏提出抗議，表面視之，可謂滑稽而無聊之尤，雖然，其意義有不若是之簡單，而有不容忽視者在，日方之抗議曰：

『頃接報告，本月七日晚，有數千名之中國軍隊，經過上海，此種事實，日方認為違背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中日兩國軍隊在上海之停戰協定，故日方共同委員，不得不鄭重提出抗議並質問。』
考停戰協定之本質，為國際變態下之臨時約束，變態既過，便如廢紙。所謂上海停戰協定者，尤不惟時效有限，為效亦止於一隅，上海以外固不容絲毫假借，變態過後亦不容絲毫藉口者也。

上海停戰協定正文五條，附件三號，我國軍隊經過上海而日方竟藉口於協定而抗議者，除牽強附會於協定第二條之外，與其他四條毫無關係。第二條之正文曰：

『中國軍隊，在本協定所涉及區域內之常態恢復未經決定辦法以前，留駐其現在地位，此項地位，在本協定附件第一號內列明。』

此所謂中國軍隊者，當然指當時作戰之軍隊而言，與其他軍隊無涉，故重在『留駐』而留駐之地位，復限於『附件第一號所列明』。且我國代表當時復鄭重聲明曰『關於第二條，雙方了解本協定內對於中國軍隊在其領土內之調動，並不含有任何限制』如是云云，亦添附於協定之後，視爲有效公文之一，則中國軍隊之通過上海，於日何與？

卽以當初作戰之軍隊而論，其以調防而開拔他處者，爲日已久，爲地已遠，當然不爲協定所限制。藉曰不然，留駐如故；藉曰不然，去而復來；抑不惟通過上海而已，竟又奉令駐於上海；則我人求之協定之中，亦未見有何抵觸，何也？協定之主旨，在乎『在上海週圍停止一切及各種戰鬥行爲』（見第一條，）駐於上海，非戰鬥行爲，此其一也。協定所限止者爲『本協定所涉及區域內之常態恢復，未經決定辦法以前』（見第二條，）此所謂常態恢復之意義，應先求之於所謂變態者何若：戰鬥，變態也；日軍佔據租界以外，變態也；今戰鬥之事實既不存在，租界外日軍之撤退，亦以協定正文

第三條及附件第二號之限制，於「協定生效後一星期內開始，並於開始撤退起，四星期內撤完，」即二十一年五月五日後之五個星期，爲其時效，時過境遷，視爲常態可矣；常態中之中國軍隊之通過或駐紮，與協定無所抵觸，此其二也。所謂「未經決定辦法」者，亦猶指結束變態而言，如第四條所稱之證明雙方撤退也，日軍撤退與中國警察之移交也，附件第二號所稱之日軍殘廢病人或受傷牲畜之照料也，此數者既有辦法，更無所謂有待決定之辦法，蓋協定所及之範圍，止此而已，協定所不及，卽爲雙方行動限制所不及，彰彰明甚也。

日本方面豈不之知，顧復有抗議云云者，將以曲爲引伸，留爲往後種種之地步耳，故今日應付日本抗議之主旨，應在終結上海停戰協定，根本了此一重公案。（二月十日）

國聯之第四時期

中日問題絕無調解餘地，乃早經註定之運命，然於國聯方面則至昨日而始確認未運之無可挽回，所向日本提出兩疑問，乃其最後之嘗試。而日本代表松岡既以不耐煩之態度，表示二疑問之皆屬否定；日本軍部復以極狂謬之態度，聲明對於熱河非以武力侵占不可；軍部之聲明者，無異於正面答復國聯『日本能否停止攻熱軍事行動』之第二疑問；更表示熱河且不使之仍屬中國，遑論滿洲，是亦所以答復國聯『日本是否承認中國在滿洲之主權』之第一疑問，松岡答復國聯之辭，記者猶不及聞，然其軍部之聲明固已視松岡之任何措辭爲露骨矣。

國聯之於中日問題，經十六個月之顛播，自始以迄今日，蓋可劃爲三時期：儀態萬方之決議，第一時期也；鋪張揚厲之調查，第二時期也；委曲求全之調解，第三時期也。每一時期皆審慎遲迴，盡量利用可能之空間時間，以冀不費多大之力，而收水到渠成之功。乃富有連帶性之種種國際問題，既

未能迎刃而解，而日本不但無絲毫悔禍之意，益且變本而加厲；中國不但未能以自力轉換東省被侵佔之事實，益且以歷時愈久而失地愈廣；絞盡世界政家之腦汁，終無以阻止時勢自然之推移，於是至今日而爲第三時期之末日，國聯不能不宣告調解之失敗與結束。

自今而後，應爲第四時期之始，國際形態，蒼狗白雲，我人之不能預言第四時期將爲如何序幕，亦猶不能預言二十世紀之末年將爲如何世界；蓋盟約第十五條第三項之後，雖當然引用第四項，然第四項所指之報告書及建議案，將爲如何質量，實屬絕大疑問。昨日所傳之五點內容，以及今日所傳監視執行建議案之委員會，尤非至最後決定之日，無以明顯其體態，至於功能與價值，更不得而逆觀矣。

我人期待於第四時期者，爲依據盟約，於調解失敗之後，由國際協力運用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以後之各項各條，求其實效，以最經濟之時間，致最合理之歸束。當十九國會議於六日開會之際，英国外交次官艾登氏不以聲明原則，避去結論爲既足，而主張『必須就過去事變，覓求教訓始可』是應爲第四時期之主要工作，願我人猶欲詮釋所謂教訓者，決非頑童之書本上有此一課，而爲

當仁不讓，見義勇爲之士君子，坐言起行所奉之金科玉律也，然而可得乎？

自國際空氣最近之漸次轉換，國人對於國聯之好感似有情不自禁者，則不能不於期待之餘，更假定曰，國聯對於暴日之教訓，竟同於書本之於頑童，以此論國際聯盟之是非，論我國外交之成敗，詎不差勝於書本上之無此教訓。然畫餅充飢，望梅解渴，曾何補於事實，則知拯東省於淪亡者，猶必努力於外交之外，若以國聯之口角春風而不自知其陶然醉者，亦自趨於墟墓而已。（二月十一日）

武極如 力賣何

國際商業會議將於本年五月二十七日開會於維也納，此類會議之最高成就，在於決定若干對於各國之建議案，故雖不失為國際之盛會，實祇點綴昇平而已。日本對外，無孔不入，蓋所以維繫其強國之國際地位者，亦自有其每會必到，每到必發言之必要，亦猶自信為上海社會之領袖或要人者，視開會出席演說為不可忽略的應酬也。昨據路透社東京電，日本經濟協會開會，決定於國際商業會議之際，提出禁止國際排貨案，其要旨為近今遠東根據政治上外交上之事由而排斥外貨，足以障害貿易，擾亂和平，國際商業會議應以刻不容緩之有效方法，由國際訂立條約，禁止排貨云。日人一面贊助其政府之黷武，致使國際聯盟約非戰公約九國公約盡如廢紙；一面希冀禁止排貨形為國際條約，誠如滬諺所謂『左手如意，右手算盤』，取之左右逢其源，不亦樂乎。竊猶願為之借箸代籌者，應向國際商業會議提出承認武力推銷商品案，其要旨為甲國對於乙國，得以氣艇飛越乙國海關，軍艦直駛乙國內河，坦克橫行乙國平原，極賣貨物，乙國軍民人等，不得抗違，否則負有障害貿易，擾亂和平之完全

責任。(二月十二日)

民保糾 權障紛

民權保障同盟，黨國賢達宋慶齡蔡子民楊杏佛諸氏所發起組織者也。上海有總盟，北平有分會，成立以來，迭有宣言通電，頗能主張民權。民權既爲三民主義之一，集會復爲約法所是認之自由，今乃民權猶待於黨國賢達結盟以爲之保障，而黨國賢達以保障民權爲目的之集會，竟爲北平黨部所指爲非法團體，豈不費解之甚。夫非法之說，以法爲本，北平黨部云云，非無所據，然於其所致北平市政府與公安局之原函中，有所謂『成立類似政治組織之團體，混淆社會觀聽……首須先匡正人心，而端社會趨向，此種非法團體……』如此高論，於主義無所據，於約法無所據，卽於人民團體組織法亦無所據，乃不妨有待於『由政府分別制裁之』者，而逕囑『市府局勿予接受該分會任何請求』，是又何法耶？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如此糾紛，有何不了，顧我人亦甚願從事黨務者，知國法黨紀之難行，姑舍衙門排場，暫廢公文章式，慢說官話，先習土語，洵民衆團體而不容漠視者，儘不妨紆尊就教，摸出表格，費心一填，何必以權威爲糾正防範之絕技，要知三民主義之推行，應與四民和氣，親親熱熱爲第

一義也。(二月十二日)

國聯進展之展望

昨日日內瓦電訊中最佔分量者，其一爲九國委員會所草報告書之結論全文，其一爲所傳建議案之內容，報告書與建議案將昨今二日提交十九國特委會討論決定，然後於本週週末提交非常大會討論決定，故昨電云云，非最後之正式文件也。

結論全文之草案計凡十節，其間可議之辭義甚多，條舉如次：

『在一極端事件之習慣，已使自治爲可能』（見第二節）。

『因關東政府在實際上所行施者，等於完全的主權也』（見第四節）。

『華府會議所發起之國際合作政策，遲遲未得充分之諒解，其所以致此者，尤爲中國隨時所施排外宣傳之暴烈，而經濟排斥之需用，與學校中排外之教育，亦助成目前爭議發生之空氣』（見第五節）。

『九一八以後，日本軍事當局在民政軍政事件上之活動，乃爲真正政治理由所策動』
(見第九節)

凡右所舉，我國期待十九國特委會與非常大會加以最善之修正，然結論之大體，均無大謬，堪爲我國接受，故於若干枝節，雖關係不謂不大，茲亦暫無逐一批駁之必要。

建議案之草案計凡三章若干節，第一章闡明建議案之根據，於申述遵守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之外，並申述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之國聯大會決議案，李頓報告書第九章之十項原則，俱視爲必須遵守與採納，此在我國所應注意者，猶爲三約之精神與實質，至於引用其他二種文件，亦以三約爲本無疑。

建議案之第三章爲請國聯會員國及非會員國勿承認『滿洲國』，乃第一二兩章後當然之辦法，察其意義，所以別列一章者，在乎鄭重表示國聯鮮明之態度，復以積極之辦法在第二章，爲第二章所舉工作之完成，殆非可期，諸朝夕，斯別以第三章先作消極之限制耳。

第二章者，國聯對於解決本問題所取實際行動之方法與規範也。組織談判委員會當其衝，權

力不及於仲裁，完成不加以期限，使命凡四：一曰按照中國在滿洲之主權，設立一自治政府，維持秩序，并保障日本之合法利益。二曰首先處理日本軍隊撤退至南滿鐵路區域以內之事宜。三曰實施李頓報告書第九章及其他各項原則。四曰促進中日兩國直接談判，使命不謂不大，而遇有不能解決之困難，則猶以國聯大會爲盤旋之地，所傳草案之大旨若此。

所傳是否無違真相，草案是否終得成立，舉不可知，卽就所傳者論之，我國樂見談判委員會之早日產生，蓋所爭於談判委員會之內者雖多，而草案能以日本軍隊之撤退至南滿鐵路區域以內爲先務，是探驪得珠者也。

自今日至談判委員會之決議與產生，尙有距離，距談判委員會之完成其使命，尤遠矣，操縱由人，夜長夢多，則雖視爲蜃樓海市可也。蓋其間問題至多，草案能否成立既不可知，卽使成立，若各國初無何種決心，則色厲內荏，有何功效可期，更復遷延時日，詎免變故橫生，是今日舉國所應努力者，猶在爭持於前線，應付國聯，責之顏顧諸君可也。（二月十四日）

咄咄最後通牒

據路透社所傳日人方面消息，日本決攻熱河，並將對國民政府及北平張學良熱河湯玉麟二氏，分致最後通牒，謂熱河屬偽國，華軍應限期速撤，不則總攻云云。通牒將發未發，是否果行，猶不可知，依九一八以來日方所採侵略方式言之，以最後通牒促成兩國入於正式之戰爭狀態，自絕其對於國聯盟約及非戰公約狡辯之餘地，自畫於違反一切公法公約之供狀，激動國際不復可忍之反感，此通牒於外交上可謂絕無好處。若謂癡願一牒而退華軍，唾手以得熱河，日人愚不至此；侵略便侵略，得失繫於軍事之勝敗，此通牒於事實上亦可謂絕無好處，是路透社云云，惟有以懷疑之態度臨之而已。所不可知者，彼於惱羞成怒之餘，或有倒行逆施之勇，況數月來攻熱之謀，既數已公然出諸日本當局之口，最近松岡復公言於國聯之庭，其性質既殊異於曩日之竊發瀋陽，偷襲榆關，則以通牒向我國啓釁者，表示與國聯挑戰，破釜沈舟，孤注一擲，原不失為狂奴之行徑也。

本報既屢已論之，國聯態度轉換於公正之日，即日本武力侵略變本加厲之時，方今國聯十九國特委會通過報告書并決議案，確立原則，明斷是非，乃極度緊張之形勢，遂不旋踵而實現如今日；通牒不必實現，攻熱初非意外；而我國所以應付之者，亦惟有如本報夙昔所論，集中精銳，甯薄平津而必保熱河，守而迎頭痛擊，肉薄經年，進而脅迫長春，反攻瀋陽，制勝之道，舍此莫由已。

最後通牒而信有其事者，熱河方面之全力抗敵固為不容苟且之正面問題，抑尤必作進一步之統盤籌畫，蓋最後通牒所以誘發之事態，甚有嚴重十倍於今日以前之可能性也。以牒湯而大戰於熱河無論矣，以牒張而侵擾我平津，以牒我中央政府而肆暴首都，此皆最易演為最後通牒之結論者；請舉國上下一沉思之，我國應如何亟為之備？抑不惟僅此而已，彼悍然不顧一切，以最後通牒答復之當然不滿意而封鎖我海口，肆意蹂躪我沿海沿江，何獨不可成為最後通牒後之第二步，請舉國上下更沉思之，我國應如何亟為之備？誠使遠東星火，近延太平洋，遠燎歐大陸，則非戰公約安在？國聯安在？十九國特委會產生之報告書與建議案又安在耶？劇變既作，舉不可以常理論，況今日國聯之舉措，猶止於特委會而非大會，止於建議而未實際動作，是內部之步調尚不必終於一致；

美俄趨超更無論矣，步調參差，友敵難分，安見日本之必孤立而非世界之大混戰耶？藉曰不然，御裁暴日，寰宇同情，然自日本之肆虐我國以迄國際制裁之實現，乃至於其奏效，其間悠久之歲月，我國既將呈何種狀態耶？

凡此所陳，當非不根之危辭，而我國處境，早入有進無退之局，亦惟有以整個之國命民脈，博最後之勝敗存亡而已。（二月十六日）

姿勢非石膏像乎

國際聯盟十九國特別委員會關於調解中日問題之報告書，自十四日通過於特委會之後，以昨日正式公布，預定於二十一日由國聯召集大會接受之，二十四日開大會審議之，依隔昨英外相西門氏之談話，大會未開，即解決之途不絕，是以有餘不盡之意，期諸最後之一霎那，而大勢所示，既可斷言調解之已到絕境，而各方亦競作揜拳攘臂之姿勢於絕境之邊緣。

我人獲見今日之各種姿勢，原可求之國聯盟約之中，初非意外之奇蹟。顧以一個月前混沌惡濁之空氣，乃得一轉移而如今日，是不能不想像諸友邦維持盟約之苦心孤詣，然此所謂姿勢者，固不將終如皎潔壯健之石膏像，植立邊緣，不移寸步乎？徵諸報告書，有「祕書長於接到兩造接受建議之通知後，一個月內」如何如何之言辭；然於兩造接受建議之期限不置一辭，是姿勢者不將久立於期待兩造接受之前乎？書內有兩造接受建議後如何如何之言辭，而於不接受建議之辦法不

置一辭，是姿勢者不將以表示失望終乎？書內以日本撤退軍隊爲談判其他問題之前提，願以『決定撤兵之條件階段及期限』並責之於談判，是姿勢者又不將以張口結舌終乎？

日內瓦以外之各種姿勢，雖今日猶不失其動態，然如所謂決定誰爲侵略者，決定後便如何？所謂逆料日本終必屈服，不屈服便如何？如所謂反對以暴力解決，遭遇暴力則如何？如所謂以合作代替武力，以和解代替衝突，武力衝突之不已則如何？凡此所謂姿勢者，苟其繼續不斷於動態之中，宜必各有其切實之下落，然化爲石膏像之可能性，亦無往不可見其端倪，或以道德的勝利稱我國，此非道德以外一無所得之暗示歟？

察一個月來之變化推移，我人何欲復以不堪之局面估量國聯前途，顧九一八迄今恰爲十七個月，我國所得乃爲數萬言之報告書，報告書未公表，而日本暴力侵熱之謀已大定，國聯惟日本之接受建議是期，而日本惟兼併熱河是期，則國聯之所以應付此局面而不欲終於調解之邊緣者，惟有依照盟約而邁進。蓋日本之退出國聯，勢在必行，（按今晨一時止，各方電訊，頻傳日本閣議已經決定退出國聯，但未證實）不加制裁，終如狂易，狂易爲禍之大小，與制裁之遲速成反比，盟約第十

六條即爲此類國家而設，國聯而無引用十六條之決心與準備，中國何貴有道德的勝利，國聯何貴有報告書？抑國際何貴有國聯耶？皎潔壯健之姿勢，人格之表見也，及其石化，徒爲強暴作談笑之資，玩弄之具而已。（二月十八日）

消息之若
息難此

旬日以來，有代表馮玉祥將軍之某君，到京陳述馮意，謂志切抗日，不日到京云。昨據北平電，馮在張家口，因請纓無路，刺激而患失眠，或詢以進京事，謂未聞京方有具體辦法，暫無去意云。二說矛盾，未知孰是，以意度之，當非初聞具體辦法，故到京；繼不聞具體辦法，故不到京；又當非初無具體辦法，亦到京，繼以無具體辦法而不到京。馮將軍爲人沉着，決不如此猶疑徘徊，用知二說之必有一非；然更爲解析，抗日何必到京，何必請纓，又何必政府先有具體辦法，又何必不到京後使政府有具體辦法；用知二說之皆非，抑又不憶榆關之初陷，盛傳馮將軍自動組織義勇軍，是尤足證志切抗日之馮氏，有待請纓，有待進京，有待政府先有具體辦法之說爲不確，消息之難若此，幾何不使人疑及志切抗日與刺激成病云云，亦復待攷耳。（二月十九日）

師有遷 大西說

十六日南京電稱，北平師大有遷西安說，改變環境，以便徹底整理，但西安有無相當校址，或須另行建築，教育當局已在詳細籌畫中云。說者，未定之辭，顧所敘述者却又言之鑿鑿，則事非必行，確有此意可知也。所未欲置信者，以地方論，西安善於北平者何在？以環境論，大學生以師長圖書為環境乎？以社會為環境乎？以整理論，繫於教育方針與學校管理乎？繫於地點與環境乎？以時勢論，遷校建築亦為常務之亟乎？此數者，苦難得一正確之答案，師大西遷說殆不可信歟。不然，安得黃金，遷師大於牛津；又不然，封鎖教育，以待舉辦於人文昌明之後耶。年餘以來，不抗主義為舉世所詬病，求諸在己為賢達之名言，大學而避環境，豈非不抗之尤，整理而待遷地，豈非不求己之尤，教育若是，國是誠有難言哉。（二月十九日）

存亡之戰

昨日電訊，日軍主力既遵錦朝線推進，雙方前哨既接觸，實迫處此，劇戰始矣。

自全局論之，此次作戰，迥殊曩昔，蓋年半之間，是非晦冥，日本肆意恣行於烟幕之下，雖強暴，猶鼠竊；今則國聯既作裁決，曲直於以分明，而日本悍然不顧，變本加厲，藉知其決心猶在對我一國作戰之上，而實際應戰者，猶惟我國，彼此之所以發揮整個實力者，在此一舉而已。往者，竊發瀋陽，偷襲榆關，既不成對壘之局，即橫行吉黑，亦以有備制無備；今則彼之內外文武當局，既無不公然以攻熱爲言，而我國宋代院長張代軍委分會長以及前方將領亦作針對之表示，凡此所異於正式宣戰者，祇餘程式，充雙方言之量，雖各自總動員，各驅全民，各竭全力，以相搏擊，皆所當爾。即如外電所傳，日軍蟻集熱邊者達五萬之衆，我國備之者十五萬，數非必確，其多可知，其爲大規模之作戰可知，九一八以來，未之有也。夫熱河乃我國土，不容斷送尺寸之地，初無待言，抑爲規復東省，屏蔽平津計者，

尤無不以堅守熱河爲樞紐。我國之誓死抗敵者以此。更自敵方言之，謂以熱河應屬僞國，其爲狂謬，初不待言，抑豈特狂謬，實尤出之欺詐與麻醉之詭謀。我國沿江沿海，四門大開，敵艦奔馳，如入無人境，然其破壞所及，亦祇限於江海之濱。若欲制我死命，則涉海而來，立足無地，孤軍深入，勝算難操，是以進圖中原，必以陸軍爲主力，而熱河在所必爭也。故攻熱決非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垂涎於此五十九萬方里，實欲取爲囊括神州之大本營。明乎此戰之迥殊曩昔，此戰之關係存亡，信夫如華北二十七將領之巧電，謂舍奮鬥無以求生，舍犧牲無以救亡，又謂茲事體大，關係全國存亡，熱河倘有疏虞，勢必牽涉華北，華北動搖，尤必影響全國，一髮千鈞，莫此爲甚，豈過言哉，豈過言哉。

熱河方面戰爭開始矣，是非熱河之戰，熱河得失之爭，乃中日之戰，中國存亡之爭也。遑論平津，沿江沿海無一不在敵軍炮火線之下；遑論軍人，全國民衆皆有敵人兀立於前，實迫處此，非戰不可，非全國赴戰不可；國人乎，鎗砲無論矣，劍刃無論矣，一粟一麥，一絲一縷，一分一文，持之亡國之日，絕無保障可言，斥爲救亡之用，皆爲力量所寄，不以殺敵，卽以資敵，印族躑躅街頭，韓人流亡海外，豪富安在，中產之家安在，天地雖大，供我流亡躑躅之地又安在耶。國人乎，國危，誰得獨安；國亡，誰得獨存，

政府決心，既取證於宋子文之北行，將領決心，既取證於張學良等之巧電，取證於張作相湯玉麟之誓師，砲聲殷殷，尤所以誓之天地，質之鬼神也。國人之決心安在乎，請自居爲戰時之國民，形式戰時之社會，置禍福利害於度外，供財產生命於國家！（二月二十二日）

國聯開始其新任務

國際聯盟今日在日內瓦開大會，十九國特別委員會之報告書并建議部分，可望通過；根據所通過之報告書，國聯將為解決中日問題及樹立空前之先例而開始其新任務；中日問題在國聯方面如何着落，國聯存在有無意義，胥決於此。

自特委會調解失敗，決定草製報告書之後，國際輿情，頗相刺謬，或準備進行援用盟約第十六條，如若干會員國者；或倡議對日停止軍火輸出，如美國政府及一部份英國議員者；或攻訐日本之態度，如英國李頓與薛西爾諸爵士者；聲勢雖張，而實際上猶為摸稜之論調，曖昧之態度所籠罩。如所謂對侵略者採取報復手段，或採取制裁辦法，似非其國所願參加；又如所謂國聯非太上國家，並無強制會員國遵行之力；又如所謂報告書乃僅道德的裁判，非有實效可期；又如所謂國聯不致有施行武力之問題，因國聯施用武力即無異於自殺；又如所謂不願擯日本於國聯之外，國聯應避免

衝突也；凡是云云，足使歷盡艱辛之報告書，歸爲白紙，而今日國聯大會通過之者，亦僅爲一種姿勢而已。

道德的制裁與道德的勝利之說，殆爲國聯及其報告書最恰好之評價，顧有何種意味乎？道德而有力量，則國聯盟約九國公約與非戰公約既輝煌燦爛如彼，詎復有年半以來之中日問題？如謂相激相盪而有九一八之變，情感驅使而至於勃然爆發，自非道德所得驟加制裁；然國聯自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作決議而後，先後決議者凡十餘次，對日本亦早有所謂申請書之致送（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其間何在而不含道德之成分，道德而有力量，詎復待今日之報告書耶？

國聯之非太上國家，揆之一般所謂國家之定義，自有誠然，然國聯之爲物，究亦不容意爲屈伸。盟約開宗明義，便謂各國有確守國際公法之規定，並恪遵條約上之一切義務，加盟者既加以簽字批准，則此義務是否猶不足加會員國以拘束，會員國又是否有放棄其義務之自由，若視爲拘束無力量，取捨有自由，則對於盟約加以簽字批准之國家的行爲，所以殊異於不負責不道德之行爲者安在？抑又何解於會員國經兩年前預先通告後，得退出國聯，但須於退出之時，將其所有國際義

務及爲本盟約所負之一切義務，履行完竣』之規定，此而不可解，更何所據而曰『並無強制會員國遵從之力』，是知不欲加以強制，初非不應加以強制；視盟約如具文，斯國聯等諸國際社交之舞場茶會，尊盟約如神聖，斯國聯之爲太上國家不啻也。

盟約第十六條之引用，自爲苟安者所憎厭，然循序引用既爲國聯之責任，則以憎厭而反對引用，當非會員國之權利。況盟約前十五條引用既窮之日，功效杳然，乃不及第十六條而戛然便止，則野心國何所忌憚而不侵略公道何所憑藉而得伸張？世界和平何所保障而獲維繫？舉世又何所取於國聯而愛護之耶？十六條可以縊侵略者，而不之縊，則國聯且自縊；侵略者應受報復，不加報復，則國聯且自食其報；侵略與盟約不兩立，容侵略則毀盟約，愛盟約則擯侵略；是今日國聯之所應瞻顧者，豈日本在國聯之去留，乃日本對侵略之進退也。不揣本而惟齊其末之是求，則并今日通過報告書之姿勢爲多事矣。（二月二十四日）

共維幣制
同持

滬西之中央造幣廠，籌辦經年，近始決於三月一日開鑄，先以兩圓並用，並以七一五爲法價，預定若此，苟無意外波折，則其實行卽在本星期之內。繼此循序而進者，爲另頒幣制條例，廢兩改元，如北平公債，天津行化，漢口洋例，蘇州補水之屬，當然皆須禁止；我國國法行見劃一新紀元，而三月一日其始輒也。幣制之維持，實爲國家力量表見之一端，故政治組織與機能之健全與否，輒反映於阿堵。顧破壞之者，政治關係而外，社會方面亦有其重要原因，良以因緣幣制之紊亂參差爲利，方法最簡，機會最多，是在一般國民對於尊重幣制，自覺其法律與道德之兩重責任，而於日常授受之間，一絲不苟而已。（二月二十六日）

銀行贈座 銀捐講座

最近上海銀行以六萬二千元對金陵大學捐贈農村合作講座二，又農村經濟系獎學金十額，據該行總經理陳光甫氏致金大校長之函，實以服務社會爲動機；而有鑒於我國農業經濟之衰落，普遍影響及於一般國民經濟，乃一面試辦農業合作貸款部，以濟農村之急；一面倡導農村合作，進謀治本之方，所見爲獨遠。原夫社會事業之獎進，爲現代國家政府職責之一，亦爲各種社會公團所應引爲己任，故於政府與公團，不能不作迫切之期望，若出之私人或民間營業之組織，如今日上海銀行之所作爲者，則難能可貴，至足稱也。安得風聲所樹，後先媲美，此所供獻於社會國家者，初不限於直接而有形的方面而已。（二月二十六日）

何舶來 名稱

入蔬食之肆，佛號偈語，四壁琳瑯，大多以戒殺生爲歸；而菜譜所列，猶多雞鴨魚肉之稱，是崇佛茹素矣，嗜殺之心未滅也。如此矛盾，嘗有論者，旣以相習成風，積重難返，復以無關宏旨，安之而已。近見國產物品，亦坐此弊，其間仿造舶來，品質匹敵，而域內自昔無其物，無其名者，則假借舶來而習用之名稱，初不必以其非國粹不典雅而訾議之；顧或有其固有之名稱，棄而不用，而競以洋化之名稱標榜號召者；或雖無其物其名，甚可以中華文字命名，極簡明達意，而仍用舶來物名者；此其所予一般人之印象，曾何殊於蔬食館之食譜耶？竊以爲以大多數同胞爲標準，舶來名稱殆更難得到明瞭之認識，此不取者一。惟舶來名稱之國貨與舶來品之混淆，於是真國貨變爲沖洋貨，此不取者二。品質迥殊而命名混淆，得毋陷於自欺欺人之不道德，此不取者三。自欺易阻進步，此不取者四。欺人輒減一般人之信任心，此不取者五。予舶來品以冒充國貨之機會，此不取者六。六者皆有礙推行國貨之實益，然則何爲而不正名（二月二十六日）

熱河戰局勝敗論

據各方所傳熱河方面陣線之推移，知數日來抗敵禦侮，猶爲偏師接觸，而主力之漸次交綏，纔始於昨今。

現代作戰之勝敗，判於主力軍隊作戰能力之存亡，以及國家其他一切力量之盈虛，初不以攻城掠地爲目的，亦卽不以戰線進退爲標準。以此論今日中日之戰，則頗有異同，述其著者，今日之局面，實際上雖無殊於兩國作戰，日本之最後目的雖在鯨吞華夏，然若竟至佔據熱河，則亦自成段落，故數十百里之得喪，固未足遽言勝敗，而熱河淪亡，卽不復許謂我國主力猶有數十百萬，謂國家其他力量尙多餘蘊，乃諱言曰未敗，此其一也。敵軍長處，在乎械之新銳，餉之裕充，訓練之精密，指揮之統一，故實力集中；我國長處，在乎耐寒以抗天時，耐飢以補人事。義軍陸續自東省來歸，土著夙稱強悍好武，敵愾同仇，誓拚血肉，故實力潛伏而分散；此而自正面作戰，我國惟有出奇制勝，否則勝算在

彼，不可諱也；故勝敗之數，不決於一仗，亦即無所謂何地何日之戰爲決戰，此其二也。敵國以黷武而國內糾紛愈烈，我國以抗敵而國內團結愈堅；敵國利在亟樹武功以陷國聯於絕境，我國利在久戰以待世局之進展，故敵以速勝爲勝，我以緩敗爲勝；敵將取勝於戰，我以不戰爲敗，彼能日進百里，而我能再北再戰，彼未謂勝，我未謂敗也，此其三也。信能追亡逐北，肅清熱境敵軍，此其爲勝，固不待言，勢有未能，則嚴陣以待，迎頭痛擊於彼進攻之時，而自多方面反攻於彼靜止之候，總期熱境之內，無日不戰，無時不戰，敵軍永永不獲高枕而臥；換言之，如東省以迄榆關，經年半而無正式戰事，則無論國土不加蹙，其實可謂我國日日在敗績之中；如淞滬之役，三十三日之間，砲火不已，肉搏不已，則無論自蘊藻浜退江灣，自江灣退廟行，其實可謂我國日日在勝利之中，熱河方面勝敗之分，猶是；此其四也。我國雖傷亡枕藉，但期前仆後繼，援軍紛至，不足爲敗；不然者，雖主力依然，但放棄熱境，全師而退，仍爲大敗而特敗，此其五也。明乎五端，可以觀察熱局矣。

前後方之將領與士兵，其亦首肯於上述之勝敗論乎？則前方再接再厲，後方抹馬厲兵，一息僅存之日，毋曰我心旣盡，我力旣竭，毋使域內猶存片甲，而曰熱河旣敗。後方之政府與民衆，其亦首肯

於上述之勝敗論乎？其將如之何以求我國之所謂勝乎？慰藉與策勵之函電，誠得發揚士氣，然可一不可再，再三爲之，受之者無取乎盛情，且將深惡於空言，舉國上下以空言相周旋，縱使前線歡欣，樂於用命，然終求制勝，則必不可得，必不可得也。（二月二十八日）

禁運軍火之抗議

自國際聯盟調解中日問題失敗而態度漸趨公正，禁運軍火之議踵起，以我人記憶所及，擬及本問題之最早者，猶爲聯盟外之美國。上月上旬，美國務卿史汀生氏將運往交戰國之軍火加以扣留一事，製爲備忘錄，越數日而倫敦國會之工黨議員及工黨報紙漸以此爲議論之中心，其後論者日衆，聲浪日高。其演爲具體問題者：其一爲上月二十日，美國胡佛總統行文國會，作禁止出售與運輸軍火至一切交戰國家之提案。其二爲上月二十七日英國西門外相在下院答復議員質問，宣稱英政府決定在國聯解決以前，即日起，不再發給軍火輸往中國或日本之出口護照。

自某種理論爲出發點而言之，應由世界各國根本停止製造軍火，遑論出售與運輸，更無所謂對交戰國或對華對日，顧今日之人類，何足以語此。

就目前之禁運問題而言之，可謂支離滅裂之尤，蓋謂禁運以維持和平，反對戰爭爲惟一宗旨，

則對於交戰狀態中之國家，早應斷絕其軍火之供給，何待今日而始發動，此不可解者一。若謂繫於國聯之態度，何以國聯未有此決議而英國單獨行動之於前，此不可解者二。若謂國聯報告書既已明示國聯之態度，斯不待決議而行之，但國聯報告，明明有是非黑白之分，何以禁運之下，中日遭同一之待遇，此不可解者三。於是知禁運軍火之動機，在乎制裁強暴，而今日所謂禁運，則與制裁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

誠如西門外相之言：『英國不能單獨取有鑒判是非之行爲，彼希望對於將來之行動，不久能獲得一國際之協定，』是英國亦既是認此舉之無關制裁，而將惟國聯之馬首是瞻。然考其實際，不僅無關制裁，抑且違反制裁之精神，雖曰期待國聯，實已違反國聯精神，良以對於中日採取同樣之待遇，與其謂爲對於中日加以同樣之壓迫，無甯謂爲對於軍火不足自給，而情勢亟須自衛之中國，限制其自衛之利器，坐視強暴之加以蹂躪，是對於中國壓迫特甚，助暴欺良，不與制裁背道而馳耶？况禁運辦法同時施之中日，行之國聯報告建議之前，猶有可說，謂是非莫辯，我中立也；今國聯之報告建議如此，而日本之不接受建議，且變本加厲作侵略戰爭如彼，則國聯之主要分子如英國者，雖

在國聯尙未決議引用盟約第十六條之日，亦早應有不容自居於中立之自覺，蓋盟約之精神始終一貫，不以約文之分條分款而打成數概，乃英國漠視此精神而爲之，猶謂期待國聯，不矛盾之甚耶？

我國民窮財盡，爲世界周知之事實，際此大敵當前，雖徒手肉搏，在所不辭，故英國禁運軍火，會不足挫我絲毫抗敵禦侮之勇；藉使英國之禁運，對日而不對華，我國究竟有無力量向英國購買軍火，亦猶絕大疑問；然不分是非黑白，而採取今日之辦法，則爲我國朝野所欲同聲抗議！（三月二日）

日僞沒收私產

亡國以武力以政治，滅種以文化以經濟，哀我東省三千萬同胞，雖中華民國儼然存在，而備嘗亡國滅族之痛矣。據華聯社一日長春電謂：

『僞組織今日開建國週年紀念，到會者十之八九是東洋人。傀儡溥儀，下令組織憲法調查委員會，日人築紫中將，駒井德三，田邊參議及鄭孝胥等二十三日，任調查委員，研究僞憲應具條件，然後指定起草委員，聞僞憲將翻譯日本憲法，略有加減，以便日後併吞。』

主權之不屬，憲法之謂何，蓋無非使傀儡備具五官四肢之形骸，完成賣國鬻身之任務而已。鄭孝胥之無恥，溥儀之玩物自甘，不足斥責，東省同胞之遭遇則大可哀也。顧猶不僅是，據路透社一日長春電稱：

『今日「滿洲國」在長春東京兩處，同時發表「滿洲國」經濟計劃大綱，該宣言謂「

「滿洲國」政府，鑒於私有資本制度，常發生種種流弊，故特對私有資本制度，加以必要之國家管理，務使國家之經濟前途，得以完善發展。該計劃中規定凡有關於國防及公用事業之主要工業，均將收爲國營，或由政府指定公司經營之。」

是加我同胞以武力與政治壓迫之不足，復自經濟制其死命。云何對於私有資本制度，加以必要之國家管理，此非沒收民間私產而何？云何經濟計劃大綱，此非經濟滅族方法而何？吮其膏血而絕之，古今中外之亡國滅族，蓋未有如是之速且慘者也！

三個月之前，日方傳播熱河湯玉麟主席以保全其東省之私產關係，既與日偽妥協之說，雖經事實證明其誣蔑離間，然日方之以此脅誘我國若干大老，則無復掩飾餘地；而無聊之輩亦受彼脅誘，方謂既擁巨資，無妨優哉遊哉其爲亡國大夫，并僥倖於尚有僞官僞職可期；更有喪心病狂之徒，以爲但擁巨資，則國雖亡而身不亡，失東省可也，失榆關可也，更失熱河乃至其他一切，但求不失私產可也。今試取鑑於國家管理私產之毒計，出之於私有資本極發達之日本，竟藉口於私有資產常生種種流弊，而悍然行之於尚在爭持中之東省，亡國大夫獨善其身之迷夢，其可猛醒矣乎！

或曰日僞無所求於小民，故奪其私產，若爲之鷹犬者，亦頗羈縻，假以辭色，非必烹戮也，則近有東省歸客語記者曰：

『武藤所居之處名曰滿洲全權府，有此五字，不待問而知滿洲之主權，屬於亨利溥儀或日皇之代表人武藤。鄭孝胥雖爲總理，然同一辦事處，竟懸兩牌，右曰國務院，屬鄭，左曰國務院總務廳，屬日人阪谷。夫世界之上，號爲國務院者，其所屬之總務廳，而竟有一獨立之招牌，則滿洲總理之爲鄭某爲阪谷某，不待辨而後知。質言之，滿洲之主權者爲武藤，而國務總理則阪谷而已。

『客曰，滿洲僞國雖有軍政部，部長張景惠，同時兼哈爾濱特區長官，一切師旅長之任命，皆出於軍政部總務廳之手，而各部總務廳長，皆由日人任之；往往軍官之任命，鄭不得預聞，竟畫黑稿而已，况張景惠乎？或詢以既有軍政部，亦有參謀部乎？客答曰：日人不許設故無此部，蓋調動軍隊之權操於全權府，故不令僞國另設參謀部矣。中央銀行除榮臻爲總裁與祕書二人爲中國人外，其全部行員皆日人焉，下至縣衙門中，無處不以僞日人爲參事官，猶之各部中之

以日人掌總務廳焉。』

叛逆祖國，認賊作父，而奴顏婢膝之生活，乃若是，且盛傳某也被殺，某也拘禁，皆偽國大官也，其生命且無保障，又安得倖免於私產之爲『國家』管理耶？（三月三日）

承德 失耶

昨夜據電訊，熱河省會承德，竟被陷落，其說猶待證實；且一省之存亡，既不以省會爲標準，熱境之國軍，亦未聞全部覆敗，故熱河究竟如何着落，猶不可知，但大勢可知也。數月以來，日人公然言侵熱，湯玉麟以抵抗自矢，中央政府以保熱爲號召，國民尤大聲疾呼，以爲甯失平津，必守熱河，乃交綏不過旬日，而形勢既若此，嗚呼！國事之至可痛心，甯復逾此耶！茲爲國土國權計，爲政府信用計，復爲應付外交計，應不問承德失守之可信與否，熱境國軍之覆亡與否，必須南北一致，以全國全部實力，向熱河境內之敵軍反攻；即使反攻失敗，即使反攻而失土愈廣，亦猶勝於唾棄熱河之後，儼然憑關而守也。而不然者，敵國野心愈熾，國際漠視愈甚，而國內怒潮亦未必視敵軍砲火爲弱，終於土崩瓦解，萬劫不復而已。（三月五日）

最聯代 表三國

我國出席國際聯盟之顏惠慶顧維鈞郭泰祺三代代表，忽向國民政府作一度之辭職，或傳三氏舌敝唇焦，心力俱瘁，故請退休；或傳三氏鑒於國際形勢繫於熱河戰事，日內瓦方面之活動，無關宏旨，故請解職；茲以國府之慰留，照常服務，是可告一段落矣。我國於國聯未獲實益，然代表團之努力，則與人共見，其勞績不可沒也。立國今世，公道既不可恃，國聯亦無能爲役，故僅從外交上門法，終無勝利之足言，三氏孤軍奮鬪，憂患飽嘗，視熱河爲中日問題今後焦點所寄，自有其灼見真知；但人類局處覆載間，利害關係複雜錯綜，則夏夏乎獨立國際之外，與世絕緣，亦爲事實所不許；外交功用如何爲別一問題，而外交機能究不容廢，矧在難國，三氏以外交長才，乃可愆然耶。抗敵禦侮，非異人任，要在全國全民，各盡職責，各竭智能，就力量之所及，作多方面之掙扎，前線將領誓盡一騎一卒，我人所欲期諸一般國民，期諸外交代表者，卽一般國民與外交代表所應自矢者，亦如是而已。（三月五日）

濃中燃 烟之料

以紙包火，如何不焚，冀以不焚，自欺欺人而已。今日之世界大勢，得毋類是盟約公約應有其偉大之力量，應視爲舉世之鐵則，顧乃於此危機四伏之際，世界政治家相率以空言相周旋，舞文弄墨於紙片之上，謂竟得化干戈爲玉帛，弭隱患於無形，其誰信之。如國聯之於中日問題者，委蛇復委蛇，閱十七月有餘，卒有報告書之通過，色厲內荏，而道貌儼然，無論戰事蔓延熱河，非報告書所得遏止，猶得以遠水近火解嘲；然各國所得求諸於己之禁運軍火辦法，或置罔聞，或行之而無分皂白，孳孳爲利，助紂爲虐，一紙報告書安得不成灰燼耶？我國抗議，未見進行，固爲國人所失望，其實抗議有何益處？今日之事，火燄已焚及所包之紙，惟有追隨世界的絕大謬誤之後，多造軍火以圖自衛，別無他法以圖倖存。故各國不爲中日問題主張公道，非不能也，各國未嘗求公道，世界亦初無公道也；各國不謀息遠東之爭，非不爲也，蓋陽稱和平，陰充軍實，彼雖欲自免於未來之世界大混戰中之一員，亦有所未能也。揭開一切，走遍天涯地角，何國何時不在備戰之中，謂不欲陷於遠東戰爭漩渦中者，非好和平，將作戰於遠東之

外，蓋整個地球概成濃烟中之燃料矣。（三月五日）

國策在反攻

承德不守，勢有必至也，事至今日，舉國痛心，在稍知內幕者痛心久矣。溯強寇攫我東省之後，對湯玉麟威脅利誘，詭謀百出；湯玉麟堅拒，既有所不敢，附逆亦無此決心，首鼠兩端，逡巡進退，彼不知有國，斯不知有敵，心勞日拙，委蛇漢賊之間，蓋僅知有熱河，熱河爲彼所有，故對內曰守土有責，媚外則取締義軍，維持其荒謬矛盾之態度者，閱一年有餘；政府當局非不之知，故當寇饑方張之時，屢作遣軍入熱之議，而湯玉麟悍然表示曰：熱防由我，犯境者擊之，不問爲誰家軍隊也。嗚呼！優容之於平日，則爲患如城狐社鼠；驅策之於急難，則又虞夫叢雀淵魚；於是國民怒號，政府狼狽，而熱河顛危矣。及東省義軍之退守熱境者，漸如潮湧，湯不能制，敵逆復視熱湯枯朽如無物，公然作逐湯攫熱之言，湯始知媚外之仍無以求容，會宋子文、張學良自北平至，抵掌而談，乃納衆議，故張學良、宋哲元、商震諸部之入熱境，猶在宋、張返平之後；湯部聞訊，復不甘居前線，屢經磋商，卒易以客軍，長途遠征，設防

未竣，而敵逆長驅直入矣。嗚呼！承德安得而不失，湯玉麟雖萬死足蔽其辜耶？

政府當局對此，亦自無所逃其嚴重之責難於天地之間。湯玉麟誠爲狐爲鼠，乃以不可薰不可灌而殉之以城社耶？敵逆誠爲叢爲淵，乃以戒懼於爲鷗爲獺，托金甌於魚雀耶？宋張赴熱，國人欣然，顧敵逆覬覦熱河，既非出之倉猝，勸湯後時，誰之責耶？嗚呼，大錯既鑄，責難奚益，國人今日所猶欲予政府以最後之機會者，努力反攻，以觀後效而已。承德雖失，熱河全土未淪陷也；湯氏雖亡，熱境國軍未覆滅也；况環熱省者，南有河北，西北有察哈爾，主持省政，綏靖一方者，各有其人，居常煊赫，孰不以軍權在握，今強寇操戈而入，則環而攻之，非異人任；命令之，資助之，鞭策之，又政府之責也。抑作戰熱境，既非局部問題，則責我一隅之師，抗敵傾國之衆，雖曰責無旁貸，然其他國軍豈容坐視；應如何使之共赴國難，効力疆場，又政府之責也。

熱河得喪之關係，本報既屢論之，不幸竟至於不保，則今後問題不在能否收復熱河，而在能否繼續作戰。原抵抗之說，適用於敵軍入犯之時，不適於國土淪亡之日，謂熱陷則抗之於古北口喜峯口，將何以異於曩日之所謂堅守熱河榆關；敵軍不入寇則聲言抵抗，入寇則棄所被寇而又聲言抵

抗於所未寇，四千萬方里不謂不多，經得幾回斷送耶？故長期抵抗爲過去之國策，而今日之國策應更積極而爲反攻，爲收復失土，對內對外皆有此必要，對敵尤有此必要，保境必戰於境外，乃不易之論，否則今日之河北，猶九一八以前之東省，昨日以前之熱河而已。（三月六日）

戰與亡之歧途

熱河既陷，蔣介石氏慨然北行，此殆國家民族與政府以及蔣氏之最後掙扎，亦卽以決死爭生存之始歟。

今日之局勢，乃爲戰與亡之歧途，惟有率全民爲戰士，拼全國爲戰場；戰一日，活一日；不戰則精神上事實上俱爲暴日之征服者，進不齒於國際，退無以圖自全，國亡而已，族滅而已；斯惟有戰，抑又何所顧恤流戀而不戰耶！

以蔣氏之爲人，此行宜必成竹在胸，祇以無所表白，我人無從知其崖岸，是以不能不復爲蔣氏贅言之者：國家存亡，初不繫於一人之身，然以職權關係，君不戰，孰能戰？戰之力量雖在全國，將以君之無作戰決心而全國力量等於零，此年半以來之所以喪師失地於潰退也，奇恥大辱，孰能忍之！然國民奮發至極度，仍求自拔而莫由，求自拔，非視君如障礙，卽奉君爲領袖；兩個極端，其間絕無容與

翱翔之餘地，而事實上君固爲領袖無疑。惟君爲領袖，故憤激徬徨之今日，或舉國共赴國難，或舉國束手待斃，將惟君之馬首是瞻，束手待斃則必亡，是亡於君之不戰；共赴國難則或亡或不亡，亡者亡於敵，不亡者存於君之決心作戰。今君北行，實一馬當先以趨於戰與亡之歧途，君固何擇，江東父老引領翹企於君之後也。

我人甯不知作戰之吉凶，甯不知國家未許作孤注，甯不聞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遺規，甯不聞當局亦頗有復仇三五年後之籌備；誠使當局早以事實證明抗敵禦侮之決心，而東省與熱河之地人民軍隊財富皆犧牲於血戰，卒以力不敵，雖屈服以待之三五年或十年二十年後可也。不幸東省之失，不失於戰敗；熱河之失，又不失於戰敗，號稱抵抗之結果乃若是，則今日縱使以戰之凶多吉少而不戰，縱使不作孤注而暫保半壁江山，然卽此三五年間，當局將何以收拾渙散之民心，將何以施政，將何以立國耶？夫和戰之國策，原屬權衡於利害之兩途，今則實逼處此於一戰而不容徘徊，是我人更無疑乎蔣氏北行之以作戰爲己任也。

其實戰與亡之歧途，更無待國人之審擇，彼以兼併亞洲大陸爲國策，一也。彼取熱河如探囊，足

以增進其侵略狂熱，二也。我國設防灤州，彼即增兵榆關，以取敵對之姿勢，三也。彼宣稱以長城爲界，更欲以長城內外爲所謂『自衛區』，四也。張學良原爲彼目標之一，蔣之北上，尤爲陷我於羣龍無首之新目標，五也。如是則安得而不戰，惟戰之終不可免，故虛言抵抗如熱河者，不足紓難，且以自誤，若徒抵抗於彼進犯之時，是予彼以從容調兵遣將，準備侵略之機會，終不免於戰，惟有立即反攻而已。（三月八日）

抗敵禦侮之最後階級

張學良以昨日辭職邀准，擺脫權位而下野矣。其爲人，其行事，無取乎更加論列，獨軍事委員長蔣介石際此顛危之候，挺身而出，親掌軍符，以與強寇相周旋，其衛國抗日之決心，因是而昭然與世人以共見，是則舉國所欣聞，抑亦國民人人所應痛切自覺於時局之愈形緊張，責任之愈益嚴重者也。

自九一八迄今幾年有半，外患內憂，如波浪之相逐；民間情感，亦自激昂而悲憤而鬱抑而消沉，終於麻木。迨熱河失陷，幾相俟以偕亡，蓋其間政府之表示，處處予人以懷疑，政府之作爲，事事予人以不滿，於是國民舉一切罪戾歸諸政府，而自欺以無所內疚之準亡國奴。嗚呼！因果如環，政府在今日以前，自多不得辭其咎者，顧國民又豈得自外於責任耶？

往事不足論，今蔣軍委長之奮然自當其衝，全局情勢，必爲一變，蓋今後若依然止於抵抗而不

謀反攻，則日本非無畫界長城之說。卑躬屈節，守闕抱殘，張學良優爲之，何必蔣？若聲聲抵抗，節節放棄，則湯玉麟且優爲之，更何必蔣？若曰不然，此舉僅以去張，則張之不足自保其祿位，縱屬大快人心，然蔣何所持以服衆，何所持以自保其權威耶？日前本報既論之，國事已至戰與亡之歧途，而蔣之北上，亦明示日本以新目標，是足證已有戰之決心，抑雖欲不戰而不可得也。

國人乎，此非一人之戰，非一地之戰，非一時之戰，至少在敵國方面必自此而視爲舉國持久之大規模作戰，國人應如何旗鼓相當以赴戰乎？馬占山、蘇炳文以及義勇軍之崛起塞北，轉戰東省，國人予以無限同情，而實質之應援不厚，猶得諉爲強弩之末，遊擊之羣，未足有爲，勞而無功，不如其已；募捐救濟東北同胞，集款充實空防飛機，國人亦予以無限同情，而實際之成績甚渺，猶得諉爲緩不濟急，顧此失彼，救亡大計，別有所在；如是云云者，既甚可疑於同情之誠僞，民氣之虛實，愛國熱忱之有無矣。然亦未始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若至今日，爲我人夙所懷疑與不滿之政府之中堅，武功最著而爲舉國軍政唯一領袖之蔣氏，與國民採取同一態度，立於同一戰線，奮不顧身，實行抗日，國人其必共認勝敗存亡，在此一舉，而愛護國家，志切報國者，其必立即貢獻其全力於此愛國報國之最

後機會歟。

我人欲爲南北將領一言者，君等半年以來，或表示不嫌於國民政府，或表示不嫌於蔣氏個人，振振有辭，國人聞之熟矣；或表示枕戈待命，或通電請纓，慷慨陳辭，國人亦聞之熟矣；今既至實行抗日之最後階段，宜無復不可捐棄之嫌惡乎？宜無復不可開拔之隊伍乎？精誠團結，共赴國難，此其時矣乎？

我人猶欲爲赤藉同胞一言者，君等嘗宣稱南京政府若與日本帝國搏戰，則在湘贛諸地畫地相安；君等又嘗於十九路軍赴閩之時，宣稱不與忠勇將士對壘，乃先期引退；言猶在耳，今應如何？半年以來，舉國力量之消磨於湘贛一帶者，不謂不多，對內多耗一分，即對外削弱一分，皆我族類，豈有異心，其豈相煎，同歸於盡，孰利孰害，何去何從，君等其更深思熟慮之乎？（三月十一日）

日 挪 英 本 揄 法

日本軍縮代表團突於本月八日，通知軍縮會議主席，謂日本因遠東最近之事變，深覺不得已，須將軍備擴充云；同時復通知國聯祕書處，謂日本與國聯之間，以滿洲事件發生見解之不同，故將退出國聯；關於軍縮者，仍願與國聯合作，但日本實有改組其軍隊之需要云。其後尙無續報，國聯與軍縮會議將如何應付，固不得而知，英法則已愕然矣。其實英法諸國不愕然於日本之侵略我國東三省，便不必愕然於日本之要求擴張軍備；英法諸國不能引用盟約，制裁日本，更何必限制日本之實行擴張軍備；日本悍然爲之，英法奈之何哉？今之參加軍縮，通知國聯，其意蓋兼威嚇與揄揄而已。盟約失效，國聯終必解體，軍縮豈有成就，圖窮七見，軍備之競進，蓋即在目前，和平和平，僅爲頭破血流，折肱斷股者在後方醫院中所作之幻夢，英法瘡痍未復，傷痕斑斑，憧憬於幻夢，而嗜慾已張，日本則爲歐戰中之漁利者，別有其幻夢而惟恐天下之不亂，攫我東省，初試其技而已。（三月十二日）

全國實業調查

去年七月，實業部發宏願作全國實業總調查，委由國際貿易局主持其事，今以其第一期第一步之成績問世矣。其全部計劃分四期：第一期自江蘇省起，循序而浙江湖北河北廣東等共五省，第二期爲安徽等六省，第三期爲廣西等十一省，第四期爲熱河等七省區。第一期期以兩年完成，蘇省調查已編纂出版，曰中國實業誌，而繫以省名，都二千五百餘頁，其內容之豐富，蓋可於頁數見之；洋洋大觀，國內調查報告書所尠觀也。如此鉅帙，我人不遑涉獵全書，但讀陳公博部長之序文而曉然於調查之動機；讀何炳賢局長之序文而曉然於調查之計劃；讀朱義農、侯厚培二主任之序文而曉然於調查之經過；三序極有價值，皆值得一讀；而別無浪費紙墨之序文與題字，是足表示實事求是之精神，卽此亦得推定全書爲最可信賴之參考書無疑。定價七元，雖購作案頭裝飾，亦可珍而未謂貴，誠使依次舉辦，克竟全功，二十九省區共得二十九鉅冊，陳何朱侯諸君此生爲不虛矣。據述江蘇省之調查耗四個月，可知用力之勤，然推之二十九省區，非十年不爲功，是最後西藏調查出版之日，江蘇且有重行調查之

必要，周而復始，所謂全國實業總調查者，其本身價值，以時間空間之推移，將永遠不能立於一條水平線，是大可惜也。安得國政入軌，省治昌明，由實業部確定嚴核之標準，責各省以忠實奉行，同時分工舉辦，則所耗精力物力之總量相同，而所獲不可同日語矣。（三月十二日）

集中作戰

軍事委員長蔣介石氏自當抗日作戰之衝，中央直轄軍隊若干師先後馳赴口外交綏；張學良氏所部十六旅以順承王府會議之結果，編作四軍，除以于學忠王以哲萬福麟等宿將爲軍長外，苦戰榆關，夙著智勇之旅長何柱國將軍，亦由師長而擢爲四軍長之一，四軍統歸何應欽氏指揮；此前方之新局面也。此外如閻與蔣晤，當有積極之計畫；粵中亦抽調精銳，集中韶關，尅日北上，參加作戰，此後方發動之尤著者也。打開鬱抑沉悶之空氣，勃然形成新局面，全國軍民其毋以爲有熱鬧戲可看，要知自此人人既爲壯烈序幕中之一員，無所逃於天地間也。

應敵戰略，宜非評論之資料，顧有一端，竊以爲務必全國體認，而不容絲毫懷疑者：卽我國陸軍，號稱二百萬，散處域內，各有職守，此次除極少量必要之隊伍留駐內省外，實應全部併赴北方，聽候調遣。蓋自秦皇島石門寨，沿長城，迤邐熱境而至察哈爾之多倫，更北而達黑龍江頭，戰線不謂不長，

若作有效之反攻，大規模之戰爭，所需軍隊，爲量至鉅，此其一也。新式砲火之下，犧牲必衆，故必前仆後繼，再接再厲，始克奏全功，不有多兵，殆難勝此，此其二也。軍器之相形見絀，無可諱言，是惟有以多方面多量之隊伍，分彼軍器之勢，此其三也。敵國社會之迄今未至劇烈動搖者，侵略暴行任之常備兵，其綜數二十萬，估計其已經動員入寇者既逾半數，我國亟應竭力壓迫之，使彼預備兵後備兵渡海而來，裨彼農工商業以及一般社會直接感受贖武之痛苦，是亦非我國臨之以優越之數量不爲功，此其四也，是舉二百萬集中北方不謂過。

至於所謂極少量必要之隊伍，留駐內省，尤必明認此所謂必要，非指抗日之必要，我國沿海沿江，門戶洞開，絕無國防可言，渺小之要塞，脆弱之砲臺，根本不足言固防而却敵；縱使以二百萬大軍密布沿岸，仍無以制止敵國海軍空軍之摧殘，故抗日不至北方而謂留駐各省以抗日，其爲欺人之談無疑。抑日本對於亞洲大陸雖有無限野心，但目前爭持之關鍵，實限於東省與熱河，東省與熱河而長陷敵手，我國終必不國；換一方面言之，我國直撲東省與熱河而光復之，則日本雖佔領我沿海沿江，事實上絕不容彼攫爲己有，况盡佔沿海沿江爲不可能，摧毀尤必終有其極度耶。若曰不然，北方兩

軍已作背水之陣，蔣軍委長獨當抗日之衝，各省猶徘徊於衛國與守土之間，則終予敵人以各個擊破之機會，卒至國不衛，土不守而已。故應敵之戰略如何，雖不必論，而集中軍旅，以全力與敵周旋，爲不易之論也。（三月十四日）

英美之新決定

最近國際間關於遠東之新決定凡二事：英國政府宣布取銷軍火運往中日之禁令，一也；美國通知國聯，應允參加二十一國諮詢委員會，二也。

我國對於英國曩日決定之軍火禁運遠東，嘗指摘其不分是非善惡，同加禁運，是無殊阻遏被侵略國之自衛，亦等於放縱侵略國之肆暴，違反國聯精神，莫此爲甚，故主張由我國朝野，作嚴重之抗議，乃抗議寂焉無聞，而英政府卒以取銷禁令，是可喜也。雖然，據英國樞密大臣鮑爾溫氏所向下院宣稱者，禁運之辦法，初望各國繼起做行，不料莫爲響應，今英國鑒於單獨禁運之無益，故變更初計而撤消之，今後英政府仍將繼續努力，以冀各國協力爲之云，是撤消禁令者，非以其不分皂白而改弦更張也。

我國對於美國新總統羅斯福氏繼續胡佛總統之遠東政策，以參加二十一國諮詢委員會者，

表示與國聯合作，共同排解遠東糾紛，當然視爲至可欣慰之措施。雖羅氏當選後，於文告談話之中，屢已吐露其意嚮，然以行動證實其意嚮者，此猶創作。自此二十一國諮詢委員會擴而爲二十二國，不但數字之增進，可作力量增進之徵，而美國在國際尤有重大砝碼之觀，則國際之所期待於二委會者，與夫二十二委會之所可供獻於國際者，更見強健無疑。雖然，美國有其重要之保留案焉，即任何決議，美國得行動自由，而不受束縛，即所謂與國聯合作者，究屬如何方面，如何程度，非待未來之事實爲之證明，舉未可知也。

國際問題之進展，自有其不可避免之紆迴曲折在焉，故居今日而遽於英國之不單獨對日禁運軍火，美國之不澈底與國聯合作，視爲失望，可謂失之太早。蓋猶以英美今日之行動，而遽引爲二國厚我而樂觀，過猶不及，皆非也。率直言之，國際在九一八之後，於去年三月之前，猶有若干表示，顧亦瞬息如廢紙，此外在本年二月二十五日通過報告書併所附之建議案之前後，以迄今茲，可謂絕無作爲。英國撤消違反盟約精神之軍火禁令，視爲積極糾正其錯誤可，視爲返於消極又何嘗不可。美國參加二十一委會，視爲進一步之合作可，以其保留條件而視爲毫無誠意又何嘗不可。總之，判

斷是非善惡之報告書外，別無一物，報告書除白紙黑字外，又別無一物，我人確亦是認各國之好意，但好意之外，又有何物耶？嬉笑怒罵，只是表情；擒縱進退，只是姿勢；做盡種種，依然寸步不移；英美之新決定，亦猶是耳。

足以推動國際之力量無他，遠東猛烈之砲火而已，鮮紅之血光而已；熱河之醜劇而搬演不休，國際且將報我以冷笑，抑我國更復何顏以搖尾乞憐於國際，况所謂推動耶！（三月十五日）

航空協會與空防運動

中國航空協會自三月一日起，徵求會員，以會員所繳會費，作為基金，基金專供辦理航空之用，而以發展航空，充實國防，統一民衆一切航空事業為主旨者也。徵求期以兩個月，報告分為六段落，隔昨為第一次成績報告，計共募二十六萬餘元，最後成績不可知，但以時日積之，當可百萬有零；以次數積之，當可百六十萬元。第一次參加之人數未見發表，以普通會員為準，參加者當可五十萬人以上；以上海之本國人口為比較，平均人任約四角不足。以敵機所予國人之教訓，航空運動之成績宜不止此，顧以市況之蕭條言之，得此既屬大不易；獨如天廚廠者，創立迄今不足十載（按為民國十二年五月），資本僅五萬元，而獨捐十一萬（昨報載十萬，未是），是則至足稱道，國民從事實業之最高趣味，謂非竭力自効於國家急難之際耶。

自航空救國運動之勃興，舉國風動，假以時日，必有成效可觀；然航空救國，非即購買飛機之謂；

所需飛機，非僅以翱翔雲霄爲唯一條件；無的款則募集，有基金則購置，猶必攷求各國經驗所得，何型何式，爲衆長所集，爲運用計，爲修繕計，爲補充計，非統一不可也。飛機效用不一，或任重，或致遠，或事偵察，或事爆發，或施重彈，或佈瓦斯，究竟我國目前之空防，孰爲最要，孰爲次要，孰需多量，孰備一格，非全盤支配不可也。駕駛或不難，亦須訓練；修繕或不難，亦須教導；顧空中指揮之上中級將校又復如何，是非可倉卒羅致之於海外者也。空軍戰於上，陸軍戰於下，如何聯絡，如何互助，是非徒練空軍爲既足者也。空軍場地必爲戰略而選擇，空軍燃料必防意外之封鎖，此尤創辦空軍之命脈所繫也。凡是所舉，非示其難，况非智慧能力所不克勝，國人當不聞而氣餒，要在曉然於集款大不易，而集得鉅款，非卽萬能，有待相輔並進者，關係之方面極多，政府當局暨航空協會其必周思密慮乎？國民於慷慨解囊，助成航空建設之外，其亦別求致力航空事業之道乎？

抑今日航空協會之主旨，以充實國防與發展航空並舉，空防設備，不盡在空間，不聞東鄰舉行防空演習，預算達四百餘萬之鉅，大部不耗於空間，而耗於地上乎？又不聞日人戒懼於美俄之空中襲擊，彼荒木陸相告慰之曰：數月來日本人民與陸軍當局貫徹合作，作抵禦天空攻擊之操演，故日

人亦能在地面自衛云云乎？是航空協會以贊助政府，充實空防自任者，不惟購置飛機，而國民之應參加空防者，尤不惟納款已也；事未可責協會以獨任艱鉅，然規畫之，倡導之，予一般國民以多種之機會，與多種之智能，協會其亦責無旁貸者歟！（三月十七日）

迎汪精衛氏並論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汪精衛氏去年以熱河告急，事與願違，於八月上旬提出辭呈，嗣經各方挽留，會宿疾復作，乃以十月下旬請假赴歐，昨始返國抵滬；迎之者多不遠自南京來，濟濟江干，足徵物望；而汪氏發表談話，謂肝病未愈，且行政院負責有人，未欲回任，但將奉職中央黨部，翊贊中樞云。中國政家之出處，輒極盤旋之致，以汪氏性格，雖不可一例論，然終於如何着落，亦有未許預言者。

汪氏遠行於熱河已危，中央舉措未定之日，而歸國於熱河既陷，中央誓復失土之時，應如何鞠躬盡瘁，力疾從公，朝野相率，引天下國家爲己任，今乃示人以逡巡，是豈國人所期於汪氏者哉！

我人未欲以汪氏就職前後之國府政績作比較，又未欲以汪氏去國前後之國府政績作比較，顧以國家現狀之顛危，不能不責衰衰諸公共赴中樞，各就厥責，爲國宣勞；姑無問事功如何，但能昭示內外以國破家亡，亦必死在一處，則所以振作全國之民心，鼓舞前敵之士氣者，其功亦不可沒矣。

若只就行政院長而論，對國對民，負責獨重，於其去就之際，尤必昭示內外以何所爲而來，又何所爲而不來；若曰來無所爲，不來又無所爲，則天下後世謂此職何如職？此人何如人耶？

抑就國民之見地，將無問今後行政院長之爲誰何，顧責望之十百倍於平日，其情則一。蓋抗敵禦侮，斬將搴旗，責在軍旅，然敵方以傾國之師，入寇我土，頃得情報，復稱日軍部於十五日通令全國各地軍事機關，實施戰時徵兵制，自此彼全國將陷入戰時狀態，則我國之所以對抗之者，亦非武裝同胞所得獨任其艱鉅；卽以既往年半（自九一八以迄今日，恰爲一年半）之喪師辱國而論，國內之種種弱點，亦應與武裝同胞分任不戰政策之咎；凡此弱點，今固依然存在，補救之者謂猶在軍旅而不在行政院耶？今日之國策而爲偏安關內，則國亡無日，萬事皆休，將無所謂行政，更不必談院長；而不然者，死裏求生，百折不撓，勝亦戰，敗亦戰，則無論勝敗進退，行政院對於戰線前後方，卽負莫大責任；况勝敗進退之數，繫於軍旅者半，繫於行政者亦半；如財政如何安排，金融如何維持，軍糧如何供應，民食如何調節，運輸如何貫通如脈絡，生產如何適合於作戰，救死扶傷，生聚教訓，舉無一而非戰時行政之新責任。若夫獎進賢能，懲儆貪黷，扶掖循良，鋤除強暴，必先示人民以國家之可愛，然後

責人民以自効於國家，是尤行政首長之天職，而尤不容疎懈於戰時者也。若三軍用命，所向披靡，而卒挫敗於內部之弱點，行政之乖方，此可痛心，視不戰何若？視戰敗何若？嗚呼！國民何欲問行政院長之爲誰何，願必負起後方之全部責任，是則國民所嚴重注視，而不容絲毫苟且寬貸者也。（三月十八日）

義軍教訓之勇

熱河失陷之後，頗有指摘及於義軍，而引爲詫異者；其實義軍任務，原不在正面作戰，正規軍隊而能肉薄交綏，更輔以義軍，自屬相得益彰，正規軍隊望風而逃，義軍安得不退避三舍，退避之不速，徒爲逃軍之累，蓋事有所必然；指摘之者，奢望義軍以肩負過當之責任之過也。顧於此有足引爲教訓者，暴鄰入寇而後，國內有志之士，投筆從戎者時有所聞，其志切從戎而靜觀時會者尤不知凡幾，是皆國家元氣，至足稱道者也。此其人，視東北健兒之身手何如？一朝身臨火線，大敵當前，謂必功能逾於今日以前之義軍，誰能擔保之？夫爲國捐軀，乃人民天職，成敗利鈍，初非所計，然在可能條件之下，亦必以最低度之犧牲，換取最高度之效率爲原則，則大好頭顱非謂砍了便算了事可知也。求其不徒砍，嚴格之訓練尙矣，義軍最大弱點，端在於此，倉卒揮戈，不成行伍，徒恃血氣，如何當大敵耶？懲前毖後，同胞知所急務矣乎？（三月十九日）

懲貪具 治污文

中央政治會議以制定臨時懲治貪污條例，有長官連帶處分，保人連帶負責，沒收分外財產，獎勵人民告發等規定，涉及官吏刑事制裁，究應另制特種刑法與否，諸須考慮，爰由國民政府交由立法司法兩院核辦，後文如何，且聽兩院裁決。

我國既有刑法，復有懲治盜匪暫行條例，懲治綁匪條例，懲治土豪劣紳條例，禁烟法，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凡此種種，皆刑事之特別法。以盜匪土劣視貪污，我人甯以貪污之禍國殃民爲遠逾於盜匪土劣，度長挈短，則別爲貪污制定峻法嚴刑，實不爲過，更從政治方面觀察之，貪污而不能肅清，此其危害黨國者，尤甚於敵國外患，是特別法既有可援之前例，復有迫切之需求，中政會何所惑而重加考慮耶？抑我人亦有不能無惑者，法令如毛而上下弁髦之，雖多奚益，今不以刑法規定之不足以蔽罪人之辜，復不以罪案之特殊情形爲普通刑法所未能包舉，徒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從而制定法外之法，此所謂特別法者，其本意亦渺不可求矣。况徒法不能自行，刑法幾於失效，特別法何能獨善，既成之特別法且如具文，檢察官監察院亦如虛設，則更制懲治貪污條例又何

爲哉？
(三月十九日)

時事新報評論集

締造國家武力之機會

近數年來，每逢軍人領袖之去職，旁人輒加以種種推測，曰其部下有無動作，是否甘心；在外患之際，更須慮及其前方陣線上之將士，聞主帥易人，是否不生變化；此種憂懼，近世各國所俱無，而爲吾國所獨有，蓋積二十餘年之戾氣使然也。

張學良氏臨去之日，召其部屬而告之曰：『你們是爲國家服務，不是爲學良個人服務；你們服務蔣先生，就是服從我；你們對不住蔣先生，也就是對不住我。你們或者怕地位動搖，而生出一種不安的心理，但是你們若是盡忠爲國，蔣先生一定仍然重用你們。』張氏爲世詬病，而其臨別贈言，殆爲國人所欣聞，然霞飛元帥去職，福煦代之，無待霞飛如是訓誡也；本莊去職，武藤代之，無待本莊如是訓誡也；何也？其軍隊夙能認識爲國家服務也。

歐洲國家之軍隊，所以一心爲國服務而不以個人之去留爲意者，蓋有三故：一師之擴張，經費

動以數百萬或千萬計，須待國會通過方能成立，苟國會不予同意，雖陸軍當局堅持其議而不得進行。日本嘗因增師而解散議會，其顯例也。吾國何如？成師之命，爲中央軍事當局寵幸某師長某旅長之表示，由旅而師，由師而軍，若爲家常便飯然，軍隊與國家與民意全不發生關係，此私人軍隊所以養成者一。歐洲國家之軍事，行政由陸軍部主之，其徵兵也，陸軍部之事，非師旅長之事；其發餉也，陸軍部之事，非師旅長之事；其養成將校也，任命將校也，皆陸軍部所專管，非師旅長所能越俎代謀，吾國又如何？軍需給養，以直接徵之所駐地方爲基礎，黜陟升遷，視陸軍部如承轉機關，太阿倒持，此私人軍隊所以養成者二。和戰無不以利害爲本者也，國家之武力，以國家爲本，故和戰也爲國家；私人之武力，以私人爲本，斯輒爲私人而和而戰，有戰斯有勝敗，私人愈勝而私人之權威愈高，國家意識當然愈低，安得而不終爲私人軍隊哉，此其三。

二十餘年之內亂中，除日德青島之戰，與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以及日本出兵山東，此外可謂無甚外患，故我國之需要私人軍隊與外國接仗，實以九一八事變爲破天荒第一機會。乃一經碰磕，驟喪五百餘萬方里，論守土則國家之軍隊安在，論責任則國家之綱紀安在，東省之事既未許諉之倉

猝，熱河之事，尤不容視爲突變，而卒至一籌莫展者，曰有所顧忌，未便輕動耳。當痛苦切膚之際，奇恥大辱之餘，非不義憤填膺，奮志揮戈，及不同系統之軍隊集中，則又以服裝餉給之相形而不平之意氣生焉。私念潛滋，國家觀念汨沒，責以殺敵致果，豈不難哉。於是知私人軍隊與國家之不兩立，軍隊而屬之私人，國家必亡於敵人，軍隊不能化私爲公，國家萬無圖存之望，而公私之辨，要在主帥示人以公忠體國之誠，將士瞿然於覆巢累卵之懼，無分畛域，奉軍令於一尊，不辭艱苦，爲國家而服務，轉移方寸之間，與邦多難之日，是二十餘年來所求之不得者，茲又破天荒之第一機會也。（三月二十日）

國民之矛盾

行爲之陷於矛盾者，或忽於不察，或病於無知，或惑於威脅利誘，其理或有一是，或屬皆非而必有一非，是者以矛盾而消殺，非者以矛盾而益謬，務求是，務求所以實現是之力量之不消殺，則務以至勇發見矛盾而糾正之。

國家乃整個之有機體，故國家之意識行事，必上下和諧合一而不容支離滅裂，然後可言應付國際。徵之我國現象如何，無論爲政府爲國民，爲交涉爲和戰，或言所不能行，或行遠距所言，或此行彼止，或此止彼行，交相責難，交相疑忌，其間何一而非由於矛盾耶。盡全國之力，能否自拔於大難，猶爲問題，乃以矛盾消殺其僅有之力量，是大可哀也。

以今日之局勢言之，對於國聯之期望，藉曰不絕如縷，顧亦日暮途遠。頃接羅馬消息，且謂意相莫索里尼對英相麥唐納與西門，提議以英意法德四國爲中心，爲國聯謀新生命。無論其含義是否

今後之國聯，將實現其僅爲歐洲之組織，而置歐洲以外之問題於不問；抑將先解決歐洲之不安與糾紛，然後發揮國聯之力量於世界，雖不可知，然由前之說，國聯自絕於遠東，我人應不復作何癡想；由後之說，河清未可遽期，而我國之大患迫於眉睫，然則依恃國聯之念，必澈底拋棄可知也。

直接交涉爲當局所否認，非不爲也，蓋有所不能，對外然，對內亦然，悍然不顧一切而爲之，則敵軍強佔我四省，有何交涉之可言，謂爲交涉，舍屈服別無他道，既不屈服，便無交涉，無交涉則戰耳。

戰於長城內外，炮聲火光震寰宇矣，大勢所示，積極反攻，收復失土，殆有難言，而交綏失利，亦必步步爲營，再北再戰；是無問我國有無計劃，計劃之終極爲何似；無問敵方如何野心，野心之成就爲何似；而長城一帶之在戰時狀態者，且將持續相當悠久之時間。彼攻則我守，彼守則我攻，問題不在勝敗進退，而在持久之力量之強弱，易言之，誰有偃旗息鼓之必要，則誰請罷休耳。

由是言之，彼此相爭者，首先崩潰之爲誰屬而已，我國應力謀毋先崩潰，同時促對方之先我而崩潰，目的在此，所相勗以致力者亦在此，彰彰明甚也。故蔣軍委長之駐節保定，宋哲元氏之苦戰喜峯口，我民鼓舞之，策勵之，乃據日方報告曰，一月份日本之對華輸出爲日金九百萬元，二月份之輸

出爲五千九百萬元，嗚呼！此其矛盾爲何似耶！試思彼所輸入我土者爲何物，非原料與人工之總積歟？一方促彼崩潰，一方資以給養，是惟恐我國財資之不竭，而又惟恐敵方維繫之不久也。民間不能自制，不能殺敵，且資寇糧，復何責於當局之不反攻；前線將士聞慰勞而欣然者，不將以聞通商之持續而氣短；持續通商謂爲威脅利誘所致，殆有未然，則自茲察所不察，知所未知而幡然改圖，其爲全國同胞所應自引爲職責者歟。（三月二十一日）

民族生存與小己

『今日最大之問題，不惟抗日，而爲中華民族求生存之問題，故必中華民族有求生存之自覺，及備具生存之條件，而後能抗日。』此汪精衛氏隔昨在中央黨部紀念週之演辭也。其言甚是，顧我人猶欲爲同胞進一解者：自各方面觀察我族求生存之本能，實駕一切異族而上之，頻年天災人禍，而社會事業不絕其滋長，此其一例。以各國產業之發達，失業猶成絕大之政治與社會問題，非得逐漸解決之途徑，其國家與政府即不免於岌岌可危之象；我國失業者不知凡幾，由來亦既甚久，其嚴重性乃不見其若干倍於他國，且似不及其什一，此其又一例。日本侵略我東省垂三十年，竭其政策的獎勵之力，移民不足三十萬，其中猶以直接間接服務於半官機關者爲多；我國之政策既不足道，而東省之確爲我國領土者，以得力於三千萬同胞自動的移殖者爲多，此其又一例。僑胞之至南洋，始也絕無憑藉，終則稱雄一方，此其又一例也。自此數例，具見我族求生存之本能，其偉大雄厚爲何

如然自別一方面觀察之，不顧法律而爲匪，不問主義而投共，國仇雖深而奸商之活動依然，禦侮之際忽倒戈以敵宗邦，（據昨日某方接北平電，劉桂堂得敵方賄百萬元，砲三十尊，鎗萬挺；崔星五得賄萬元，鎗三千枝，彈七十萬發，遽變節附敵逆，倒戈相向，爲敵前驅。）凡是者，無論我人將加以何種唾罵，但挾彼輩之肺肝而解判之，詎無若干求生存之成分隱現於其間耶？謂爲非我族類，事有未然，於是而知求生存之自覺，與夫備具生存之條件云者，問題不在萬千小我之各自攢動，而在理解小己之外，猶必知整個民族之爲大我。小己之求自存，我族優爲之，顧以小己爲本位，進求大我之生存者，其事例蓋不多觀，國勢凌夷，豈徒然哉。茲以汪精衛氏之言，我人尤感大聲疾呼之不容再緩，即小己之謀生存，幸而光明，固足稱道；不幸而黑暗，亦無礙其自身之生存，然以大我之利害判斷之，輒爲害羣之馬，其事例尤不勝舉，若曷以犧牲小己，以自效於大我，是爲我族最需要之精神，亦最所缺乏而有待培養者也。

故今日所患，不在族人之無求生存自覺，而在不知大我之存在，不知小己與大我之關係，惟小我生存之自求，於是無悖於大我者，固爲人稱道，而與大我利害相背馳者，亦觸處而皆是也。觸處與

大我背馳，是小己所優哉遊哉者，輒陷大我於絕地，非不自覺，自覺小己而不自覺大我，非無生存條件，爲小己而不爲大我，救亡圖存，要在擴小己爲大我而已。（三月二十二日）

議兵制

日前本報指陳軍政，謂必將舉國軍旅，化私爲公，而後可期以爲國効命，軍閥與國家蓋不兩立也。頃有園君者，投書記者，略謂：

貴報社評締造國家武力之機會，所論一切弊病敗象情形，其結癥所在，蓋爲募兵制所產生。所謂霞飛與福煦之交替，本莊與武藤之互授，不若我國將帥之更迭者，亦係募制與徵制之異果。以中國之社會景象，政治情形，以及一切歷史之遺毒，若不立行徵兵制，則尊論之一切病象，雖越百世而難改，而中國亦斷乎不可救藥。先生思之，以中國一般軍人之現象若斯，雖對日戰事告一段落，將來亦安能蛻化爲國家之武力耶？今之軍官，悉由私人之豢養，而爲武力基礎之士兵，非被社會遺棄之無告貧黎，卽係社會間戾氣所鍾之不逞分子，故非代以徵兵制，其武力不與民衆發生濃厚關係，亦不與國家發生密切聯鎖。走邇溷跡政曹，默察內心一切，自信所

見之真切，故深望成爲有力輿論，力促實現，雖現象祇有待諸日戰告一段落之日，將舊有陸軍，悉數編遣，或墾殖，或實邊，或導淮築路開礦等等，一面即行徵兵制，則或國家能得一線希望歟。

此君所論，自有所據，原徵兵制之長處，以士兵與國家社會，有先天的深切關係爲一端，而國民對於國家所負兵役之義務，亦因此而建樹其公允之基礎，故徵兵制在原則上爲當然之辦法，謂我國亟應採行，宜也。雖然，亦有未可一概論者，現代軍務，漸趨專門，執干戈，成行伍，可以責之壯丁，而軍隊作戰之能事，初不止此。不憶十九路軍禦侮淞滬之日，形勢武器，憑藉懸殊，而卒能相持月餘，屢摧強寇者，以敵愾同仇之心理，充塞於能征慣戰之士兵，視彼徵自田間，驅以効命者，其素質自有不同，戰績彪炳，非偶然也；則謂徵兵必愈於募兵，非自任何觀點立論，皆可成立也。况就軍隊生活之本體言之，除技術上之訓練，頗以增進各個兵士之本能爲可珍外，尤以服從爲重要之美德；以此解判軍隊，則軍隊之構成與運用，偏於機械性者爲多，而士兵之理智如何，猶屬次要；是在服務與機械之標準之下，謂徵兵必愈於募兵者，又安在耶？士兵而外，各級將校之爲專門的與職業的，乃必然之辦法，初無問國家兵制之爲募爲徵，是將校而絕鮮國家意識，即使所部徵之平民，非由招募而來，亦何能

期待此種軍隊之遽能充滿國家意識。若曰不然，不知法度之將校對於富有國家意識之徵兵，亦必未能指揮如意，此其軍隊將爲何如軍隊，去理想之軍隊功能，不綦遠歟。試以張宗昌湯玉麟輩與霞飛福煦易地而處，或以袁世凱與興登堡易地而處，其治亂成敗之績，必且異觀，有非徵兵募兵所得左右者矣。

凡右所陳，非以否定徵兵制之長處，且我人亦承認徵兵制視募兵制爲妥善而合理，然今日我國軍隊之爲患國家者，關鍵何嘗在此，國人備嘗內亂之荼毒，於是對於一般士兵，憎惡之曰灰色動物，忌憚之曰丘八太爺，盍一考平時之軍紀廢弛，亂時之禍國殃民，將領之咎乎？士兵之咎乎？布服一二襲，月給三五元，乃出死入生，赴湯蹈火而不辭者，其情又何嘗不可愛而可憐耶？試徵全民至喜峯口，我人將不知興請之爲訂如，然今日効命喜峯口者，固以招募得之也，兵制可議，國本猶在政治。

三月二十三日

國民參政會之檢視

國民參政會組織法近由中央政治會議移交立法院，蓋已入立法之最後階段矣。國民參政會脫胎於國難會議決而未行之國民代表會，并替代立法監察兩院委員半數民選之成議，而決定於去年十二月十九日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之第三次全體大會，即最近之三中全會也，當時規定之組織要點凡四：

①國民參政會於民國二十二年內召集之。

②代表之產生，參用選舉及延聘兩方法。

③其職權應以訓政時期約法爲基礎，參酌中央政治會議國難會議所舉各點規定之。

④一切法規交中常會於四個月內依立法程序制定，頒布施行。

由三中全會而中常會，由中常會而中政會，由中政會而立法院，距四個月之限制雖無多日，但

以立法院之人才濟濟，當能舉重若輕，則如期交貨，殆無疑義。

中政會提交立法院之草案，凡八章二十三條，據聞其要點，大致如次：

(一)國民參政會爲『國民政府於訓政時期徵採全國國民公意』而設。

(二)會員總額一百六十人，由各省市職業團體與蒙古西藏及海外僑胞選舉一百五十人，由國府聘任十人，任期一年，得由國府延長一年。每年常會二次，每次會期一月，得延長不逾半月，國府並得召開臨時會。

(三)其職權爲(甲)審議國府交議之預算案宣戰案媾和案及其他重要國際事項，(乙)得向國府提出法律案，(丙)關於政治設施，得建議於國府，或請國府說明，(丁)得接受人民之請願，(戊)甲乙兩項應咨送政府，分別依法處理之。

(四)常會期定於三月十九日及十月十日。

又開選舉法原則，定爲各省選一百零九人，各市選二十一人，蒙藏各六人，華僑八人，省之中最多者六額，少者二額，市自三額至一額，所謂職業團者凡四類：曰農會，曰工會，曰商會及實業團體，

曰教育會，國立大學獨立學院，立案之大學獨立學院，及自由職業團體；如何選法，猶無所聞，隱約可尋者，採不知如何之複選制者也。

國民應有主政之權，豈參政所得盡之，願於訓政時期由主訓者以參政授之，被訓者，則竟有曠典之感；惟爲曠典，故以民治精神推敲參政會組織法，宜無是處。如所謂參政會之職權，以訓政時期約法爲基礎之一，而遍讀訓政約法八章八十九條，無自而發見參政會胚胎之安在；約法而爲訓政時期之根本大法，則參政會之先天身分大可知矣。如所謂參政會備供國府徵採國民公意，徵採既出之權衡，民意自等於羶羊，况省選二人至六人，市選一人至三人，謂此數人者，各爲若干百萬民意所寄，又不將爲至難想像之奇人軼。又如所謂審議，提出，建議，咨送，凡此術語，絕不包涵何種力量與權威；多方烘托，顯見所謂國民參政會之爲何物，若必望文生義，考覈名實，則謬以千里矣。

我人欲不菲薄國民參政會而不可得，則更爲求之牝牡驪黃之外；自國民方面言之，因此有實習選舉之機會，國民代表因此有實習與聞政治之機會；自政府言之，亦得因此機會而增進辦理選舉之經驗，增進向國民報告現實政治之機會；尤重要者，今日之國民爲待訓之國民，政府何嘗不是

待訓之政府；政府自夙不知民意爲何物，不知預算爲何物，誠使因參政會而政府養成尊重民意，編制預算之習慣，則國民參政會之召集爲不虛矣。（三月二十四日）

戰時統制問題

『非導以國軍精銳，斷難轉弱爲強，而總領師干，非蔣委員長莫屬。至集中人才，勿令僉壬操刀，置全國於對日作戰統制之下，更屬刻不容緩。』此本月七日全國商會聯合會通電之主旨也。其後有京市黨部與華北各黨部及南京工界抗日會等相繼作此主張，中央對此尙未置議，然所謂軍權統一之呼聲，將日趨普遍而尖銳，可預期者矣。

現代國家輒以元首爲海陸空軍大元帥，訂入國憲，我國訓政約法則制定曰『國民政府統率陸海空軍』（見第六十六條），而國民政府組織法原有『國民政府主席兼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之規定，亦於第七次修正法（即現行法）刪除，故名義上今日並無統率全國武力之大元帥或總司令，而國民政府之所以統率之者，別設軍事委員會。軍委會組織大綱，要點如次：

①軍委會直隸國府，爲全國軍事最高機關；

(甲)軍委會職掌(甲)關於國防綏靖之統率，(乙)(丙)關於軍費支配，軍實重要補充之最高審核，(丁)軍事建設軍隊編遣之最高決定，(戊)中將及獨立任務少將以上任免之審核；

(三)設委員長一人，委員七人至九人，又院部長等當然委員六人，委員中互選常務委員三人，五人，輔助委員長；

(四)關於軍令事項，由委員長負責執行，其他職掌事項，以會議討論決定後交主管部辦理。此項大綱，決於去年三月六日之洛陽二中全會，不數日而中央政治委員會決以蔣介石氏爲委員長；憶當時路透社洛陽電會傳二中全會會議決，嗣後軍委會主席即中國海陸空總司令，此說終未經證實，然軍委長予人之觀感可知；况如軍令獨責之委員長，而其他職掌決於會議，相形之下，軍委長之權威，自得主宰三軍亦可知也。

國家法令，必因時制宜者也，二中全會集會洛陽之日，即強寇侵擾淞滬，國府避難北遷之時，當時授國防綏靖之統率於軍委會，授軍令全權於軍委長，是軍委長兼有統一指揮之大權，負有抗敵

禦侮之重任，蓋自始而既然；謂以祇差總司令三字而事權不一，敵寇猖披，當非確論；全國商聯會與南京市黨部等之所大聲疾呼者，固非僅此一端，而各方所應響者，集中於軍權統一云云，結癥詎在斯哉。

商聯會之言曰，置全國於作戰統制之下；京市黨部之言曰，請任命蔣中正同志爲陸海空軍總司令，並授權蔣同志，直接指揮與軍事有關之全國一切行政機關，以利抗日云；是問題遠在統一軍權之上也。夫今日之爲戰時，戰時之必須置全國於作戰統制之下，豈有疑問，然國人所最欲問者，戰時狀態與戰時空氣之形成，以制度爲先乎？各國戰時統制之先例，授之一人乎？操之政府乎？此而不能作正面之肯定答案，則請明辨其見解，修正其提議，曰：鞭策中樞，爲變換現狀至戰時狀態之核心，爲滿布戰時空氣之動力，然後推之全國，率全民而戰可也。今之行政院長猶在禮讓之中，去戰時狀態戰時空氣不太遠歟，政府之不健全若此，何來三頭六臂之總司令負起前方後方，安內攘外之重任耶。（三月二十五日）

廣州 遠征

西南遠征抗日之說，來自港粵，轟傳甚久，頻謂粵桂閩黔，羣賢畢集，謂軍抽若干旅，師抽若干團，營以下若干精壯，飛機若干架，鎗砲火器若干萬，某也可令，某也指揮，何日誓師，何日餞別，大鑼大鼓，極熱鬧之盛事，於是僑胞爭請報効，前線紛電歡迎，拔山蓋世，先聲奪人。顧乃敵軍又陷我六十萬方里之熱河，而遠征軍未出省境一步，以視往日之一怒而劍及履及，浩浩蕩蕩，幾路北伐者，豈以對外必算無遺策，斯不得不遲迴審慎以出之歟！天下人耳目終不可盡掩也。閩崇階語人曰：黔以環境關係，暫難出師，外傳出師抗日，予無所聞云，是關貴州方面者也。白崇禧電廣州稱：西南出兵，絕對贊成，何必更復徵詢意見，是關於廣西方面者也。蔡廷鍇將軍電廣州稱：如諸公真誠抗日，苟有所遣，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在未有切實辦法以前，何必徒勞往返，是關於福建方面者也。西南原不成名辭，陳濟棠的廣東更不成爲西南，是大鑼大鼓，恬不知恥者，軍閥欺世之技倆歟，懦夫自欺之末策歟。（三月二十六日）

日 本 第 二

南美之祕魯與哥倫比亞，皆國際聯盟之會員國也。祕魯近以暴力掠哥之萊特西亞埠，置國聯調解於不顧，於是羣稱祕魯曰第二日本，日本聞之，必欣然於吾道之不孤，然難乎其爲國聯矣。哥祕之爭，爆發於去年杪，後於日本侵華者蓋十五個月，劇戰開始於二月中旬，迄今亦既月餘。考萊埠爭議，九年前告一段落，祕有未甘，而懼於衆議，遂得相安迄今。今次之爆發，雖以萊埠政變，授人以隙，然政變原爲極平凡之變態，而祕魯竟悍然不顧一切以肆暴者，謂非有日本先例之可援，而國聯自身未能尊重盟約，盡量運用，予祕魯以不妨肆暴之暗示歟。有日本斯有日本第二，有第二斯不難有第三四，蓋非化世界爲殘殺之洪爐不止也。（三月二十六日）

大計下之細目

蔣介石氏自保定南旋，汪精衛氏更自上海入都，於是喧傳內外者曰，召集重要會議，商權禦侮救亡之大計也。

外侮之來，已閱年半，覆亡之禍，迫於眉睫，而所謂禦侮救亡之大計者，豈未決於九一八之午夜，又未決於黨之四全大會及歷次中委全會，又未決於政治性質之所謂廬山會議與上海和會，又豈未決於鋪張揚厲之國難會議，至今日而復有商權云者，殆傳之者未可盡信也。蓋侮如何禦，亡如何救，此求之在己者也。禦之是否竟得而無侮，救之是否竟得而不亡，是則所需之條件甚多，誠有難言者在。然侮既非禦不可，亡既非救不可，則成敗利鈍應不在大計之中，所謂大計者，要在確定禦與救之途徑，勇往邁進而已。謂此而猶待商權，則商權以前之所謂共赴國難，詎有絲毫意義，抑非厚誣年半以來之當國當政歟。

近日會議之內容，祕而不宣，嘗傳『原則完全一致』之說，當爲猜測之辭，良以禦侮救亡，原則也，詎虞不一致；爲對國聯及其他友邦之信義計，決無直接交涉之舉；當國無李鴻章其人，決無簽盟城下之事；暴日慾壑難填，決無委屈妥協之地；此亦原則也，詎虞不一致；然則商大計，議原則，不厭辭費歟。

國民所求，禦侮救亡之細目也。關於軍事外交之細目，有軍事委員會與外交委員會在，即使有待於所謂『重要會議』，抑亦國人所不敢求知；國人所徬徨憂懼者，一面但覺外侮之可憤，覆亡之可虞；一面則覺雖以小己千百化身，仍無所自以致力於禦侮救亡。年餘來之各方論調，以『政府不好，國民亦不好』、『政府責有攸歸，國民亦不得辭其咎』云云，爲最冠冕堂皇，國民聞此，安得無所內疚。卽如經濟絕交之未能澈底，尤足爲『國民亦不好』之鐵證，然國民亦欲爲當局訴其誠悃者：國民運動下之經濟絕交未能澈底者，其情況亦猶法治國家國民之不免作奸犯科，若以囹圄之未虛，反證一般國民之不能守法，宜非公道之論；則僅以經濟絕交之不澈底，論國民之亦不好，又何足服人，除此而外，政府亦嘗以政治與法律之力量，加國民以何種新責任乎？亦嘗指導國民以原則

或理論以上之切實方策乎？常局責望於國民者非不甚殷，國民所欲力自負荷者非不甚重，乃號召者以禦侮救亡，相勗者以禦侮救亡，四個大字，一無辦法，將何殊於自侮自亡乎？國人誠不欲置信蔣汪諸公之重要會議，所議者猶爲原則大計，亦無自而知重要會議所議者爲何事，然國人所得參預之禦侮救亡，究爲何如細目，是國人所翹企於蔣汪諸公及重要會議者也。（三月三十日）

提前召集國民大會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之常務委員會以每星期四爲會期，是爲中常會，居常例會甚勤而作爲甚少，故不爲國人視線所注；昨乃忽有本年七月一日召開全國代表臨時大會之決議，而預定之主
要議題爲提前召集國民大會云。全國代表大會爲黨之最高組織，第一次大會在十三年一月一日，第二次大會在十五年一月四日，第三次大會在十八年三月十五日，第四次大會在二十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五次大會應在本年十一月乃至明年十一月之間，今乃不及待此四個月而有臨時大會之創舉，是誠有奇峯突起之觀者也。而國民大會者，實爲訓政與憲政，黨治與民治之分水嶺，去冬十二月，三中全會有二十四年三月間召集之決議，今乃將以臨時大會提前之，此予政治動物以衝動者又何如！

國民大會之召集，以建國大綱第二十三項爲本，其言曰：「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至憲政開始

時期，卽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是前乎國民大會之基礎工作，大體可知也。次項復言『憲法頒布之後，中央統治權則歸於國民大會行使之，卽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罷免權，對於中央法律有創制權，有複決權。』又次項言『憲法頒布之日，卽憲政告成之時，而全國國民則依憲法行全國大選舉；國民政府則於選舉完畢之後，三個月解職，而授政於民選之政府，是爲建國之大功告成。』是與國民大會之召集相更始者，又大體可知也。今中常會以全體常務委員之聯署，作提前召集國民大會之議，雖此項意見能否持續至七月一日，臨時代表大會能否接受提前之議，提前至何月何日，俱不可知，然目前全體常委所斟酌於經權窮通之間者，個中亦既顯示甚豐富之消息矣。

與提前召集國民大會並傳者，則又有汪精衛氏談話所及之國民參政會焉。其言曰：『國民大會如能提前召集，則國民參政會卽無再開之必要。』在一週之前，我人獲讀國民參政會組織法案，嘗斥爲不得不菲薄之長物（見本月二十四日社評）。誠使逕以國民大會而廢之，自爲我人所樂聞，蓋不惟質量之相去如霄壤，無待較量而後取捨，抑且參政會法所暴露者，簡直視爲當局對於

國民之搪塞與欺騙可也，國民大會著於道教，自非後人所得抑揚上下者矣。

執持成見，守缺抱殘，競事欺飾，虛相委蛇，此數年來之魔障也。今國事敗壞至於斯極，苟非上下一德，亟將政治返於誠樸之途，終且永墜深淵，萬劫不復，故昨日消息之中，我人與其謂聞國民大會將提前而欣慰，毋甯謂聞國民參政會將作罷而痛快，何也？視爲返於誠樸之始可也。國民大會固不容其僞，然如何使之挽回國運，猶待多方面共通之努力，若僅快意於集會之提前，是猶未過屠門而先大嚼，若僅快意於集會之點綴，則重復陷於魔障矣。（三月三十一日）

汪精衛氏銷假

行政院長汪精衛氏隔昨銷假視事，溯自去年八月上旬離職以迄今茲，瞬息半載，國事日非，今既重掌政柄，就熟駕輕，將如何倒挽狂瀾，收拾河山，以報黨國托付之重，人民期望之殷乎？

抗敵禦侮，自力圖存，可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更無俟乎交相勸勉，空言策勵矣。當今所亟，蓋爲政府制定方略，率人民以赴難，總期前線無內顧之憂，全國舉後盾之實，忠義者自効有方，狡黠者規避無術，俾域內之智力物力，爲作戰而集中，復運用於作戰。方今戰時統制之呼聲，囂囂於黨內外，事所當爾，理有宜然，顧爲之中心者，應爲行政院，責無旁貸，汪院長其必引爲己任乎？

統制爲權力之發動，自平時之織組進而爲戰時之統制，則以短縮時間空間，減少磨阻力，而求其關係之活潑圓順，功能之敏捷偉大爲目的，併內外文武，朝野公私爲一機能，手眼相隨，指臂相使，以應之，以全國喻之軍旅，則將帥猶先發隊，政府乃總兵站，人民血肉皆軍需品也。

行政院總綰全國政務，在此戰事，必先軍務所亟，或未雨綢繆，或臨機應變，夫勝敗不常，未可執一而論，若謂非戰之罪，罪在後方，則行政院雖百喙無辭以自解矣。如謂前線補充需壯丁，而人民爭請効命，則將如何化民爲兵；若人民趨趨不前，則將如何作適宜之募集；如謂戰士給養患不足，而民間樂於毀家紓難，則將如何以信義爲基礎，定獻納之方法；若民間觀望不前，則將如何作公道之徵發；如謂內地患多兵，而前線布防憾不足，則調兵遣將，固爲主帥之事，然如何便運輸，則交通方面之事也；如謂海口有封鎖之虞，民食有不足之感，則應如何預爲調查支配，獎進生產；如謂長期抵抗，則應如何生聚教訓，經久不敵；如是者，事例不勝舉，各應有具體方案，切實推行，而行政院所屬之各部，各有專責，無一而得置身事外。暴日入寇年半，何者爲政府所既備耶；不爲之備，而必置行政於軍事之下，無論所予國家根本組織之影響如何，卽如非拉夫不得人，非強徵不得物，此予軍民兩方之痛苦爲何如！

就目前之氣象而論，日人可襲平津，顧未敢必平津之被襲，我國無疑乎抵抗日本之更復進攻，顧未聞日人不復進攻則我國如何，故對日劇戰之在何日何地，無自斷言，然備戰必備於未戰之日，

初不必問日人之進攻或否，政府固不能無所作爲於備戰也。民之於國，猶細胞之於人體，抵抗病菌雖以細胞強健爲上，然祛病何能責之細胞，此一義也。戰時之國家，必須形成一體，顧亦必各局部亟自充實健全，而後可禦強寇，此又一義也。二義背馳，而行政院實爲之樞紐，今汪氏復職，舉國矚望者如此而已。（四月一日）

消極 辦法

民間戰備方案之亟需，既屢爲文論之，前見江蘇省政府擬具戰時民衆應有準備五項，分爲農工商學及一般，卽此分類，可見內容簡單之甚，此而爲中學課卷，則上中之選矣，聊勝於無，姑置弗論。竊以爲以今日社會之散漫，民智之幼稚，自難多所作爲，則種種積極之方法，惟有量力推行，獨消極之若干禁令，正不妨盡量爲之，如嚴禁奢侈虛糜，以節物力，其一例也。試以國難爲衡量，就民間各種現象而剖析之，隨時隨地可以發見矛盾，以此歎息人心已死，或亦不謂過於嚴重，然政府而一變放任之態度，分別加以勸導禁阻膺懲，民間豈必抗違，一分功效，便有一分用處，何爲視若無覩耶。（四月二日）

憲法 意見

立法院草擬中之國民大會章，本報嘗三論之，提陳意見若干要點，認爲應加鄭重考慮。昨接南京電，知立法院再度集議，對於本報所提陳者，多所保留，以待研究修正，其已經加以修正者，爲國民大會每年開會一次，改爲每三年開會一次；代表任期三年，改爲每次開會時改選，此項修正，皆與本報論旨相合者也。我人未欲沾沾自喜於文字之有靈，顧欲欣欣爲國人道者，憲法爲國家根本法，關係之重大，無待贅言，當茲起草之際，國人應盡量貢獻所見，以備立法院參考採納，立法院所示虛懷若谷之態度，固甚可取也。（四月二日）

國聯 歧途

此一週中，以三月二十七日之日本實行通知退出國際聯盟爲外交史上可以紀錄之一日，顧在目前言之，殊覺平淡無奇而爲題中應有之義。國際聯盟而有無上尊嚴者，固應黜退此非法無道之會員於九一八之翌日，無待延宕半年，而由彼自動通知，盟約內固有『任何會員違犯盟約內之一項者，經列席行政院之所有聯盟其他會員之代表，投票表決，即可宣告命其出會』之規定也。不加讖首，容許自盡，不惟性質懸殊，而國聯尊嚴亦掃地矣。事後迄今又閱數日，國聯除回單性質之復文外，未聞有何動靜，此在我國，一面尤應有自力自救之澈底覺悟，完全拋棄依恃國聯之癡願，而一面以會員之資格，雖不期待絲毫功效，仍嚴追國聯之責任，是爲必然之態度。至於國聯，若欲維持其盟約與組織，自無躲避責任之餘地，即使躲避一時，終難置身事外，不然，惟有自承騙局之不可久恃，一舉而磕破之，蓋既不能責會員守約於先，又不能懲強暴逍遙於後，雖欲勉強維繫而不可得也。（四月二日）

國民黨之責任

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決以七月一日開臨時會，以是否提前召集國民大會爲主要議案，而所以提前召集者，以團結全國，一致抗日爲主要目的，綜三數日來黨國要人之談話，此次政治上新醞釀之動機，所可知者僅此。

凡事必須認清題目，而後可得應題文章，而後可得準確答案，召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之以國民大會爲議案，雖議案之形式，有是否兩面，但正面之目的在主張提前，決非希望維持原議而不提前，亦非兩可間之是否不提前，不然，召集臨時會爲多事矣。

目的在正面，形式有兩面，則求所以貫徹目的，而慎防適得其反者，爲提案人應有之努力，此案提案人固全體中常委，卽黨之核心，黨之領袖集團也。以提案人之地位與性質論，本案之應爲全體黨員所翕從，宜無疑問，此而不能通過成立，無異表示對於領袖集團之不信任，其嚴重性幾爲黨之

頻於崩潰，黨之必須根本改組；然就本案內容論，殊不經以遺教爲論據之責難，是以中常諸委將如何努力，使黨內毫無隔閡，促成本案於順利之中，爲國人所欲拭目以觀於今日之後者也。

至於國民大會，以頒布憲法，實現憲政爲其唯一之使命無疑，憲法有憲法必備之尊嚴，憲政有憲政必備之精神，爲憲政而制憲法，遵憲法而行憲政，不以一時一事爲動機，不以一時一事爲目的，昭垂久遠，至尊無對，若所謂團結全國，一致抗日，皆不在話下者也。惟其然，應以坦白皎潔之情緒，光明偉大之懷抱，續密宏博之思慮，視制憲爲百世之業，置國本如磐石之安，舊邦新命，端在斯已；則又有一事焉，尤必爲黨中樞所應努力者，自黨治而民治，在治體之推進爲又一階段，其步驟則制憲也選舉也，是皆有跡象可尋者也；若夫主從之念，數年來所入於黨員者已深，遂至激盪而成種種齟齬，及憲政之下，則一切主義與人格，務使盡歸平等，庶合憲政精神；應如何使黨員勿復眷戀於今日以前之特殊情況，勿復憑藉其固有之權威而惡用之，以爲憲政之障乎？

憲政將始，政黨茁起，乃爲必然之現象，爲國民黨計者，應不必爲主義與黨權求特殊之保障與權益於憲法，而應以運動家公平競爭之精神，以與他黨角逐；曠觀域內，思想錯綜紛亂，或以虛聲爲

號召，或以陰謀相結合，雖其自身所得造就之前途將爲漆黑一團，然於憲政之運用亦惟爲害而有餘；而國民黨者，固最有歷史最有組織之政黨也，應如何團結其內部，整齊其步伐，壓倒一切於公平競爭之精神之下，以爲國家民族謀福利乎？

訓政時代之國民黨負有重大責任，無待贅言，今將自訓政而憲政，我人固猶責望國民黨獨切也。（四月三日）

兒童節感言

我國之以四月四日爲兒童節，決於前年，去年今日，初次舉行；今年今日，其第二屆也。國難至此，宜無閑情逸致，謀竟日之歡娛，然有關兒童之問題，不知凡幾，且莫奢言解決，爲之父母師長者，負社會國家之重任者，皆應加之以注意，然則我人安得無感於此佳節哉。

戰區之兒童如何，匪區之兒童如何，災區之兒童如何，孰非小天使，孰非小國民，乃生丁末世，厄於天人，喪於鋒鏑，死於溝壑，斷送其小生命者，當不可以數計；其苟延殘喘，而饑寒交迫，婉轉哀啼，流離失所者，又當不可以數計。凡此者，惟有期待慈善家之救濟，惟有期待大環境之轉換，我人縱抱無限同情，亦徒喚奈何而已。

其幸而托生於戰區匪區災區之外者，即使衣以錦繡，食以糜肉，幼而保姆，長而師傅，顧謂我國我族前途光明之所寄也，亦爲未可遽信。蓋察一般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之現狀，試問對於

兒童，導以何種信念，施以何種訓練，誘以何種環境，授以何種本能，謂所造就者，必為適應時勢需求之健全人民，誰能作此必然之答案歟？中下之家，父母以血汗謀衣食者，幾無家庭教育之可言。父母失業無以為生者，則無學校教育之機會，彼兒童心地雖皎潔如白紙，顧所耳濡目染者為何物何事，其前途之黑暗，更不難斷言。至於生而為賊子，生而為乞兒，垢面跣足，鶉衣百結，結隊成羣，寄生社會，試一躑躅街頭，所在而有其蹤跡，生存尚係問題，教育無從說起，此又無非構成國家民族之組織分子也。

請國人於此兒童節，試思我國一般兒童，究竟如何狀態；請一般為父母者，試思其小兒女究竟如何前途；必將瞿然於國家民族乃至其自身將來之幸福，無不在渺茫之中；則有數事焉，不容緩圖：對於饑寒失學者，必以國家與社會兩方面之努力，衣食之，教育之，此其一。對於流民之子女，必以國家與社會兩方面之強力，奪之於其父母之手而撫育之，此又其一。對於一般兒童教育，尤必制定共通之信條，以為教育之標的；申言之，即確認今日為何種時勢，所需為何種人民，人民所應負荷之責任，即對兒童所應灌輸之信念，更為培植其所以負荷責任之基礎，以健全其所以為人民之條件，此

又其一。

自天地日月以迄文法醫工之教育，我國亦應有盡有久矣，對於國家民族，對於學術文化之貢獻，曾有幾何？不成才者不足論，上者亦只知所以爲人而不知所以爲民，甚且才以濟惡，禍國殃民焉。謂教育無罪，則歸咎於劣根性，然劣根性豈真與生俱來，所薰陶於兒童時代者深也。或歎息於民族之病態，謂興國須自優生始，我人則未信呱呱墮地者之既爲不可教也。（四月四日）

葉鴻英先生

葉鴻英氏捐資產值百餘萬圓，聘蔡子民等十五人，組織鴻英教育基金董事會，興辦圖書館及鄉村教育，事紀昨報。氏以懋遷起家，克勤克儉者數十年，迨至今日，兒孫成羣，俱學成自立，扶植之責既盡，乃舉以貢獻於社會。其言略曰：年逾古稀，將近耄耋，所宜戒者，尤爲在得，竊以爲內患頻仍，外侮日亟，均係物腐蟲生之徵象，如擬勵精圖治，福國利民，尤不能忽視培根潔源之策；我國人口，農民佔百分之八十，是鄉村國民教育，實不容或緩之舉；上海爲我國最大商埠，向鮮完備之圖書館，曩者商務印書館之東方圖書館，藏書最夥，然暴日侵滬，一焚無餘，實可傷痛，故亦擬建設圖書館，以謀保存我國粹，及匯合東西文化云。其動機，其識見，蓋若是，嗚呼，是可傳之天下後世矣。

葉氏偉舉，聞者景仰，更無待我人爲文以彰之，願猶必宣揚者，世俗奢靡，羣趨享樂，罔識儉德，遑論居積；其知儲備者，爲老，爲子女享樂之資。葉氏有三子五女，舉百餘萬悉以授之，在享樂者未謂甚

豐，而葉氏開宗明義，謂一生辛苦勤勞所得也，此一端也。內患外侮迭乘，或痛恨於強寇，或歸咎於當軸，於是一切感情迸發，終乃囂囂然不知所務，皇皇然不知所歸，夫強寇之窮兇極惡，當軸之顛預因循，自爲形成國難之二因，顧斷言爲物腐蟲生之象，洵屬真知灼見之談；此非發人所未發，然輒見愈通達者愈消極，倒行逆施者，縱情聲色，以戕殘生；孤芳自賞者，清靜無爲，以終天年；荆棘載途，逃世無術，則遁跡海外焉；蓋謂此國此族，病入膏肓，不足愛恤也。葉氏挾鉅資，何適不可，何求不得，乃以七十四齡之高年，躬爲社會事業作倡導，是非大智大勇，而對社會國家抱無限之熱烈情緒不辦也，此又一端也。

世有聞風興起者乎，資產逾葉氏者無論矣，不若葉氏鉅富，即若干千，若干萬，又何嘗無可作爲，國人所欲推崇之者一也。圖書館與鄉村教育，誠爲根本切要之圖，然外於圖書館與鄉村教育，有待舉辦之社會事業甚多，國人所盼禱之者又一也。有葉澄衷氏，斯有澄衷中學，亦惟有澄衷中學，斯不忘葉澄衷氏；有楊斯盛氏，斯有浦東中學，亦惟有浦東中學，斯不忘楊斯盛氏；與葉楊相後先而富逾葉楊，終爲子孫造孽，與草木同朽者，不知凡幾，此其賢愚相去爲何如？後於葉楊者，有陳嘉庚氏獨斥

鉅資，創辦之廈門大學集美學校，迄今猶得目覩千百學子之欣欣向榮，陳氏而履廈門集美之黌舍，其精神所得之安慰，以視徒享宮室園囿之樂者，又何如？財貴得其用，諸賢嘉惠社會，社會得其實益；諸賢不好名，而名自歸之；如葉鴻英氏者，媿美前賢，尤足爲豪富勸也。（四月五日）

反對臨時全代大會何爲

中央有七月一日召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之決議，並以是否提前召集國民大會爲主案，我人未以國民大會或得及早實現，憲法或得及早頒行而遽喜，然爲國家追求生路計之，固認爲亟應嘗試之一種方法也。昨傳某方中委二十餘人，表示反對，其論據略謂救國大計，無過於抗日剿共，而抗日剿共，早決於四全大會，及歷次中委全會，今不努力貫徹，而欲別求所謂大計者，將使國人懷疑莫釋，而爲國家目前危急存亡之情勢所萬不容許者；四全大會決定對日不能再失守土，曾幾何時，關外抗日諸義軍，以始終未得政府救援，相繼失敗，榆熱亦以政府不定抗戰之計而淪陷，剿共已歷數年，共匪勢焰未息，政府對抗日之決議既如此，對剿共之決議又如彼，今乃不負責努力貫徹，尙欲召臨時會別求途徑，誠不知是何用心，故認爲無此必要，且應反對云。凡此所責於政府者甚爲嚴重，顧出之於中委之口，舉爲反對臨時會之理由，則有大惑不解者矣。

全國代表大會乃黨內之事，中央委員乃黨內之人，如何決議始爲有效，如何反對始合步驟，乃黨內之法，然黨既以訓政自任，國民卽得直黨於注視之下，况今茲所爭，有關訓憲之取捨，國民安得視若無視乎？

察反對之論據，以救國大計盡於抗日剿共二事，其誤一也。試問外寇未至，共燄未張之日，我國非頻危待救歟？試問日既抗，共既剿，便得謂國之既救歟？國民黨與日共爲終始，抗剿外別無使命歟？事旣不然，則別有問題之存在可知，若謂其他問題不容與抗剿相提並論，故抗剿之功未竟，卽不得別議問題，是頭痛醫頭，脚痛醫脚，不謀國本之武斷也。

彼以救國大計盡於抗日剿共四字，其誤二也。要救國，必剿共，必抗日，自是不磨之論，然如何剿，如何抗，尤佔大計中之重要部分，此在四字之外，亦大有問題。責政府以抗剿事功之未竟，或責政府以抗剿大計之未行，是誠言之成理，推求其所以，又必有嚴重之原因，是二事之內，猶有先決問題，不可不議也。

彼於救國大計置身責任之外，其誤三也。國民對於救國大計，孰不負有責任，大計而決之國民，

國民在道德上所負責任愈重，以此推之四全大會及歷次中委全會，此二十餘中委之對國對民，皆不容以貫徹大計之責任委之政府，便算了事可知也。藉曰不然，亦應鞭策政府以貫徹，或追求政府以責任，或改組政府以圖成，今乃不以臨時代表會爲憑藉，而反對臨時代表會之提前，其何以自白於不知是何用心之疑問乎？

國民固無自而知中央之究竟是何用心，顧所期望於彼之決議與主案者，以全國代表大會之力，提前生產國民大會，以國民大會之力，使軍閥無所藉口以妨礙統一，而置全國行政軍事財政等犖犖大端於公道軌範之下。（四月七日）

國民經濟之檢視

現代國家之盛衰強弱，端視國民經濟狀況爲轉移，國民經濟而枯竭，百事不舉，變亂隨之；反是，推陳出新，左右逢源，欣欣向榮，無事不可爲。故今之所謂政治者，一切措施，殆無不以國民經濟爲本，而一切歸宿，又無不以國民經濟爲標，卽國際之外交軍備，乃至左極右極之思潮與運動，盤旋激盪，岌岌若不可終日，何一不以經濟爲役使，亦何一不爲經濟所役使耶？

覘知國民經濟之實況，應從多方體驗，而銀行業者，國民經濟之風雨計也，寒暑表也，凡所報告，輒爲經國家者取爲參考資料。我國銀行業在各種新事業中最稱健全，頻年兢兢爲業，分道揚鑣，蒸蒸日上，各有千秋，而報告書之能包羅萬象，作立體之敘述者，推中國銀行；其二十一年度報告，記者得快先觀，深覺其價值，雖作一般國民之讀物，亦無不可，緩日當刊布其全文，茲先挾其若干結論，紹介於讀者。

年餘以來之國難，國人共知所遭受者如何慘痛，探其究竟，鮮能詳語，中行報告書羅舉種種事實與數字爲根據，斷言於：

『滿洲問題對於中國之國家經濟，予以重大之打擊與威脅，上海事件對於中國之社會經濟，予以莫大之破壞與損害，而本年度之一切經濟問題，直接間接，均受其影響。』

所據例證，爲門外漢所不及知，抑誰爲門外漢，凡我同胞固皆局中人也。其於農村衰落，考求因果實況，而斷言於：

『農民僅有之資金，已傾囊殆盡，今既衣食不能自給，安有餘力以改良生產？若購買力日見衰退，安有餘力以事教養？生產不能改良，即生產力無從恢復，購買力不能增進，即人民生活無從改善，工商業無由發展，將與全世界不景象之現象，如同一轍，故於社會經濟，已成爲一極嚴重之問題，國人殊未可忽視之也。』

報告書又於我國之對外貿易，以每年入超之鉅，差額之多，斷言於：

『按之本年度事實，進口額之銳減，金銀之出超，不特表示人民購買力之低落，且證明人

民罄其儲藏之金銀，以易生活必需之品……試問每年五六萬萬元之入超，將從何抵補，即不限制洋貨進口，亦恐人民之購買力趨於自然低降，貿易自然衰退。若洋米，洋棉，洋麥仍如本年度之鉅數進口，滿洲出口貿易之損失，不思有以補救，更恐生銀銀元亦將一反數十年之有進無出之常軌，而變爲出口。國際貸借，關係國民全盤生計之根本，於目前中國之政治經濟上，可謂已成最急切之問題，朝野國人，當知國家社會之亂，皆由國民經濟之崩潰而來，史乘斑斑，可不深長思乎。』

報告書對於今年之農工商業及上海市况，頗推論其前途，最後作總括之建議：曰『非全國上下有絕大覺悟，無以挽此危機，在政府必須有真知灼見，分別緩急，削減一切不急務之消費；在人民必須刻苦砥礪，提倡節儉，排除一切不必要之浪費，於是政府與人民合其節省之資力，從事於改良生產，以政府與人民之聯合統制，爲改良生產之途徑。』彼所期希於銀行業者，則曰由消極自衛性質之合作，進而謀積極改進社會金融之合作也。

中行報告書之論斷，或未逾於國人平時之觀感，然真憑實據所在，應更知病根之既深，問題之

嚴重，非努力求挽救，決無假借時會，自然消弭之理，若以節儉爲先，理極平凡，事尤易行，要視上下之覺悟爲何似耳。（四月八日）

鞭撻
國聯

日本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乎？豈彼實力足以與世相爭衡，豈彼軍閥罔知蠻幹之利害，皆非也，證以日本於退盟前發表之外務省研究報告書（見六日八日新聞欄），而可知也。其結論爲國際聯盟引用盟約第十六條以制裁日本爲不可能，是日本大言炎炎於無懼乎國聯之制裁者，非無懼乎制裁，乃無懼乎不能實行制裁之國聯耳。國聯方面之於制裁問題，或猶托辭於制裁之無益，茲以日本外務省之報告書而證實托辭之爲托辭，真相若斯，外交方面應知所以鞭撻國聯矣。（四月九日）

抗日假道

十九路軍自閩出發援熱，行軍假道廣東東江，陳濟棠反對之，陳濟棠之言曰：似此取道紆迴，不獨廢時曠日，前線且疑爲故意濡滯，敵方且肆其挑撥之術；而十九軍則謂閩西贛南，田園荒蕪，運糧艱難，如何行軍。兩方理由，殆皆可通，惟吾小百姓則但覺不說還懂，越說越糊塗耳。烏烟瘴氣，漆黑一團，難矣哉，二十餘中央委員所責於政府之剿共抗日決議案以貫徹也，以此證之，救國大計確是猶有在剿共抗日之外者，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與國民大會蓋可緩乎？（四月九日）

廢兩 改元

廢兩改元問題，擾攘數年，紛紜靡已，隔昨居然一舉而實行之，各業稱便，此乃水到渠成之效，亦當局決心之所致也。行之以法令，無虞抗違，是今後之爲純粹銀圓市場，詎有問題，然以此抵付國際債務，殆未能以七一五之法價，透過重關。外商既不能搖撼法價，又未甘以成色八八八而蒙損失，勢必暗中取償於貨價，推其終極，依然轉嫁於消費者之身，是爲我國官商所不可不知者也。萬一成色更不足八八八，外商對於貨價又必繼續增高，是造幣之國家以八八八以下爲利者，民衆將以正比例而增其消費之暗耗，抑造幣之利，無望於涓滴歸公，而轉嫁之率，且以漁利而逾分，故雙方侵蝕，於國無益，於民有害，求所以防範之者，惟有以造幣廠置之公衆監督之下而已。（四月九日）

二 展 覽 會

交通大學主辦之工業及鐵道展覽會將以今晚結束，而全國鐵道沿線出產貨品展覽會又將於明日下午開幕於中華學藝社，此皆充滿活氣之集會也。我人且毋自農工與鐵道作張揚之論，卽以視爲上海人趨之若鶩之歌會舞會時裝會遊藝會，此二會亦復爲五光十色，新奇可喜，生面別開，引人入勝之絕好去處，上海人其耗半日之餘晷，一領略其風味乎？墮落者流，輒以找不到光明爲言，或屬自欺欺人，自趨毀滅，或則暗中摸索，振拔莫由；信能鼓勇跨出煩悶陰沉之鬧市，呼吸新空氣，接近大自然，則思慮必能稍稍清澄，若更領略精力飽滿之科學結晶，天人產物，如二會所展覽者，則心靈未盡泯滅者必覺酣歌恆舞之味同嚼蠟，而悠然知所返矣。（四月九日）

運 煤 之 爭

河南焦作之中原公司與福公司以鑛煤之產銷，協謀合作，迭經磋商，未臻美滿，乃忽有學生對福公司阻運之舉，是誠節外生枝之事件也。此事之內容與經過，頗極曲折與複雜之致，本報既數為紀述，若求根本疏解，以冀各得其所，自不容作簡單之斷案，然阻運之舉，大可以已。蓋自國家的見地言之，人民有分清友敵之必要，友務多，敵務少，今加福公司以妨礙，固未足遽云樹敵，然敵意實由漸而積，防微杜漸，要在平時，况阻彼運煤，尤根本上談不到所謂愛護國家主權，抵制經濟侵略，尊主權，抗侵略，自別有其主要之關鍵在焉。自學生的見地言之，應以純潔之動機，求高遠之歸宿，待學成之日，皆報國之時，故以愛國運動社會運動而廢時失學，既堪痛心，况參預運煤之爭乎？自兩公司之見地言之，條約法律，各有常軌，能使常軌更張，以趨於更合事理，始為上着，若憑藉任何環境而行之常軌之外，則甲造被遏，安見乙造之終得保障，兩敗俱傷，不可戒歟。外煤傾銷，兩公司應惟合作是亟，敵對何為者。（四月九日）

飛船失事

最近美利堅海軍舉行大閱，其最大飛船阿克郎隨行飛巡沿海，忽以遇風暴失事，全船灰燼，海軍中將穆夫脫以下將校被難者數十人，全美爲之震動，不可不謂航空界之大損失也。自歐戰以還，飛行技術日有增進，然飛船以製費極鉅，是以不如飛機之發達，惟德意志愛克諾博士所造之格萊夫徐柏林飛船，環航全球，又屢探北極著聞於世，至今仍航行歐美兩洲間。此外英吉利自前歲航空大臣湯麥生率大飛船赴印，半途失事於法，英之政府以其費鉅而效用少，昨歲乃由下院議決廢棄是項設備，其猶保存之一艘，拆除拍賣。美利堅於歐戰以還，尙屢向德意志定製大型飛船，一九二二年，第一艘既成，由歐飛美，遽失事於英國境內，海陸將士死者數十人，其第二艘卽爲阿克郎，今又以失事聞矣。就效用言之，飛船載重之力雖鉅，然船身龐大，駕駛維艱，一遇大風，卽失自主，是以遠不如飛機之活靈，而船內所載氣體如阿克郎所用之氦，其代價乃極昂貴，又僅美利堅有鉅量出產，而又禁止出口，其餘輕性氣體，皆有燃燒性，爲禍更易，是以不若飛機之發達而廣爲採用焉。（四月九日）

應付國際之變局

時間儘推移，空間儘激盪，一切景物，乃如蒼狗白雲，千變萬化，故無問誰何，皆知國際新局面正在孕育之中，而莫能斷言現狀如何打開。來茲如何情況，其間利害錯綜，趨避不一，要非公道正義所得而支配，亦非外交手腕所得而駕馭，以此論我國應付之道，若猶謂無所執持，因時俯仰，而沾沾自喜於靜以待變爲得計者，則河清無日，陸沉可免耶。試觀近事，十九國委員會審議李頓報告書時，是何空氣；國聯大會表決中日問題建議案時，是何空氣；爲日幾何，日內瓦方面漸入假寐狀態，而英法爭霸愈露骨，德意提攜愈密接，俄國對英既以工程師案而糾紛，對德復以信仰背馳而交惡，本報前既指陳爲實，予暴日以肆無忌憚之機緣（見本月六日社評），而日僞對俄爭持國界路權之齟齬踵至；凡此種種，今後將逐一得妥協之結果歟？則必有爲之犧牲者；抑將由角逐而搏擊歟？則離合之分野，正復難言，我國介乎數大之間，未能發奮爲雄，視俎肉釜魚何擇耶？

大敵當前，宜乎友敵判然，大敵之爲大敵，雖無疑義，外此之友敵殊未易作簡單之論斷也。狎昵之極而吮我膏血者，友乎敵乎；視死不救而頻掬同情之淚者，友乎敵乎；援手振溺而低徊作態者，友乎敵乎；形形色色，不同一格，是在平時，猶未易周旋盡當，一朝變故猝起，而不同其戰線，我國固將何所適從；若謂取捨從違，權自我操，則審慎權衡，臨機制變可也，而大勢詔我，我國方如被驅策之牛馬，被宰制之犬豕耳。

稍遠者不具論，日僞與蘇俄之爭議，日方宣傳，既有劍拔弩張之觀，事實或不如所傳之嚴重，然日方咄咄逼人，以翼形成日俄對壘之陣勢，幻爲共產與反共之旗幟，其處心積慮，路人皆知，苟詭謀不售，火焰限於遠東，則猶得謂無多大問題，苟不幸而湊合歐陸之危機，勢如燎原，則我猶得擺脫種種挾持而自爲計耶。

朝野其已熟計之乎，期待世變以求生路之一念，非普遍潛伏於國人意識之底層乎，世變不必至則如何，若變之三載五載，十年八年之後，我國將如何支撐殘局，以過渡此悠久之歲月乎？世變而猝至，則意嚮爲一問題，利害爲一問題，羈絆爲又一問題，數者融合爲一，以期不受驅策，不受宰制，是

非預爲之備不可。茲無待言乎無備，卽意嚮殆亦未知所依違，利害殆亦未易言抉擇也。

資我爲依違抉擇之參考者，視大敵之親疏友敵，親其疏而友其敵，此一也。視盟約之存廢，盟約而能保障其忠實之會員，則會員之，否則大敵雖脫離國聯，我國實亦爲國聯所棄，而不能不別覓與國，不能不別覓立國之道，此二也。二者未足爲決定國策之根據，然實逼處此，別無他途，而謂自始之意嚮，最終之利害不盡若是者，則惟我本位之決策，必綢繆於未雨。（四月十一日）

清共剿共與容共

六年前之今日，國民黨惡共產黨之篡竊黨政軍大權，大舉肅清共產分子。

今年今日，國民政府以共產軍盤據腹地，禍國殃民，正在剿共之中。

三日前，某中央常務執行委員發表談話，辭及是否容許共黨之存在，略謂共產黨之前途如何，卜於其本身之是否能放棄其武裝暴動，及鄂贛等處之作亂行爲（見本月九日報載南京電）。

清共值得紀念，剿共值得稱許，容共值得研究。

自六年前之清共以迄今日之剿共，共產黨於其潛力所及之地，則鼓動工潮農潮，以散播階級鬭爭之種子（工潮有爲資本案激成者，有爲純由工人要求改良待遇或其他問題而發者；農潮有爲官逼民反者，有爲地主激成者，有爲天災人禍誘致者，皆當別論，初非概由共黨煽惑也。）於其武力所及之地，則攻城陷池，殺人放火，內視彼所謂資產階級與智識階級如仇寇，外與國家軍隊相對

壘，是以憧憬於共產主義者，以及歆羨於蘇俄之治績者，其數量之增減爲又一問題，而一般人視陰謀暴行之共產黨徒，則毒蛇猛獸不啻也。是以懲共剿共，同爲國人所樂道，偶有異議，嘗聞二端：一年之前，外寇既深，國是飄搖，乃有廢止內戰之運動，衆議紛陳，其間有視剿共爲內戰，主張停剿者，此一端也。數月以來，各地搜索共黨，入獄者相繼，乃有民權保障大同盟之產生，雖標揭汎及民權，而營救以共產嫌疑被捕者甚力，嘗謂『即使共產黨員，亦非法律不許』此又一端也。二者論據，頗能遠追西哲，近例歐美，極堂皇典雅之至，蓋清共剿共期間之自成一家言者也。

平心論之，自由之神未嘗履我神州，若在信仰自由之下，獨不許信共產主義；在言論自由之下，獨不許言共產主義，偏狹已甚，豈得謂平，矧逢國難，無論對抗帝國主義之侵略，共產主義者即使不站在第一線，亦應與一般國民站在一條線。更就所謂集中力量言之，共產主義既非不生產主義，即共產主義者尤應爲生產之健將，然則今日之搜索剿伐，不亦可以已乎？顧乃當局毅然爲之，人民欣然稱之何歟，曰：不自生產而毀人之產也，不事禦侮而乘國之危也。虐殺善良，違法亂紀，此而不搜索，不剿伐，徒見匪燄之日張，更何所謂抗日，何所謂民權，實逼處此，短兵相接，其責蓋不在搜索剿伐者。

之一造可知也。庇共產者，豈不曰，某國共黨有報紙，某國共黨有政黨，是誠爲我所夢寐以求之太平氣象，然我國共黨何嘗以此爲理想境界，其中常委以共黨放棄其恐怖政策爲容共之前提，固不易之論也。（四月十二日）

冷口之陷

敵方總攻長城各口，始於九日，至隔昨而冷口陷，電稱失陷之前，敵機將我口外陣地毀盡，利用烟幕彈之掩蔽，向我兩翼迂迴攻擊，復以極烈火砲，針對建昌猛轟，以三十餘裝甲車猛衝，我軍血戰三晝夜，肉搏十餘次，商震將軍所部折十分之七云，嗚呼！非戰之罪，悲壯極矣！

以敵軍武器之新銳，詎容奢言制敵，冷口之失，初非意外，商部能苦戰，尤不可以勝敗論，而國人應予以同情與援助者也。况如昨日電訊，商將軍既有二十四小時克復冷口之軍令，續報又稱反攻轉戰於遷安，其再接再厲之勇，尤有足多，雖冷口終得克復與否，未可逆觀，顧不問勝敗，儘戰不休，自是圖存之惟一活路，不惟商部然，冷口然，前線各口各部，乃至整個國族之命脈，無不然。試察全盤情勢，長城殘闕，門戶洞開，舉國倚爲屏蔽者，健兒之血若肉而已，並此無之，安在而得確定爲我國國土耶。

冷口失陷而後，灤東有腹背受敵之虞，長城有全線動搖之勢，據高臨下，何求不得，平津猶釜底耳。今幸猶在我軍掌握之中，實際乃在敵人積薪之上，是所爭不在能保不能保，而在失之以苦戰，抑棄之如敝屣，平津而如敝屣，何處纔是拱壁。况日人籌謀，要爲準備小犧牲，博得大利益，瀋陽而如金城湯池，斷無九一八之變；入關而如拉枯摧朽，雖鯨吞亦不厭其多，得我土地如是其輕易，亡我國家安見其艱難，狼子既抱無厭之野心，列國豈無大動之食指。誠使暴風疾雨，相率襲來，則斷壁頽垣，詎得爲我族托庇之所。國破家亡，族人雖欲盡蹈東海而死，又安知主我者之不以畜牧牛羊之精神，以保持衛生之見解，并懸葬身洪濤爲厲禁耶。姑無言輕棄國土之必亡於外患，卽就內部觀之，全師而退，退何止境，國境日蹙，庫收日竭，兵無以食，民不聊生，是驅饑軍以食良懦，驅強悍以相搏噬也。東省淪陷後之河北，已略見朕兆，棄土愈多，爲害愈烈，土崩魚爛，更何待敵國外患之亡我耶？

若失地於苦戰之後，在我則媵焦土以血肉，俯仰無媿於天地，忠勇卓然，前仆後起，義聲所播，將與宇內以何等良好之觀感與反應，姑置勿論，然示以攫人土地，亡人國家，未可不勞而獲，則侵凌之禍，或可稍緩乎？故今日之事，不在進退勝敗，而在力戰與否，蓋惟力戰，戰勝始有規復失地之望，不勝

猶可阻遏敵軍之深入蹂躪；即使敗，亦得發揚民族精神，集中國人心力，不戰則不待外寇長驅直入，我族立足無地，先以內潰，勢有所必至也，冷口之陷不足道，要在儘戰不休而已。（四月十四日）

國民經濟之挽救

中國國民經濟之頻於危殆，中國銀行報告書述之綦詳，具見本報本月九日所刊，挽救之道，未容緩圖，論者有二說焉：政府削減不急務之政費，人民排除不必要之浪費，節省所得，上下聯合統制，先事改良農產，此其一。中國經濟破產之病根，首在帝國主義之侵略，帝國主義在華之勢力不排除，國民經濟將永無昭蘇之可能，此又其一。由前之說，凡百以節儉爲先，是從近處小處做起；由後之說，以排除帝國主義爲先，是從遠處大處做起，二者皆不可謂無其見地，然疑義叢生，當有研求餘地也。

試以輸入超過之一端，追求國民經濟之病態，當民國十六年，入超不足一萬萬兩，其後頻年遞增，閱五年，至去年而爲五萬五千六百六十萬兩，爲列簡表，以見一斑。

入超兩數

入超指數

十六年

九四·二九三·九六二

九一·九

十七年	二〇四·六一四·二八三	一九九·五
十八年	二五〇·〇九一·五〇三	二四三·八
十九年	四一四·九一二·一四八	四〇四·五
二十年	五二四·〇一三·六六九	五一〇·八
念一年	五五六·六〇五·二四〇	五四二·六

(按指數以民國元年爲基年)

增進之速，至堪驚人，平均年加萬萬，固無一而非國民膏血也。漏卮不塞，枯竭必至，益以天災人禍，資產之未流出海外者，漂泊於洪水，焚毀於兵匪，遼吉黑熱四省，復連皮帶骨，整個爲外寇所劫持，其幸存域內者，資金呆滯，田園荒蕪，工廠塵封，物產阻塞，此所以異於毀滅者僅矣。病態若斯，而謂儉約與反帝足以療之，未敢苟同也。

形成鉅額之入超，自以出口減退，進口激增爲二因。茲姑毋言出口衰落之由，檢視進口，去年棉花值一萬二千餘萬兩，洋米值一萬一千九百餘萬兩，棉貨值七千二百餘萬兩，小麥值五千一百餘

萬兩，只此四項，已逾三萬六千四百萬兩，蓋佔入超總額約三分之二，佔進口總額亦三分之一而強，四者非奢侈品，饑寒皆無可節儉，抑排除帝國主義而去之，謂飽暖自有其術，不亦甚難索解歟。

我人未欲菲薄反帝之說，尤樂宣揚節儉之風，然帝國主義之勢力縱爲陷我國民經濟於危境之主因之一，謂挽救國民經濟乃以反帝爲先，當爲事實所不可能，且不事切實之挽救，儘唱空疎之高調，是怨天尤人，導以錯誤之目標也。以云節儉，宜爲奢靡之針砭，然全國胼手胝足之務農者獨逾百分之八十，牛馬生涯之勞工若干，失業者又若干，中下級俸給之職員又若干，如是者，求不死尙是問題，襁纒糠糜，詎復有節衣縮食之餘地，蓋堪供我人指摘者，繁華都市之浮面而已。至於政費軍費所耗，以與其功能效率相比照，可削減者最多，而舶來軍械彈藥，夙供內戰，是在國民經濟觀之，尤一舉而數弊焉。

挽救國民經濟之種種方法，僅求其效，不厭其微，故提倡節儉不失爲方法之一，而空言反帝，則猶不足視爲方法，窮源溯本，還在清澄政治，保持治安，舉國農工，安居樂業，不然，聯合統制云云，改良生產云云，何從說起耶。（四月十五日）

云何
剗共

陳獨秀彭述之案正在法院審理之中，未容我人置一辭，顧國內年來類此之案件不知凡幾，國家在此萬難之中，不可不確立一貫之政策，以爲應付一切之標準，然後琴絲可得而治也。不然，或求片言之辯白而不得，或賴多方之營救以自全，保釋者，幽囚者，戮身者，各視其身分淵源與機會而殊，藉曰其個人之有幸有不幸，不值齒數，國家法律之尊嚴不值顧恤，然寬嚴漫無根據，何來勸懲之效，以此已亂，亂世已耶。世界潮流所示，人類信仰不同，驅歸一尊，情理兩乖，是知今日亟務，乃爲遏亂萌而非遏左傾，防行檢而非防思想，相去一間，不可不辨；蓋惟思想信仰，發之內心，非法律所得而範之，非威武所得而屈之，苟不問作亂不作亂，舉如此思想，如此信仰者，悉寘於法，將與驅之作亂何擇，亦惟寬假不作亂者，而後如此思想如此信仰者樂求其前途於作亂之外，差以毫厘，謬以千里，安內立國之道，剗共云何，戡亂而已。（四月十六日）

煤油 競爭

昨報紀述中國市場之國際煤油（見第一張第四版），競爭劇烈，市價步跌，外商甚至僅得收回裝運納稅所需，煤油等於無值，因此減少之漏卮，年可四千五百萬元乃至九千萬元，國人坐享漁利若斯之鉅，誠為意想所不及者也。考輸入煤油，在進口貿易上年來漸佔重要之地位，例以最近之三年，民國十九年度進口五千四百八十餘萬兩，居各貨中之第六位；二十年度進口六千四百五十餘萬兩，居各貨中之第五位；二十一年度貿易總額驟降，比上年減少百分之二六·八，而煤油進口猶為六千萬強，躍居各貨中之第四位。前乎煤油者，一為棉花，次為洋米，復次為棉貨，皆衣食所需之農產物也。誠使國內稍復平靖，農家得安於耕耘，號稱以農立國者，飽暖無須乎仰給海外，則煤油之將居進口貨之首席，殆無疑問。况國內愈安靖，愈開發，煤油之用途亦愈廣，是自國民經濟或商業觀之，煤油在國內之供需，以及煤油在世界市場之狀況，實為最可注意之對象，其一漲一跌，一緊一弛，萬萬同胞罔不受其直接或間接之影響也。今幸俄油與英美出品之爭競，而我國坐食其惠，一旦三角戀愛之情歌，抑揚頓

挫而來，國人既不能無需於煤油，則極端壓榨亦惟忍受之而已，可不懼哉。太阿倒持，宰割由人，於是不能不聯想及於上下協力，以謀統制貿易，統制不易言，惟有亟先注意其實況，由販賣者消耗者洞燭其利害關頭，而扶弱抑強，迭爲消長之，庶幾用煤油者不爲煤油所溺歟。（四月十六日）

歌女 住宅

何謂娼，何謂非娼，法家有一答案，舊道德家有一答案，新哲學家又一答案，各地風尚懸殊，殆又各有其答案，從寬解釋，人類之不爲男盜女娼者幾希，則首都歌女之爲顏色玻鏡所籠罩，復何憾乎。昨據京電，黨政軍警四機關集議禁娼，將劃烏衣巷等若干地爲歌女住宅區，不住區內者以私娼論，是歌女雖無端被剝居住之自由，然五十步百步之差，便爲非娼，亦不可謂非厚幸，獨區內不少不歌婦女，自此將同在顏色玻鏡籠罩之下，豈不甚冤；而區外將被誤解爲私娼區，絃管之屬，且將爲不名譽之工具，豈不更冤。誤解之下，不入於朱，便入於墨；不入於墨，便入於朱，黨政軍警人員乃至諸色人等爲其室家卜居，不將大費躊躇歟，不揣本而惟齊末之是求，遂無是處，哀哉。（四月十六日）

非常人哉

馮玉祥將軍誠非常人哉，僻居張垣，而常勞中央要人齒頰；欲行不行，而行止似乎大有問題。試檢近頃報紙所紀各方談片，於內政外交，抗日剿匪之餘，輒有馮將如何云云，非非常人，曷克臻此。昨日北平電並傳二說：一謂馮表示決不離張，現有衛隊二千，敵如侵察，決率衛隊與拚；又一說謂馮近因感憤成疾，對左右稱願早日戰死疆場，毋爲倭奴氣死云。常人那得衛隊二千，常人有衛隊二千而與戰區逼近者，那敢復謂與敵一拚；常人志切殺賊，而手有寸鐵者，那肯徒擁二千之衆而坐視危亡，隱忍不發；常人居張垣，必是不願死疆場，既願死疆場，決不留張垣，那有身居張垣而神馳疆場者；常人不殺賊，殺賊非常人，常人氣不死，氣死非常人，那有賊可殺不殺而幾虞氣死者。論非常之人，必以非常之理，常理所不通，必非常人哉。前清末年，馮纔營長，率衆五百，民國元二年之交，率衆二千，內戰頻乘，以善戰而頭角嶄然，則今之二千非彼時之二千，對內對外尤不可相提並論，東洋人當然不是吳佩孚也。（四月十六日）

紗廠減工

明日起，全國紗廠將實行減工百分之二十三，總工會電請政府制止，實業部派員圖謀救濟，是非一業一隅之問題，蓋世界的經濟衰頹，萬國百業無以自外於漩渦而獨善，况我國承天災之後，在倭寇共匪破壞之中，國民經濟一落千丈，百業萎縮乃當然之趨歸，紗廠減工非意外也。

此次決議，普行各省，據廠方報告，目前存紗總數在十六萬包之上，較之一年之前，多存約七萬四千包；較之一年半之前，多存約十一萬包；上海存量最多，約爲十二萬包；而往年日銷三四千包，今僅二三百包，長此以往，存貨銷納亦須年餘，新紗出路毫無把握，此在廠家固蒙跌價虧本之厄運，而耗社會之人力財力以製造無人顧問之貨品，亦屬不是辦法。今以減工節約產量，所以自救，亦即所以謀持久之道云。其說我人無以難之，然其影響所及，從業之勞工，必隨之而比例短絀，其工資，農家亦必以紗滯棉賤而遭莫大之損失。總工會發難反對，自有其切身利害繫焉，聞其言曰：紗業應自振作，

以與外貨爭競，乃以消極之減工，予外貨以更大傾銷之機會，是不但數十萬紗工生計受其影響，關係實業前途亦甚遠大云。此其所見，亦自未可厚非。夫問題性質殊異乎勞資之爭，則官家救濟宜非調停了事，實業部計何所出，誠舉國所欲刮目以俟者也。

本問題實以棉紗之銷場爲本，農工如何，僅爲相緣而生之問題，紗銷不廣，多紡奚益？故不爲紗銷設法而責廠家以不許減工，是率農工以食紗廠，轉瞬同歸於盡，終於無工，豈僅減工而已。抑我國紗銷，初非無法推廣，以視各國經濟衰頹之由於供過於求者，迥不相侔。考之最近之貿易狀況，去年棉貨進口爲七千二百餘萬兩，而出口之棉紗棉布共三千萬兩不足，是貿易總額銳跌如去年者，棉貨猶入超約四千二百萬兩，其間以疋頭爲大宗，而無不以棉紗爲原料，棉貨入超而紗銷壅滯，二者相提並論，矛盾何如，則知國家所應作爲者，在乎對於紗廠織廠之『安內攘外』以誘掖之保護之，若云救濟，未矣。

抑今所決議減工者，全國之華商紗廠也。華商紗廠有紗錠二百五十萬枚強，而在華之日商紗廠亦有紗錠一百七十八萬枚強。去年華廠出品一百四十二萬餘包，而日廠出品亦八十餘萬包，誠

使華商減工百分之二十三，產量減少百分之二十，乃爲適宜之措置，則所減約爲二十八萬餘包；而日廠出品猶三倍此數，於是言之，華廠所以減工，雖謂由於經濟絕交不澈底所致可也。

力自振作，廠家之責；防止傾銷，政府之責；經濟絕交，國民之責，各盡厥責，則一百四五十萬包之國紗，不脛而走，更無俟乎救濟矣。（四月二十一日）

畫平津爲緩衝區

自日本竊發瀋陽，先後以緩衝區域之說，熒惑世人視聽者，初指錦州一帶，繼指長城內外各若干里，既出之以旁敲側擊之方式，復不自掩其包藏之禍心，曇花一現，始終未入談判之程序。茲者，又以此說擬諸平津，徵之錦州長城之相繼失陷，則視今說，乃爲略奪平津之先聲，亦無不可，因應之道，蓋惟備戰，雖然，今日之情勢，有迥殊於往昔者在，未可忽也。據電訊所傳：

『日外務省奉承軍部意旨，通令駐外使館及領事，向各國及駐華外國官民要人祕密宣傳，謂日軍決消滅華軍根據地，以絕華北戰禍，將平津一帶，劃爲緩衝區域，由國際共同管理，日使有吉，須磨，矢野等返華後，亦將積極進行此項詭計。』

如是云云，雖談判亦猶遠，顧較之前此二說，進展之可能性稍豐，良以關內之國際利害關係，錯綜複雜，以各國患得患失之心理，希冀平津之苟安，異於漠視錦州與長城之誰屬，此由於利害者其

一也。况以辛丑和約第九款之伏因，所謂

『中國國家應允由諸國分應主辦會同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通道無斷絕之虞。今諸國駐守之處，係黃村，廊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唐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

』

易於資爲日本推動各國之憑藉，各國亦不難取爲助虐逢惡之托辭，此由歷史者其二也。暴日雖暴，不能絕無所顧慮於國際，用兵關外，既恣所欲用，侵擾平津，不無『國際炸彈爆發』之虞。况日本策略，每值國際睡眠，則彼軍事活躍；國際蠕動，則彼軍事靜止，攷之十九個月以來之波紋，若中符節，今於暴力推進之後，適逢華府談話將始，則縱橫捭闔，乘機而作，此由於外交者其三也。長城一帶，山野荒漠，利於新式武器大規模之作戰，戰線較長，守兵自薄，突破若干點之後，全線蒙其影響而變化，故勝算在彼。而灤河以西，我軍密集，水陸通達，且天津爲北方之商埠，北平尤外使所駐節，彼進窺必以較厚之兵力，較大之犧牲，而重砲飛機復不容肆無忌憚，是以暴力加我以壓迫，不若運用外交之得計，此由於軍事者其四也。綜此數者，可以斷言於敵方擬以平津爲衝圍域之期望，較期望於

錦州長城者爲尤切，益以迎合各國苟安之心理，故曰進展之可能性亦稍豐，不惟僅是我國於屢戰屢北喪師失地之餘，觀感不稍變遷歟？平津國人不求苟安歟？國人視平津，不視爲北方原氣所寄而冀以瓦全歟？江西匪燄不稍滅殺對日敵愾歟？凡是者，不將聞緩衝之說而怦然心動歟？

抗日戰線何在，抗日戰備何有，抗日勝算何若，茲姑存而不論，而妥協之爲事勢所不許，羣情所不甘，則舉國所共認者也。若所謂劃平津爲緩衝區，我人亦將不復就其問題之本身，作何由述，顧必欲國人確認者，中日間而有緩衝區域之實現，斷非國際戰時之變態，乃爲屈服之行爲，妥協之開始，其性質固如是也。（四月二十二日）

歡蘇大 迎俄使

中俄兩國國界，綿延萬里，去年十二月間，始恢復中斷六載之邦交，而以交換大使開我國外交史之新紀元。我國駐俄大使顏惠慶氏已履任，今俄國駐華首任大使鮑格莫洛夫氏亦將以本日下午抵上海，是誠舉國所引爲至堪欣賀者也。此後兩國邦交將進展至如何程度，是非目前所得而逆觀，顧自經濟言之，各國方以保護其國內之實業而高築關稅壁壘，俄貨尤爲遭受嫉視之目標之一，我國乃入超之消費國家，事實上既不得仰給域外，則樂見友好和愛之商品充我市場，鮑大使蒞華之後，其必謀兩國貿易之增進，而審察我國所需求，避免對於我國國產之爭競，以求兩利之道乎？自大局言之，我族有和平之天性，蘇俄以和平爲國策，則互尊主權，各守疆域，在不相侵犯之消極條件之下，共同負荷遠東和平之大任，締造遠東光明之基礎，攜手邁進，應以復交遣使爲發軔，鮑使其必引爲己任乎？（四月

二十三日）

適其廢
見爲話

偶見胡適我的意見不過如此一文，有數語云：『到了今年，日本拒絕國聯調解，並且退出國聯之後，我不主張與日本交涉了。我深信對日交涉無論取何種形式，必須不違背今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大會上通過的報告書與建議案的原則，在日本沒有表示承認這些原則之前，中國對自己人民，對世界，都有不同日
本進行交涉的義務。』又云：『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來主張作戰。』最後引『立言無所苟的先知者』郭嵩燾之奏議函牘，對於胡氏心目中之主戰的『廢話階級』下針砭，綜觀全文，除說明不主和不主戰之外，別無結論，誠不料在野名流之『意見不過如此』之消極也。不過如此，不如不說，說之適見其爲廢話而已。（四月二十二日）

華北 政務

據聞華北政務機關之組織與人選，俱經內定，不日發表，是誠不知所云之消息，而中央要人所屢屢吞吐其辭，未嘗明白宣示者也。所謂華北指何地，何地無政務機關而待籌設，省界盡然，省政府儼然，大敵當前，軍事倥傯，此所謂華北政務機關者，爲省治軍治歟？爲治軍治省歟？語焉不詳，高深莫測。竊以爲今日之大患，在乎組織之不健全，辦事之無能力，不健全則興革之無能力，則補充之，興革由法，補充由人，病其不健全與無能力而別設崇高之爵位，徒見其疊牀架屋，造就強有力者覬覦之新目標而已，於事何補耶。況省區省制，既以人事而有尾大不掉之弊，乃謂設一機關，使得納若干省於軌範之內，而與中央始終如手臂之相使，其誰信之；意者，世變方殷，華北別設政務機關者，所以應變也，然變之可患者，在前方陣線，又與政務何與。（四月三十日）

五一節告勞資

勞資兩方確認三八制度之原則，以制限過度之工作時間，此世界勞動紀念節之本旨也。祇以勞資爭議不祇時間問題，勞動界對此紀念之觀感，遂憧憬於勞工多方面之權利，故遭遇未臻三八者，今日輒有要求實現三八之衝動；其已享受三八制者，今日輒有要求三八以外之衝動，是皆發於內心而無可抑遏者也。衝動所之，或發為言辭，或演為運動，於是年年今日，寰宇之各方面殆無異同時渡過於大自然之低氣壓之下，謂此佳節也，歡欣歌舞之者蓋鮮。

人類羣生，相諒相成，橫而國際之協和，縱而勞資之合作，皆可以增進全羣福利，故我人所欲欣祝此勞動紀念節者，端在勞動界之掙扎解脫其牛馬生涯，而取得權利之保障，及主張權利之發言。勞工非復奴隸，勞力非復貨品，回復其人的本來面目，蔚為產業界中不可侮之權威，雖以階級意識之發酵，幾無以掩蔽足以誘致階級鬪爭之裂痕，往後推移，將不知所屆，然今日之局面固維繫於相

諒相成，而勞動節所紀念者，自不平躋於平，相諒之始也。

尤自年餘以來，國內勞動團體鑒於國難之嚴重，覆亡之可虞，屢屢發爲勞資合作之宣言，雖工潮相踵接，報紙紀述無虛日，然大多能發能收，不若往歲之緊張，於是知勞資之能瞿然於糾紛之無殊相殺，資方雖自有其資方之利益，勞方雖自有勞方之利益，而兩方之上，尤有共通之國家的利益，爲兩方所欲共通愛護增進也。

抑不惟倭寇之爲國難，不惟國難期間之姑且合作爲必要而已，回顧國內，一切生產機能，毀於天災者幾何？毀於匪禍者幾何？蒙災同胞，流離失所，生死而肉骨之者，無問爲政府機關，爲社會團體，或出之以救濟之方式，或容許以寄生而分利，大體說來，總是生之者寡而食之者衆，是直接間接，有形無形，皆待從事於生產之勞資，分若干血液以供災胞營養，卽如國家經費獨取給於富庶安全之區，其一例也。更曠觀各國，關稅戰爭，貨幣戰爭，商品戰爭，鉤心鬥角，無非力自振拔於窮窘之鄉，所以自保其富力者，無微不至；所以吸收他國之富力者，無孔不入；而我國不但無鉅艦重砲，堅甲利兵爲國防，卽就經濟言之，亦絕無國防之可言，國人自覺窮困已達極點，而在外人心目中，僅存之一滴血

一瓣肉，猶無一而非彼所欲得，於是百貨傾銷，曰此絕好市場也，國內外之大勢若斯，是經濟上之安內攘外，責在國內產業界之雙肩，誠非勞資雙方大澈大悟，和諧合作，其克負荷莫大之責任耶。

國內之擁有資產者其聽之，勞資合作之呼聲，非爲爾等發財地也，爾等應盡量運用資產，投之生產事業，產業利潤所得，必改善勞工之待遇，增進消納勞工之機會，而後生生不息，亦猶勞動界之應發揮其血汗之最高量，以增進產物之質量，減低產物之成本，不如是而相壓相欺，惟力是視，強吞弱肉之爲勞資合作，視往年軍閥鬭爭而曰求全國統一，今日日本侵略而曰謀遠東和平，荒謬絕倫，可誅一也。（五月一日）

省府改組

與華北別設政務機關並傳者，有某某二省主席互遷之說，有某某四省某某七省政府改組之說，今華北政務機關以隔昨中央政治會議之決議，以黃郛等二十三人組織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而若干省政府之問題則陝甘兩省先他省而實現，此數者，各有其不同之動機與性質，顧就大體論之，視爲中央政府注意各省之徵候可也。

離省區無國家，離地方無中央，國事至此，中央固應負其嚴重之責任，然各省對中央非但不能翊贊輔翼，抑且不能自謀自給，甚者省自爲政，行政系統毀損無遺；省自成軍，要挾餉械無所不用其極，上蔑政府，下虐細民，是中央政府者將何所憑藉以安內攘外耶？事非偶然，由來久矣，則於創痛深鉅之中，作更張興革之謀，自有其不容已者也。

抑我人於此有欲爲中央當局言者，更張興革，應有準則，理想之至善，誠所難期，人事之變換，必

有影響，故當決策之前，務先審慎周詳，無論制度或人選，雖不能求其至善，亦必確信其較善，此較彼，新較舊，較善之程度，抵償變換時所得之惡影響而有餘，而後毅然更張興革之，始有價值之足道，不然者，不如其已也。今所謂若干省府之改組，無關制度，僅爲人選問題，則必以國政省治以及人民之福利爲前提，真知灼見於其人也，能勤政愛民，能公忠體國，始引進之，若此庸庸，彼碌碌，此一籌莫展，彼束手無策，或同是不識大體，或同是飛揚跋扈，則走一個起身砲，來一個下馬威，徒增紛擾，甯若苟安之爲愈耶。

事有不容苟安者，外患急於星火，內亂勢如燎原，拯饑援溺，豈可稍緩須臾，則治軍治民，務求必勝，即使不然，亦務去必不勝而求其或勝，熱河失於湯玉麟，湯即必不勝而早在務去之列者也。事亦有不在省府人選者，如甘肅夙稱貧瘠，歷經天災人禍，省府幾無以舉炊，省政之百廢不舉，無論矣，中央不予扶掖，軍政絕無辦法，邵力子然，朱紹良將亦然。總之，不得協餉，不得協款，仍無以治甘是問題，尤不在改組省府可知也。凡是云云者，願中央政府之注意各省區，遠之則正本清源，近之則亟所先務，而不必要之更張，則俟之大局粗定之日可也。（五月五日）

農村復興

農村復興委員會，以隔昨開第一次會議，根據章程，以計劃復興農村方法，籌集復興款項，並補助復興事業之進行爲目的。汪精衛院長所致開會辭，又有集中朝野力量，籌集鉅款，分途救濟，充實金融，改良技術，發展交通，調劑糧食，期於抗日爲鞏固後方之圖，於剿匪收釜底抽薪之效云云，是會使命於以可知。夫以我

國農田之廣，病態之深，民智之閉塞，交通之阻滯，乃得自安定而開發而繁榮，則一切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殆無不迎刃而解，雖謂今日政府對於人民之責任既了却過半可也。求所以赴之者，若此會之集各方權威數十人於首都，各分其身兼數役數十役之餘緒，坐以論道，非不可提綱挈領，制定所謂原則者若干事，而所以推進之，實現之者，要非自中央以迄各省縣村鎮，分別各置專責之組織不可。若中央以行政院長主之，類推而省以省主席主之，縣以縣長主之，區以區長主之，性質非不適當，系統非不儼然，責以事功，殆祇見幾道官樣文章而已。眞方假藥，大題小做，是國政之普遍病態，農村復興委員會其力矯之哉。（五月七日）

文化 同盟

日前上海各文化團體於補行五四紀念之際，作決議案六：①組織中國文化復興大同盟，②定五月四日爲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紀念日，③籌設學界俱樂部，④籌設教育銀行，⑤舉行學術救國運動週，⑥電請政府釋放全國政治犯，危害民國犯除外。六者各有其深長之意味，而以宣言發電爲事者，僅居其一，尤見各文化團體所欲自我努力者爲何如。今日我國文化之程度，可以體驗得之於各方現象，如政治上之訓政理論猶能成立，訓政實際竟歸失敗，在位者蔑視法治，在下者既不知守法，更不知擁護法律，舊禮教盪然，而新道德未能樹立，科學未爲一般人所理解與信仰，農工百業無不落後，國貨猶待提倡，巫卜星相成市，漢奸成羣，全國失學童百之八十二，文盲稱是，報紙最暢行者殆不逾十萬份，個人衛生與公共衛生不在人人意念之中，凡是者，皆足徵文化之落沒。抑以現代之世界文化爲標準，是幼稚，是蒙昧，而非落沒，謂復興，甯謂創建，創建之責，在政府與文化團體，政府方焦頭爛額於內亂外患，斯文化團體不得不獨任其艱鉅，是以我人於文化大同盟之組織，乃亦不得不責望之獨切也。（五月七日）

失於 內應

多倫失陷於上月二十九日，證實於本月一日，此內蒙經濟上軍事上之重鎮也。據聞前線屢戰屢北，及退入最後一壘，發現內應之便衣匪徒千餘人，巷戰肉搏，而敵逆掩至，遂不得不委棄云。溯自實行抵抗以來，戰無不敗，或以人謀之不臧，或以軍械之懸殊，事屬至堪痛心，顧亦無可奈何，獨失之以內應，前有承德，今若多倫，復如近頃平津方面盛傳之漢奸暗中活躍者，則不得不深致慨歎於民族之內潰，誠非亟謀挽救之道，行見糜爛不可收拾，禍起蕭牆，患生肘腋，蓋尤危於敵國外患也。論其病根，自得歸諸教育不普及，以至不知國家民族為何物；社會無組織，以至姦宄深入潛伏於不自覺；然政治之黑暗，民生之艱窘，亦有為淵驅魚，為叢毆雀之功，而略負時望之若干輩，竟不能共赴國難，更復執持成見，意氣相尚，是尤搗蛋朋友（聞北漢奸胡立夫以此自命）所欲引以自重而欣然於道不孤者也。（五月七日）

『五九』後之十八年

在此東北淪陷於日本之日，敵軍蹂躪我關內之時，紀念五九國恥，國人其必萬千倍其悲痛，而猛省而奮發歟。

十八年之前，即民國四年之今日，袁世凱遣曹汝霖簽字於北平日本使館，接受最後通牒內所列之要求。先是，是年一月十八日，日使日置益逕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件，數議未決；四月中旬，日本以海軍直駛福州廈門吳淞大沽等處，復以大兵三萬分駐山東奉天；四月二十六日，日本提出修正案二十四款；五月七日，提出四十八小時爲限之最後通牒，袁世凱卒屈服於威脅之下，鑄成大錯，是蓋日本蓄意亡我之鐵證，亦今日強佔東省之張本也。

以十八年前之二十一條證之，我國對日實有不共戴天之仇，不自二年前之九一八始也；以責任言之，雖戮袁世凱之屍，磔曹汝霖於市，猶不足以蔽其辜於萬一也。雖然，國人其思之，其深長思之。

乎？十八年之期間，未謂至暫也；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說，或病其紆，然民國四年五月九日之頃，舉國激昂憤慨，歷歷如在目前，乃瞬息迄今亦既十八年，誠使當時埋頭猛進於生聚教訓，今日應作何如氣象耶？試自檢討，國家在此時期內何所作爲，人民在此時期內何所作爲，舉無不因循沓泄，遂致當日袁世凱所怯弱而不敢拒却最後通牒者，至今日而國民政府亦怯弱不敢以喪權失地而宣戰。所殊者，袁世凱以對外屈服爲帝制覆滅之主因，國民政府則將以是否終不屈服爲國家存亡絕續之關鍵，蓋時勢異也。

自十八年前之五九，至二年前之九一八，更至延擴其事態之今日，日本之侵略行爲始終一貫，而變本加厲；我國之頹廢，則十八年如一日，而每况愈下，相提並論，則所以紀念此五九者，將非悲痛憤慨而已。考往年彼所求者，爲南滿東內蒙之居住權商租權等等；今則囊括我全滿（遼吉黑三省）東蒙（據熱河 攻察哈爾）往年彼所求者爲延日人爲顧問，今則策動國際之共管，經十八年之歲月，自前後作種種比較，既相差若是之遠，無論循現狀以推進，國命民脈無復苟延殘喘，更十八年之餘地；且今之視後，亦猶昔之視今，即使十八年，亦瞬息可待，國人乎，其束手待斃耶？

袁世凱以帝制自爲，引起外患，自爲不容赦之罪案；顧只就不敢拒却最後通牒與不敢規復喪權失地之兩點比較之，未見袁某視今日政府之更不可諒，亦未見今日政府之外交成績，視袁某時代之些微高明；此誠日本善用今昔兩時期國際之特殊狀態之所致，然溯本窮源，還在國家之積弱與政治之窳敗。根本上不知猛省，不事奮發，雖國聯或美國仗義執言，爲我緩禍，仍不足以救亡圖存。回憶三國干涉日本還我遼東，遼東而今安在？在五九後二日，美國威爾遜總統曾發通牒，聲明對於損害中國主權領土之完整，及損害開放門戶機會均等之國際政策，概不承認，顧其實效如何？以此例之，所以紀念五九者，對日本咬牙切齒無益，對國際搖尾乞憐無益，要在自己之發奮而已。（五月九日）

蘇俄出讓中東路

當蘇俄將中東鐵路售於日本之說初傳，本報嘗刊中暇君論文（見五月六日專論），根據中俄協定，暢言我國不應聽日俄自由處分中東路。日來傳說愈盛，日人方面尤欣欣樂道，蘇俄當局復閃爍其辭，我國外交部則於隔昨作嚴重之聲明，此事如何歸趨，將爲遠東形勢之重要關鍵，非惟路權誰屬之問題已也。

蘇俄不徵我國同意而出售中東路權之違反中俄協定，更無待贅言；願國人必熟審出售實現而後，所予我國之惡影響如何？就鐵路之本身言之，築路之約訂於一八九六年九月二日，限十二個月內興工，六年內完成；及一九〇三年而通車，按合同章程第十二款，開車之日起，滿八十年，應將鐵路及鐵路一切產業全歸中國政府，毋庸給價，預計應爲一九八三年之事，距今尚有五十年；但第十二款又訂明開車後，滿三十六年，中國政府得給價收回，預計應爲一九三九年後之事，距今僅爲六

年；今蘇俄若違約讓之日本，是六年後之給價收回，或五十年後之無償收回，皆將別生枝節，此其一端也。日本之侵佔東省，乃不合法之事實，國聯方謀糾正；李頓報告書且以與蘇俄協作爲辭，而國聯所設二十一國特別委員會，亦爲蘇俄留參加之地，今乃蘇俄不惟置身事外，且以出售中東路者鞏固日本不合法之事實，以增進糾正之困難，此又一端也。承購蘇俄之中東路股權者，獨不知其屬之日本抑僞國；屬之僞國，則其副作用卽爲蘇俄對於舉世唾棄之僞國直接加以承認；屬之日本，則日本爲扶掖僞國，並以完成其購買合同內牽涉中國之部分起見，亦必使傀儡參予之，是又誘致蘇俄之承認僞國也。天地雖大，僞國無容身之地，蘇俄承認之，是使僞國漸入入境，此又一端也。遠東大勢錯綜複雜，中國與日俄乃其主角，中東路而淪於日人之手，是俄國退出遠東漩渦之外，而以安定遠東者任之中日，以現狀而論，是縱日本也，此又一端也。

國人於上述諸點觀之，必知坐視蘇俄讓授中東路權於日本之非計；誠使蘇俄自有其讓授之自由，則亦已矣。今乃蔑視國際之成約，蹂躪我國之權益，屈於日僞之威脅，而出此緩禍之下策，猶曰侵我國權者報之以鐵拳，今日本在東省之行爲，雖曰侵華，詎非凌俄，試看鐵拳安在耶？

抑中東路讓授之說，猶未證實，蘇俄如是云云，安知其非別有手法；然於此盛傳之下，國人必準備最大之決心，以與下井投石之蘇俄相決絕，要知立國大地，固不能無友邦，然及今助長日僞者，決非友邦也！（五月十一日）

方案如何

三五日前，或以上海各大學教授對國是宣言，郵遞記者，連署者五十三人，多知名之士；篇首無紀述，故不詳其所自；函末無鈴記，求徵信而莫由；置之案頭，未爲刊布，其言則不可盡廢也。撮其要旨，蓋謂共黨蔓延，康藏變亂，熱河驅湯，新疆逐金，皆政治之專制與腐敗所致，非謀根本改造，非但抗日無從說起，抑非全國瓦解不止。徬徨悲觀，消極，既不能逃避亡國之厄運，是惟積極鼓勇加以挽救，原則數事：切實履行保障人民身體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基本權利，一也；澈底肅清貪官污吏，二也；取消黨治，以平等的直接的普遍者選舉制度，召集國民大會，組織抗日政權，三也；制定民主憲法，實行民主政治，四也；共黨應立即放棄階級鬥爭，交出紅軍，政府應立即容許共黨及其他黨派作和平公開之參政活動，五也；軍閥交出私有軍隊，一律編成國軍，開赴前方抗日，六也。凡此原則，期當局以覺悟，同胞以贊成，而實現之於最短時間。宣言之內容，概要若此。

如是云云，無有弗是，雖謂天下之公言可也。分別觀之：有政府可行而不行者，如保障民權是；有易言而難行者，如肅清貪污是；有既言而將行者，如召集國民大會，推行憲法政治是；有事權不在政府者，如共黨交出紅軍，軍閥交出私軍是；於是而知國是之未易言也。抑將行者，務期行之以真誠，毋相欺罔，是在當局方寸之間，而國民之鞭策監督，亦不可緩也。不行與難行者，責在政府，事權不在政府者，政府亦有其嚴重之責任，於是而知國是雖未易言，政府不可寬貸也。

我人猶欲爲國之智識階級如大學教授者言之者，安定國是，必先確立政本，確立政本，有待現狀之根本改造，自是不易之論；蓋今日政治之窳敗，視爲外患內憂結癥之所在，原無不可，而安內攘外，自以清澄政治爲入手之方。雖然，有不可不知者，憲政民治，體制也，非丹方也；黨治之不勝，雖益以民選之髹漆，固無用處；謂國民大會如丹鼎，必有若干有爲之士，因緣時會，一經洗禮，便能生翅而飛，負國族之重以登彼岸，亦屬絕大疑問。茲姑毋問其人安在，而不得不問救亡政治之方案之安在？不滿於現狀而掃盪之，更張之，豈特痛快，抑且必要，然所以善掃盪與更張之後者，必以專家預爲之備。若謂經天緯地以原則，臨機應變有天才，則二十餘年來之袞袞羣公，孰不能昌言原則，又孰不能臨

機應變躋於顯達耶？鞭策監督，毋使當局以憲政民治相欺罔，是一般衆人之事，而救亡致治之方案，則聰明才智之智識階級所應負責創制之於今日者也。（五月十二日）

且堯張

默幽敬

張敬堯於上星期日被誅於北平東交民巷之六國飯店內，其地蓋世界帝國主義國家在遠東之堅壘，狗彘流血其間，新紀錄也。張之既傷，自諱爲觸電，而無以自掩其胸膈之洞貫。張之將死，百問不一答，惟憾死之不速，而無以自掩其叛逆之痕跡，可見羞惡之心，不能泯滅於最後之一霎那，其軀體被毀之不足，必更驅其良知，自懲其性靈，彼女兒殺敵明志之漂亮話，又何濟於萬年遺臭耶？（五月十四日）

李杰孚

國陳木

招商局借款契約近由行政院核准解決辦法，並經雙方簽訂，付款七十萬兩，對外由招商局負責，而局方責償於李國杰，蓋陳孚木挾款遠遁，李國杰則如鸞籠也。有自香港來者，謂嘗值陳孚木於歌舞之場，意興甚酣，悻入悻出，其豪殊不可及，因拳拳致惋惜之辭曰：何爲此淺淺而敝屣中委交次之尊耶。陳孚木曼聲應曰：交次值幾何，中委值幾何，言未已，又欣然挾女子翩翩而舞矣。細民方憾人權無保障，而陳孚木之優遊，殆在中國政治外國法律兩重保障之下歟，獨不能無疑於何以立國，何以勸世！（五月十四日）

大式忠 英之實

事爲不可能所限者，莫得而非之，是以雖好奇求者，未嘗責人以挾泰山超北海也。若佗佗倪倪，順受逆來，視艱易而趨避，乃號於衆曰，求可能而已，於是世必有辱志而不死之忠義之士，失身而不羞之貞節之婦，一切道德上之辭句，於是有待，別作註解，何也，長者以折枝爲不可能也，故國聯盟約俱在，英國政府以『與國聯其他會員謀取可能的最密切之合作與協商』爲政策，坐視強暴橫行，盟約粉碎，而卒以『始終以國聯忠實會員之身分』自許。（五月十四日）

蘇俄臨陣脫逃中之遁辭

本月九日蘇俄外次加拉罕答覆我國駐俄顏大使曰：蘇俄政府並未提議出售中東路，日本及滿洲亦均無購買之準備；渠深信日人之策略，係以種種方法破壞此路，使其在經濟上財政上成爲毫無價值之物，而無待於收買。纔越二日，蘇俄外長李維諾夫語其宣傳機關曰：彼曾向日使提議，蘇俄以中東路售於滿洲當局，作爲解決目前困難之最急斷方法云，外交無信義可言，此其最近之一課也。

蘇俄出此，其爲對抗侵略戰線上之臨陣脫逃，情僞顯然，不可掩諱；顧乃不能俯首自承，而猶作種種遁辭，希圖諉卸其責任於我國，是不可不關也。李氏之言曰：中俄及奉俄協定未限制蘇俄以此路售之他人，誠不知何解於協定第四條第二款之

『兩締約國聲明，嗣後無論何方政府，不得訂立有損害對方締約國主權及利益之條約

及協定。」

豈李氏不以出售中東路爲有損我國主權與利益，而有損無損之解釋權屬之蘇俄片面，李氏個人耶？此而可以強辭奪理，又何解於同協定第九條第二款之

「蘇聯政府允諾以中國資本贖回中東鐵路及該路所屬一切財產，並允諾將該路一切股票債票，移歸中國。」

若此而視爲不足限制蘇俄之將中東售於他人，既何以自解於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第一款所謂：「股票祇准華俄商民購買」之限制？蘇俄一面視僞組織如對手之國家，一面豈猶視爲華商華民，天下豈有如此矛盾之邏輯哉？李氏又曰：

「在最近之十八月來，事實上中國政府及其統屬勢力，在中東路上已中止爲蘇聯之實際共營者，且不能依照中俄及奉俄協定行使其權利及義務，亦不能依照條約留其代表於中東路理事會，對於「滿洲」當局之破壞中東路權益，中國政府已不能審查訴告，亦未設法保障該路之常態工作，故中國政府在十八月來之未能完盡中俄及奉俄協定中之義務，使彼失

去自協定所取得之正式及道德權利。』

此事實也。然事實何自而造成，是否已絕無爭議糾紛，而至一成不變之境？蘇俄是否承認武力侵略爲正當？及今出售中東路於日僞，是否不負獎進侵略之責任？中國與日僞之紛爭，蘇俄詎得謂無所知，無所聞？中國姑不奢言終局之必如何，然未至終局之日，卽不絕平反之機，然則蘇俄何爲而亟亟造就無可挽救之絕大錯誤耶？抑日本之侵略，誠予中國以在東省行使各種權利義務之障礙，然障礙及於中東路者，蘇俄豈不同負排除障礙，以保全經濟上財政上價值之責任？中俄協定第九條第五款不云『兩締約政府承認對於中東鐵路之前途，祇能由中俄兩國取決，不許第三者干涉』歟？今蘇俄遭受干涉，不謀對抗之術，而覘然責中國以十八月來未能完盡協定之義務；遽以十八月之變態，毀棄時效長及八十年之成局，是豈遁辭所得迴避責任耶？總之，以中東路言，中俄實有共同敵人。今蘇俄乃臨陣脫逃，而李氏猶復仰首伸眉以惑聽聞，不亦可以已歟？（五月十五日）

救平津與毀平津

敵軍陷石匣，渡灤河，南距北平百餘里，西距天津三百里，飛機俯瞰，奸逆竊發，是雖謂第一戰線已展至平津，亦無不可。更以兩個月來國軍節節抵抗所示之力量觀之，平津既如纍卵之於覆巢，破碎在指顧間耳。

平津而卒不守，其影響及於中日問題之終局者綦大。倭邦志在鯨吞，詭謀百出，一朝控制舊都，攻則山東山西不足限其鐵蹄，蹂躪將不知所底；守則或假借偽國以發號施令，或別設以傀儡而袍笏登場，利用歷史，起陳死人於墳墓，以熒惑我北方忠愍之同胞，先以懷柔，繼以蠶食，回顧渙散之民族精神，支離之政治結構，其將何以自全？此其一也。東北非無各國投資關係，比數蓋微；逐鹿於我國白山黑水之間者，日俄而已；主宰國聯之諸強，既以痛癢漠然，徒託空言，相與周旋；俄國復不欲獨攬兇鋒，乃有出售中東鐵路之謀；是東北問題雖陳之世界坵壇，猶未足壓迫國聯以表見最後面目也。

平津異是，外使駐節舊都，外資遍投路鑛，舉世視聽所注，亦列國權益所繫焉；誠使拔漢旗而易僞幟，必予國際以莫大之紛擾與衝動。若希冀其爲國際的炸彈，引起乘除清算之局面，而我國竟得因此覓求出路於夾縫之中，殆仍爲癡迷顛倒於二十個月以來依恃國聯之謬誤之持續，蓋遠不若列國就此放下面孔，假悲天憫人之辭，作抑弱扶強之舉，急轉直下，草草了事之近似也，此其又一也。再北再戰，再戰再北，力既竭矣，氣不餒乎！北平，文化中心也；天津，經濟重鎮也，托足寄生其間者，不知其凡幾也；誠使動於身家性命之私，惑於玉碎瓦全之辨，怯於破釜沉舟之殊死戰，巍然卑躬屈節於小朝廷，以爲失之於國家者，猶得不失於庶人，而借重臥薪嘗膽之說，尤足解奴顏婢膝之嘲。如是者，屈服妥協之空氣，不將隨平津之砲火而醞釀，而瀰漫乎？此又其一也。此三者，皆富有可能性者也。言念及此，可不憂懼哉！

國人乎，大難當前，遠追印度，越南，朝鮮，可爲殷鑑；近例如關內外若干城鎮，爲敵軍毀爲瓦礫矣，若干鄉村，以砲火屠殺而毀滅矣；憤慨，卑怯，徬徨，悲切，斷乎不足以解脫覆亡之厄運，則惟瞿然於逃命之無餘地，沉着勇毅，以與敵人相搏於平津，堅守至無可守，不可守而將非我有，則忍痛毀之，國之

不存，何有於平津，而敵人且攫之如奇珍，據之爲魔窟也。愛國志士，血性男兒，其攘臂奮起，馳赴幽冀，外抗強寇，內翦奸逆，非異人任；力不足勝此者，解囊輸將，扶傷救死，亦前方所殷需也。（五月十六日）

不能無代價

北美合衆國總統羅斯福氏，以其政府領袖之資格，宣述彼國國民對於世界經濟會議與軍縮會議之深切願望，同時移牒五十四國元首。牒文俱載昨報，誠摯而光明磊落，溢乎字裏行間者，理智也，道德也是。可視爲二十世紀前三分一時期內之代表文章，一面發揮本時期內人類之識見，一面反映本時期內國際現象之不安與矛盾爲如何。世界各國方今爲經濟問題而憔悴至於極度，爲軍備問題而齟齬至於極度，各自知其所入於魔障者甚深，顧乃莫得而自返，宜乎聞羅氏之言，有如曙光破曉，驟覺祥和之氣充塞乎覆載間矣。

羅氏之言，皆可贊嘆，茲無取乎更爲宣揚。誠使我國而在安好狀態之下，則以民性之中庸和平，以孤立之銀幣國家，必舉國狂歡，追隨美國與羅氏之後，努力推進羅氏之言，務使實現，俾全人類和平進展。茲乃不幸，強暴侵凌，河山破碎，國家根本受嚴重而急性之壓迫，將不容從容以謀羅氏所謂

『社會狀況之改進，人類權利之維護，暨社會公道之發展，』而惟有亟自努力於救亡圖存。聞國民政府將以今晚發出贊同之覆牒，我人不能不慚慙於此一贊同者，初未足以使羅氏之言增加些微力量也。例以國聯盟約，九國公約，以及非戰公約，我國自信自矢爲忠實之簽約加盟國家，願我國未能保障諸約之必效，所猶欲自信自矢於今日者，忠實之程度，一如簽約加盟之始，然而何益耶！

羅氏以世界之經濟與軍備立言，尤側重軍備，而於第四步驟，卽世界各國應參加一莊嚴而確切之不侵犯公約，各自承允不派遣任何性質之武裝軍隊，越出本國國境，審慎鄭重以言之曰：是與其他提議必相輔而行也。凡是云云者，亦自世界立言，非專爲遠東現在之事實而發；故我國雖期望羅氏之言終得實現，透過重洋，拘束力并及於遠東，然初不奢望遠東糾紛之解決，獨自先得羅氏所言之惠，何也？非不欲奢望，奢望無益，而所以斷言於奢望之無益者，亦以如羅氏所謂各國設置軍備，不外兩種理由，而真誠接受羅氏之言者，其惟爲防禦侵略而設置軍備之國家。若對於抱侵略目的之國家，設非加以強有力之切實制裁，將無所恃而期以就範；設非準備以相當之犧牲爲代價，更無所謂強有力之切實制裁。羅氏以共同奮鬪爲言，願不準備犧牲，安得而必效乎？事非必效，我何奢望；

抑又豈特於吾爲然。世界而有一個侵略國家之存在，固舉世各國皆有爲防禦侵略而盡量設置軍備之必要，我國首當其衝，既備嘗羅氏以謂『進攻戰具』之味况矣，各國其取爲殷鑑乎！（五月十九日）

不戰之條件

自黃郛氏膺行政院北平政務委員長之命，款段北行，和平聲浪遽傳遐邇，或稱條件二：一曰華軍駐地以灤河爲界，日軍撤至長城；一曰不復獎進義勇軍。日人否認之，謂如是條件，非不可接受，但妥協至難，爲時尚早耳。黃氏表示，則謂不妥協，不求和，但將謀和平於互相諒解之下；又謂凡事必有軌範，諸維遵中央軌範以行。最近軍訊，自何柱國軍之退嬰，一髮牽全局，華北遂無戰事，於是種種恍惚迷離之消息之中，別有一個局面之輪廓焉，依稀在人人之心頭眼底。

假定謀諒解迥異乎求和而不妥協，亦可得諒解；假定條件之說不可信，而諒解已獲成立，則今後之現象，應爲彼方不復進攻，我國毋勞抵抗。上海停戰以協定，華北和平以諒解，異曲同工，自此當無第三面之戰事發生，而中央夙持一面抵抗，一面外交之兩面主義，自此當亦不在話下；至於失地如何收復，全局如何解決，宜非局部諒解所得而包舉，天地晦冥，其惟求黎明於來茲歟！

當國難之初期，舉國擾攘，有投書本報以和戰相質者，記者答以吾人傾嚮主戰之論據四：曰爲國家的人格而戰也；爲公道正義而戰也；爲喚醒民族意識而戰也；爲壓迫國際聯盟，毋任模稜兩可，務使各國放棄其違反盟約之中立態度而戰也；明知戰必敗，而應戰者若此。復以兩種悲觀見解，使吾人尤傾嚮於主戰，嘗謂：

『其一，不信任此頹廢之民族，窳敗之政象，麻木之社會，不經過絕大之苦痛，絕大之教訓，絕大之刺激，乃謂竟能沉着刻苦，從事於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其二，此次民氣激昂達於極點，萬一不戰而屈務，則有可悲之疑問二：（甲）民氣鬱勃，則是否不致釀成二十年來所未有之深刻之內亂，深刻之程度，使國家所受損失，並不減於對日作戰；（乙）民氣衰退，則是否可以防止志行薄弱之絕大多數同胞，因此失望而倒行逆施，自暴自棄，形成民族之自殺，而陷於萬劫不復之地。』

故所得結論爲戰必死，雖死猶生，戰士短折之壽命，必千百倍以取償於民族生命之延長。（全文刊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言論版。）歲月如流，忽忽年半，和固未和，戰亦限於一隅；至今日而華北

所謂諒解之醞釀，漸見成熟，雖以日人之反覆無常，野心不戢，局勢固隨時有變化之可能，亦即平津乃至黃河左岸隨時有失陷之可能，然當局之不以前舉之四種論據而戰，則至此得事實上之最後證明矣。

不戰與諒解，視屈服與妥協，自有其相當之距離；然於前舉之兩種悲觀見解，仍有勤求解答之必要。析言之：如何使今日以前所遭受之苦痛，教訓，與刺激，深鏤於國民之心坎，自此發揚韜厲，沉着刻苦，以生聚教訓，此其一也；如何使鬱勃之民氣，自正面積極的宣洩於國政之創制興革，此其二也。此而不能，則不戰與諒解，徒爲苟延殘喘而已，徒促支離滅裂而已！（五月二十日）

如何
可諒

華北和平於所謂諒解之下，國人惟有以慘痛與委屈之情緒，予當局以諒解。然諒解之成立，至少以彼此不取局部或全部之攻勢爲前提，若以飛機脅我於天空，偏師乘我之不備，復嗾鷹犬，騷擾閭里，則諒解之謂何？此而爲謀諒解之手段，則何擇於征服屈服，又不妥協不求和之謂何？藉口諒解，屈於威脅，乃斂抵抗之旗幟，日促百里，誰復爲當局諒耶？諒解不立，惟有肉搏，平津而卒不可守者，毀之而已，毀之而已。（五月二十一日）

危 亡
關 頭

居大包圍之下，厝火積薪之北平，以言安定人心，難矣哉！軋軋飛機聲，隆隆鎗砲聲，砰然者有愛國男兒之除奸，轟然者有奸逆炸彈之搗亂，慷慨激昂者有志士，悽愴欲絕者有難民，呻吟者傷兵歸後方，叱咤者壯士赴前線，邪許邪許者復有古物之南運焉。耳目所接，大致若此，此而猶能安定者，殆惟聾瞽與白癡而已，若以諒解止兵禍，自不失為安民之方，然備受威脅而不抗，安全之保障又安在，故諒解成立後之危機，依然四伏，固不可諱言，而危尤危於突受襲擊於諒解之中途，以安民者陷民于束手待斃之境，是則主持諒解者所應顧慮者也。（五月二十一日）

復興農村

復興農村問題自政府召集一次會議之後，金融界引爲己任，屢次商榷推進之方，是足多也。顧農村之所以衰落，原因不一，則所以復興之者，應非一途，如江西湖南諸省之爲共匪所破壞，陝甘諸省之爲罌粟所毀滅，以及其他之爲貪污土劣所蹂躪，爲苛捐雜稅所剝削者，卽非貸以資本，假以農具所得收效者矣。情形不同，對策斯異，若所謂提綱挈領以謀之，終類隔靴而搔癢，是以金融界之奮發，雖堪刮目，然非各省各縣起而響應，使復興運動作於下層，難期宏效也。（五月二十一日）

轉 飭
注 意

熱河安在，湯玉麟安在，而昨日京電謂監委邵鴻基調查湯玉麟棄熱案，頃纔回京呈報曰，列舉湯主熱七載罪狀，有任用私人，鬻官賣爵，弁髦法令，苛政殃民，尅折軍餉，縱兵擾民，反復通敵，不戰而退，委棄熱河各點，請轉呈國府飭令軍部注意云。如此誤國殃民，罪大惡極，而於悠悠時日之後，猶以轉飭注意爲言，休休有

容，亦亡國於沓泄之一證也。（五月二十一日）

磋商停戰中之四點

華北醞釀停戰，於今一週，屢傳波折。黃郛氏頻謂謀和平於諒解，而昨傳三條件，則兩軍暫止於目前陣線，而猶有所期待於北平密雲兩地之談判，然則結果之將殊異於無條件的諒解可知也。茲在盤旋之中，無自懸測結果之爲何如，顧有若干事，必須當局注意者。

停戰條件不涉政治問題，其一也。日方態度，傳說不一，無可詰究，若隔昨謂日本堅持（一）以承認僞國列爲停戰條件，（二）由軍事當局直接折衝，是一面以軍事爲主體，一面以政治爲條件也；如此矛盾，宜不可信。信爲并列，則日方希冀者在第二項，而不在第三項可知，我國反是；折衝結果果將如何取捨從違乎？竊以事關全局，在所必爭；停戰可，不停戰亦可，接受政治條件則萬萬不可，易辭言之，化平津爲瓦礫，可屈服於暴力而斷送四省則萬萬不可。是則磋商停戰之際，必須避免任何程度，任何形式，以避免牽涉政治者也。

停戰條件不拘束抵抗，其二也。抵抗之義，限於消極的應付敵方之進攻，故停戰而實現，應無所謂進攻亦即無所用其抵抗；然以我軍自灤東撤退後之事實例之，當初何柱國與彼方何嘗絕無所謂『諒解』，顧乃我退彼進，突佔數百里，稍與爭持，即囂囂然指我方爲絕無和平誠意。誠使停戰條件不絕其繼續試探我國誠意之機會，則我國將以抵抗而戰歟，以停戰而不抵抗歟？例以昨日飛機低飛於我故都之領空，而我國之高射砲寂然，是爲忍耐歟？拘束歟？彼駐津軍隊六百人，整隊移故都，在此時會，應不容許，顧乃浩然如入無人之境，此又忍耐歟？拘束歟？在諒解未成立之頃，猶然若不獲抵抗於諒解之後，則保全平津，徒以資敵而已。

停戰條件，應依公法常軌，其三也。自九一八後，一切公法既如廢紙，顧亦有不應廢，且不可廢者；如國際公法於停戰中之變態，設有原則，曰以國家重大之過失而違反停戰條款者如何，曰以個人意行而牴牾停戰條款者如何，前者防國家之蔑視信義，後者防個人意行影響國家，意至善也。今平津以彼方浪人，我方奸逆之關係，益以鬱勃之民氣，即使停戰議成，亦復危機四伏，大可一髮相牽而全功盡棄，是則於協議停戰之際，所應未雨綢繆者也。

停戰條件應公之天下，其四也。天幻變乃外交軍事進行中所不獲免之過程，然其結果宜不以神祕爲得計；況中日問題既已公之國際，而日本一面力關他國於問題之外，一面虛構種種言詞，惑各國視聽，故停戰諒解成立之日，縱使其本身無何價值之可言，而日本必且利用祕密，炫之世界，如奇貨，是不可不防也。防之最簡易者，惟澈底公開而已。（五月二十五日）

關不祥之傳說

近一二日，華北無戰訊，關於停戰諒解之進行，亦未有確立之官報，悲觀樂觀不必說，不遠之將來，當有事實爲答案也。

與停戰之聲交響者，一般社會有內戰是否接踵爆發之疑懼，傳者且謂西南如何，東北西北如何，以記者耳目所及，惟西南以假定之妥協爲前提，對外予國民政府以難堪；以云內戰，殊無自發見傳言之實據。雖然，事屬不足信，亦不妨加以論列者。

國家之窮於對外者，輒引起國內之劇變，史績斑斑，皆殷鑒也。我國自強暴之入寇，朝野紛呶，終以局部抵抗爲國策，乃閱時年餘，喪地四省，卒謀停戰於威脅之餘，則不滿於現政府者自有其蹈瑕抵隙之藉口，况以現政府之脆弱，尤示人以可乘之機會耶？

平心而論，現政府之政績武功，舉無足爲自維其治權之憑藉，誠使民衆能作廣泛偉大之革命

行動，則現政府之崩潰，當如拉枯摧朽耳；顧民衆安在？蓋形成民衆力量者，必以普遍之民族意識，國家觀念，政治趣味爲之基礎；無此基礎，脅以威，誘以利，惑以詖辭，激以正義，而以民衆相號召，則雖有衆而不廣，雖廣而積力不厚，幸而不敗，其所成就者，屬之若干少數人，於民衆無與也。至於假手於現成之何種勢力，我人姑不以二十二年來之歷史循環，取爲詛咒之論據，然試察之現成勢力下之政績，亦且廢然知返矣。抑姑莫言政績，試察現成勢力之頻強寇者，果如何捍敵衛國；頻匪區者，果如何剿匪安民；此而不獲肯定之答案，不亦可以已歟？

茲作是言，非謂現政府得抱殘守闕，有其一成不變之道也；亦非謂現政府抗日剿匪之功不立，可以諉罪於東北西南也；論者或爲現政府謀卸責地，乃曰某也不出兵，某也不力戰，此其無當，蓋與各方之責難現政府厥同。竊以爲停戰之諒解，即使成立，仍屬危機四伏，太無保障，有如昨日所論，即使因是而保全平津，穩渡難關，然國本未立也，國是未定也。立國本，定國是，既不容現政府之抱殘守闕，亦非內戰所得而爲功，蓋必就現有之機能，循和平之程序而邁進。政府取決於黨議，黨議取決於全國臨時代表大會，全代會授權國民大會，由國民大會產生一切，以謀政府之健全充實；此可能之

路徑，政府所已示意，國民所樂接受者也。不此之圖，內戰且爲推進和平程序之障，謂與作亂何擇，此其誤國又何如？

任何內戰，無不爲國民所欲加以咒罵，無不足低降國際之地位，又無不爲誘致外侮內亂之主因。國事至此，救亡圖存之不遑，安得不闢此不祥之傳說。（五月二十六日）

停戰之中

據最近電訊，華北停戰已有成議，僅手續未備耳。暫獲偏安，姑紓喘息，九一八以來所未有也。溯自此說之初傳，以迄手續尙未完畢之今日，爲日無幾，而各方衝動所至，恣意奔放；或聲色俱厲，責人獨嚴；或不自媿怍，而於今後之事權自許獨厚；種種劣根性之真面目，漸次流露，而能反躬自省，坦然自承，既往不容諉卸之咎戾者，絕無其人。嗚呼！此非至可憂懼之朕兆，至可痛心之現象耶！

戰雖休止，國難未已也。他不具論，卽就接踵停戰後者而言之：停戰根本上無保障，對方而更復毀信背義，無時不可啓釁，卽無時不可長驅直入，陣線在昌平通縣甯河線之東北，攫平津如探囊，此其一也。外有浪人之播弄，內有奸逆之鼓煽，遠有志士仁人活躍於東省，近有同仇敵愾鬱勃於內心，偶有作爲，便予藉口，此其二也。前後方士兵，曾逢勁敵，繼以敗績，終以停戰，其士氣之趨於衰頹，勢所當然，調防既有未能，變起如何再戰，振作鼓舞，談何容易；風鶴所至，動搖堪虞，此其三也。藉曰不然，疆

土日蹙，賦稅日絀，而退嬰集中於河北一隅之隊伍，其給養往日取給於關外四百萬方里者，今後如何取給於殘破之華北，此其四也。河北一省委棄敵方者，逾全省三分之一，而軍政諸費則數倍於平時，中央未容漠視，國庫挹注無從，此其五也。戰區同胞相率避難，無家可歸，無業可治，移粟無所自，移民無所至，將如何撫輯安頓，此其六也。諸如此類，無論再戰而謀抵抗，不戰而謀善後，未信朝野任何人之能舉重若輕；則於此停戰之片刻，囂囂然弩目攘臂以相向，抑何不思之甚哉？

謀國不應菲薄理論，而要以事實爲歸；貴有抱負，而要以功效爲衡；有理論，有抱負，而事實功效渺然，則此所謂理論與抱負者，自不免於高調之譏。試檢討九一八以迄今日之情狀，主戰而不能作戰，主抵抗而不能却敵，主精誠團結而爾詐我虞，主共赴國難而各行其是，主集中力量而百事不舉，主生聚教訓而醉生夢死，主經濟絕交而敵貨暢行，主航空救國而空空如也；凡是者，非理論抱負之不足取，顧或則絕未推進，或則絕鮮成就，以視救亡圖存之實際標準，所以異於高調者幾希？及今乃不得不出於停戰之途，雖視爲一切高調之反證可也。孰非局中人，則孰得責人，孰得自外於咎戾，而奇恥大辱深痛創鉅之中，所應相勉且自勉者，惟有埋頭猛幹，勤求實效，自審不足以舉事功，則自勉

以毋爲事功之障，不出此而仰首伸眉，曾何補歟。（五月二十七日）

中國
自有
國權
衡

中日停戰消息傳至日內瓦，不但不因此驚異，且以停止流血而表示歡迎，國聯誠諒然仁者哉。據路透社電又稱，日內瓦方面未悉停戰之是否附有政治條件，但彼方人士以爲中國當然可隨意處置其土地云，其說尤雋妙。其意若曰，中國而自甘斷送土地，中國自有權衡，他國或國聯不得干涉，是承認『亡國權』爲主權之一端，推其說，自殺亦人權之一也。以較十九世紀末年以後，列國在華各劃所謂勢力圈，限中國以不得割讓他人，更以較九國公約之代謀保障領土之完整，則中國得隨意處置云云，謂非帝國主義之漸趨開明，弱國之漸得自由歟，獨中國無李完用其人，未能消納開明自由之好意耳。（五月二十八日）

空如用 捐何法

中央航空協會以募款所得，定購戰鬥機十八架，其第一架日內可到上海，預定六月一日在龍華飛機場舉行命名禮，稱『上海市第一號』。又甯波旅滬同鄉會募得航空捐洋九萬六千餘元，擬購戰鬥機一架，高射砲三尊，預測機一只，預定七月中旬可到上海，此皆一二日來之消息，航空救國之呼聲，將及半載，至是望見形影之期漸近，可知成事之大不易矣。我人於較勝於無之一念之下，樂見鐵鳥點綴於碧空，顧有數事，請爲主持其事者道：其一，空軍價值，重質而不重量，與其務多，甯若精且健。其二，空軍建設，不
限於飛機一端，而空防尤別有其利器，以人民捐建之性質，察內外環境而應付，則購高射砲殆尤宜於購飛機。其三，無論爲高射砲，爲飛機，大體亟須統盤籌算，購置必應劃一，蓋自駕馭補充修理若干點言之，無不然，若各自爲政，分道揚鑣，則結果將五光十色，可供參考，可供展覽，而不適於實用，此三端甚望主持其事者就極度之可能以注意之。至於培養人才，自行製造諸端，曩嘗論及，無待贅言。（

五月二十八日）

浮動中之時局

數日來，以華北停戰之實現而國內空氣驟見緊張，本報因於二三日，泛論其事。前昨二日，獲見三電：其一爲『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唐紹儀，蕭佛成，鄧澤如，陳濟棠，李宗仁，鄒魯等六人，聯名致國際聯盟，九國公約各國，蘇俄，及出席於國聯之代表，并分致全國之巧電原文，去拍發蓋旬日矣；其二，爲蔣光鼐，蔡廷鍇二將軍，自福州拍發之通電；其三，爲馮玉祥之宥日通電，僅讀其下半截。三電內容，對於國民政府既往之抗日事蹟，深致不滿之辭；對於停戰則以簽訂政治條件之和約爲前提，而加反對；措辭立論，各有其刺激性，顧不若想像之甚，其結論尤意外之堂皇，如唐蕭巧電之結論曰：

『……此種壓迫之妥協，全國人民決不承認……敬告國際聯盟及各友邦，凡南京政府及任何機關與個人與日本政府訂立任何屈辱條約，損及中國在滿熱等處之領土的主權，及

行政的完整，而與國際聯盟關於滿洲問題之決議，及九國條約之規定相違背者，中國人民誓將堅決不承認其有效。」

是所否認者，乃國民政府夙經宣言在所必不爲者也。蔣蔡通電，慷慨激昂，其結論曰：

『……光緒廷錯等自九一八事變一二八血戰至今，一本此志，圖與敵周旋，並爲全民族前驅，以思救此繫在旦夕呼吸間的國家生命……而屈辱的妥協，圈牢待宰的妥協，偷安旦夕，勢必至於亡國，又當爲鈞座所深痛，所斷不肯爲，且不忍出此，而西南執行部巧電所說，與日間報章所騰載，心中殊憤極不安，究竟真相如何，伏乞垂示，總之，光緒廷錯頭可斷，志不可屈也。』

是所立論者，以屈服妥協爲前提，亦未始不懷疑於傳言之不可遽信，故以詢問真相終其辭。馮氏宥電稍稍異是，劍及履及，行動隨之，其結論曰：

『……雖知才短力弱，不敢逃死偷生，業於今日出任民衆抗日同聯軍總司令之職，察省各部及各路義軍，均已部署就緒，依險設防，敵來決迎頭痛擊，成敗利鈍，非所敢計。』

此三電之全文，記者無緣與國人以共見，然舉國同胞方如驚弓之鳥，疑三方遺政府以三矢，則壅蔽

同胞耳目之過，請讀三電結論，必知嚴重程度之不若所傳之甚矣。抑我人不能自己於垂涕而欲爲朝野南北道者：

其一，停戰於敗績之後，國境之內，或曰謀和而非妥協，或曰妥協而非謀和，或曰諒解而非屈服，或曰屈服而非諒解；以見仁見智之不同，儼然爲齟齬之焦點，於是中央及黨於中央者，挾其雷霆萬鈞之力，欲以諒解謀和爲定論，而不甘服者以妥協屈服相責難。其實以局部言，以軍事言，妥協屈服之差，其何可掩；以整個問題言，政治條件未簽訂，兩國糾紛未解決，顯然爲未了之局也。乃遽以停戰爲對日已妥協，對日已屈服，夫豈持平之論哉？藉曰華北戰否，乃整個問題，則自嚴格論，限於停戰之協議，亦爲協而未妥，屈而未服，仍無以否認其爲未了之局。舍此不爭之事實，而惟文義體面之是爭，固何爲者？以今日所得視爲問題者：第一，華北究應停戰與否，不停戰則如何戰？誰戰？此其答案，非爲萬丈之氣燄，乃爲頭顱與鎗炮。第二，政治條件未簽訂，兩國糾紛未解決，應如何監督政府力踐其決不簽訂之信誓，毋使解決於屈服之下，問題核心在此二者，此外之言行，皆枝節也，歧途也。

其二，國雖未亡，危殆極矣；集全國之力量，未必便得挽救危亡，而朝野南北之任何一方面，任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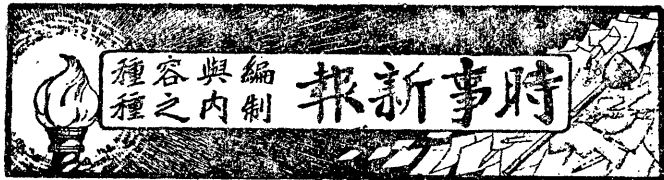
一局部，若更趨歧途，則亡全國而有餘。及既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境，雖戮十族而罪莫贖，快意一時，泥犂百世；乃門法門智於釜底積薪，在上者想武力統一，在下者想武力革命，自師自雄，以爲如此艱鉅，猶得憑藉一人一系一黨一派之智慧本能，倒挽狂瀾，安內攘外，不恤自軍事外交種種方面，以政治宣傳種種手腕，傾軋排擠，造成惟吾獨尊之局；則內必不得而安，外必不得而攘，雖僅求偏安，亦必爲大環境所不許。云何國民政府，云何西南政務常委，云何同盟總司令，無朝無野，無南無北，同入十層地獄而已。故今日之事，惟有摒除客氣，相忍爲國；若通電相責難，或深惡痛絕於通電而反唇相稽，皆非也。惟真有國家觀念者，能猛回頭，戮力同心，國雖危殆而未亡，非不可爲也。

其三，敵軍登堂入奧，睥睨華北，控制平津，是停戰雖爲事實，而禍根依然也。誠使南北皆不甘停戰，且確能作戰，則無時不可復戰也；若謂限於停戰之約束，未便再戰，則朝野南北既一致於不屈服，而政治條件未簽訂，兩國糾紛未解決，即宣戰之可能猶極豐富也。於是言之，苟非對方悔禍斂兵，我國惟患不能戰，不患不得戰；惟患不備戰於停戰之時，不患用武無地於停戰之後。大勢顯然，不容欺飾，若謂停戰已有成議，外患不復可虞，磨刀霍霍，不妨有事於中原，則相激相盪，四分五裂可以立

待，是併對外妥協屈服之資格而自斲喪之，而袍笏傀儡之偽國固儼然也。是以在不屈服之主張之下，反對停戰者應求今日可戰之道；主持停戰者，應求今後可戰之道，朝野南北，其明認所應務矣乎？

其四，我人無自而保證在南在北者乃至在野者，論國是各有如何皎潔之動機；而中央及黨於中央者，則斥之曰，是皆謀掠奪政權者也。其實覬覦政權，乃政治動物之根性，無間於飲食男女，初非大逆不道也；諛以反勤，徒以自暴其隘而專。雖然，移轉政權必有其道，以武力取於內憂外患之中，非道也；憑藉國外之力量，非道也；假借民意，非道也；故入人罪，非道也；不自量致治之力，非道也；惟其然，惟有勉循軌道，以期水到渠成，在此危亡迫於旦夕呼吸之頃，猶以政權爲言，政權爲念者，雖謂不知有國，有何不可。

竊以爲渡過今日浮動之難關，要非確認此四端不可也。（五月二十九日）



時事新報

編制與內容之種種

時事新報——活潑顯豁的編輯

本報審察時勢之需求，顧全閱者之福利，所以編輯力求顯豁，雖全報包羅萬象，而提綱挈領，一目了然，無掛漏之虞，披覽全報，但覺精神瀟灑，活氣滿紙。

時事新報——光芒四射的評論

本報之評論，正氣磅礴，犀利絕倫，說人人所欲說，人人所不能說，不致說，為民衆之先驅，輿論之中堅，內外推崇，夙負盛譽。

時事新報——專家編輯的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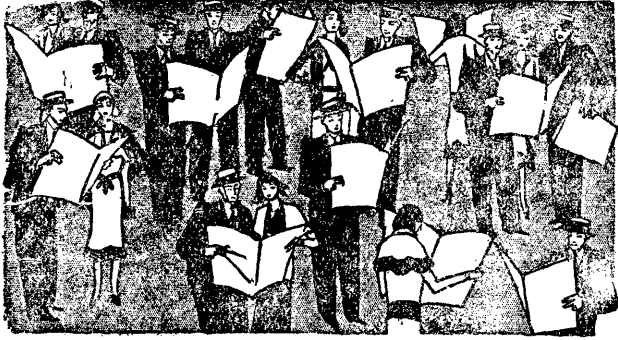
本報為灌輸普通常識，研究專門學術起見，特約專家，編譯各種刊物，分「特刊」與「週刊」兩種，俱係極有價值之名貴作品，每日增換，周而復始，茲將各種名稱，分列如次

發行日期	特刊名稱	週刊名稱	附註
星期一	捲菸	電影	(特刊) 隨正張發行，不論外埠，本埠，皆得閱讀。
星期二	現代家政	兒童	(週刊) 祇限本埠方面發行，外埠須另加報費
星期三	歐築	攝影	
星期四	銀行與信託	國貨	
星期五	新醫與社會	飲食	
星期六	科學	馬達世界	
星期日	星洲學燈	電學世界	

社對變奉報之信仰力，有下列三點，可以知之。

發生大事變之時：必先看時事新報，如何紀述！
 發生大問題之時：必先問時事新報，如何意見！
 發生大困難之時：必先請時事新報，主持公道！

此種觀念，已普遍潛伏於全國民衆之心頭，其以本報態度，剛正明達，為公衆所信仰，由來已久，非一朝一夕可以致之，故一二八日寇犯滬，本報每日銷行二十五萬份，開報界銷數之新紀錄，而本報又以服務社會為唯一之信條，代表民意，作民衆之喉舌，是以不備時局變化之際，一時盛行，平日銷數，亦日有遞增，蓋社會名界，早已認識本報之價值地位矣。



國家多事之秋

人人必讀國人自辦之

英文

大陸報

定價

本埠

外埠

一月	三月	半年	全年	一月	三月	半年	全年
二元五角	七元五角	十一元	二十四元	三元	九元	十五元	三十元

學生須由學校證明另有優待辦法

上海四川路三十六號

大陸報館

電話一五四二一六

The China Press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5112B

